

The Great Themes of Scripture
Old Testament

舊約
要說的

其實是
……

Richard Rohr
& Joseph Martos

羅爾神父 著
梁念明 譯

The Great Themes of Scripture: Old Testament

By Richard Rohr & Joseph Martos
Translated by Leung Nim-Ming

Copyright © 1987 by Richard Rohr & Joseph Martos
Published by St. Anthony Messenger Press
Chinese Copyright © 2011 by Talentum Bookshop, Hong Kong
All rights reserved.



目錄

序言：天主與人合奏的樂章

編者話

引言

第一章 召喚：聖言初探 -----	2
第二章 出谷紀：信德之旅 -----	22
第三章 從若蘇厄到列王：平凡變得不凡 -----	46
第四章 眾先知群像：激進的傳統守護者 -----	80
第五章 創世紀與約伯傳：天主與人類、善與惡 ----	108
第六章 救恩歷史：信德之演進 -----	140

序言：天主與人合奏的樂章

1973年，首次開講《聖經中的重心主題》系列時，我還是個年輕的神父。這些演講內容到頭來大大改變我的生命，顯然也同樣地改變了很多人的生命，這可是當時的我想也沒有想過的。

我之所以受改變，是因為這些內容製成錄音帶——那時很少天主教徒會這樣作（簡直有點不可思議！）——於是乎我的信息就傳開了，遠遠超過原來的聽眾。漸漸，我要硬著頭皮去相信自己表達的信仰和天主聖言，因此我的生命也經歷改變。

這些演講引領我踏上信德的旅程——走遍世界很多角落——不斷的說，差點兒聽到自己的聲音就厭煩了，遇上無數基督徒，見識不同社群。看過萬千紛繁景象，並且體驗人世的憂傷，令我改變更深；到此刻，正引領我離開辛辛那提（Cincinnati），告別我鍾愛的新耶路撒冷團體，向新墨西哥州邁進另一趟新的歷程。

我寧可像亞巴郎（亞伯拉罕）的父親特辣黑（他拉），停駐在較為熟悉的哈蘭（創 11：31），可惜我已經說過到客納罕（迦南）地的整個旅程。我情願更像亞郎（亞倫），那個替百姓鑄造金牛犢的司祭（出 32：4），但我一個不留神提過梅瑟（摩西），他是如此痛恨偶像崇拜，以致內心飽受煎熬。我本可以輕輕鬆鬆地，做個「討人喜歡」的神父（如我母親所願），不過我已經聽過依撒意亞（以賽亞）、耶肋米亞（耶利米）、亞毛斯（阿摩司）和洗者若翰（約翰）——經由錄音帶出自我口！我本可以不費力地做個「好好」基督徒，成為建制裏既虔誠有魅力，又肯獻身的神職人員，

但我不加思索的談過這位人子耶穌，兼且向祂說過話。我即使還未曾轉變，已經陷於其中，逃脫不了！我說過的話，重複又重複，不住的譴責我、安慰我。

坦白說，同樣的題目，現今的我可能有不同的講法。那時的我年青、堅信不移，充滿盼望和欣喜，這些都是福傳者起初需要說的，我也很高興把話說了。現在我年長了，遭遇無數失敗、排斥、人間疾苦，種種歷練都在磨練我。

現時的我識見究竟是增多了，還是退步了？說過的話足夠嗎，抑或現今我會說得更為動聽？哪個版本更加優勝呢，第一還是第二個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也無須知道。自己只是很感激，借助科技創造的奇蹟——錄音帶，讓我「陷於」說得朝氣洋溢的福音裏，這可是耶穌和保祿（保羅）處身的時代無法做到的。目前，我期盼耶穌與保祿，以及所有聖人，能夠透過這些紙上的聲音向你說話。渴望藉此和你溝通的，計有天主、作者、編寫者[及譯者]。

卡羅爾（James Carroll）用來評價他所寫文章的一番說話，也十分適用於這本書，我相信天主他／她自己也會同意的：「大多是離經叛道的，有些是荒誕的，全部卻是如實的。」

羅爾神父

作者

1987·3·20

行動與默觀中心

美國新墨西哥州·阿爾布開克

這本書是合作的成果。每個人都因應其稟賦，作出獨特的貢獻。

羅爾的天賦是靈感充沛，激勵人心的演說。他這才華是公認的了，常常受邀到世界各地傳道兼講授，所製作一系列的錄音帶也十分暢銷。

至於我的稟賦，是清晰、有條不紊的寫作能力。我第一本書的讀者告訴我，我寫的書有助他們明白天主教聖事的歷史，即使他們不是神學家。

這本書是由獨立篇章編織而成的，卻又能彼此呼應。或許大家會猜想，這個完成的作品有多少我們獨特的影子？那麼，我對你說，要是文字是出自我的，音樂則是屬於羅爾的。

馬托斯
編寫者
1987
美國賓夕法尼亞州·艾倫城

翻譯是一種再創作，即使要力求「忠於」原著，也有不一樣的表達方式，所以不同性情、氣質、學養的譯者，譯出來的東西自然就不同。如編寫者所言，這本書是合作得來的成果，換句話說，讀者若要追求原汁原味，可能就要尋回羅爾神父於 1973 年的講話錄音來聽了。那麼，講者原本的信息，經過這多重的轉移——從講話到寫成文字，繼而從美國內陸的土壤首次移植到這東方的海港，此中又牽涉編寫者、譯者、編輯在行文、用語、解釋等等多方的取捨——會否因而削弱了嗎？

聖經的成書是怎麼一回事呢？聖經的作者就是天主嗎？我們常常說寫書的人受到天主的默示而寫。這些人不是聖神附體似的，把聽到的說話默寫出來，而是根據自己對聖言的領會，用獨特的方式表現出來，寫作風格透露其文化背景、地域色彩，作者也是來自各行各業，計有漁民、先知、傳道者、學者、國君等等。但他們都是同感一靈。於是，我們現今看到的聖經，就是眾人合力把這神聖叫人喜悅的啟示，用自己的生命演繹出來。

我漸漸體會「同感一靈」的意思了。這超越了時空、地域、語言、文化的隔閡，目的都是盡自己能力，把這個屬於普世的好消息用心表達出來。

上主在世界的工作，又豈能缺少人的合作和參與呢？好比一首樂曲，由各式各樣的樂器參與演出，共同奏出主題。不同層次的音色，豐富了樂曲的表達；間或出現獨奏、變奏，令樂曲更加多采多姿。但當你留心地聽時，主旋律一直貫穿整首樂曲；眾多的參與者，共譜天主與人合奏的樂章。

梁念明

譯者

2011·3·11

中國香港·大埔

編者話

當我們經朋友介紹，接觸到羅爾神父 (Fr. Richard Rohr) 的《舊約要說的其實是.....》(The Great Themes of Scripture: Old Testament) 的英文原著時，立刻喜歡上這本書。匆匆一覽，我們便決定問出版社取得翻譯的版權，這是我們塔冷通心靈書舍的第一本翻譯作品。

但是，當我們詳細看完整本書後，發覺羅爾神父的雄心不單單是解釋舊約疑難，他是把以色列人所面對的困難、誘惑、跌倒、重複地挫敗，最後得到天主無條件的愛顧的這種情況，和今天的我們互相對照。

羅爾神父的觀點不單發人深省，有時更不留情面，尖銳地批判教會。我們心想，是不是美國的主教團特別寬容呢？爲何這種論點也可以出版？

當詳細再看英文原著的每一頁時，我們在版權頁發現了幾行字：

<i>Nihil Obstat:</i>	Rev. Hilarion Kistner, O.F.M. Rev. John J. Jennings
<i>Imprimi Postest:</i>	Rev. Jeremy Harrington, O.F.M. Provincial
<i>Imprimatur:</i>	+James H. Garland, V.G. Archdiocese of Cincinnati November 13, 198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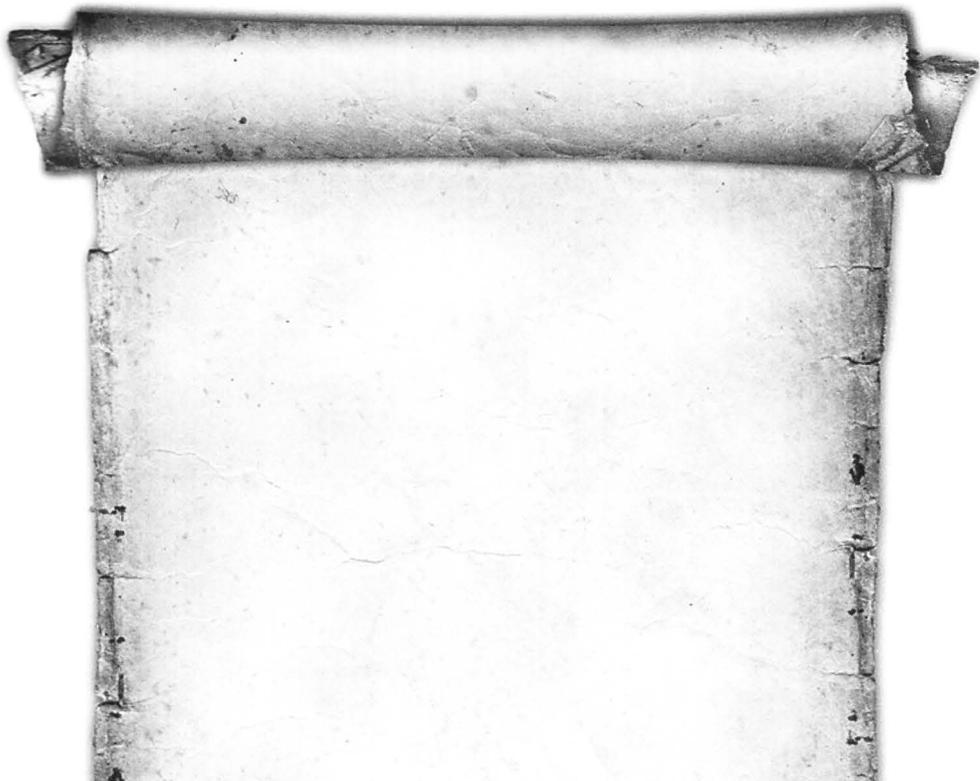
The *nihil obstat* and *imprimatur* are a declaration that a book or pamphlet is considered free from doctrinal or moral error. It is not implied that those who have granted the *nihil obstat* and *imprimatur* agree with the contents, opinions or statements expressed.

原來美國辛辛那提教區批准羅爾神父出版這本書，並不代表認同書中所有言論，而是代表容許神父作神學討論。

神學討論，當然會有出錯的可能，但這亦是神學發展前進的動力。過往有很多神學的觀點，教會中不同的神學家表達出不同的意見，爭論幾十年甚至上百年，最後由教會欽定某論點為當信的道理。

這就是神學可以自由討論之可貴及貢獻。

我們也以能參與這一討論而感到榮幸。



引言

你快要踏上一趟超乎尋常的旅程了！你得到的許諾是：今天上主會給你新的東西。只要你擁有饑渴的心，上主自會滿足你的渴望。你要來到上主面前，想望並且預期會有豐沛的收穫，超過你現在所有的。

我們會從天主那處獲得所期待的。只要用更新的耳朵去聽，上主就對我們說新鮮的話。倘若不再向天主期待更多、更新鮮的東西，我們其實就與那些不信者、無神論者沒有分別。

就在此刻，上主想向你說新鮮的話。不相信，也不盼望，即是對天主聖言（the Word）的能力失去信德（faith）。

宗徒保祿（保羅）寫信給羅馬的基督徒群體說：「我決不以福音為恥；因為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，為使一切有信仰的人獲得救恩。」（羅 1：16）。這就是我所說的能力。我不以這福音為恥，因為我曾目睹這個好消息，給眾多的人帶來能力、生命、歷險、活力，還有自由。

我現今從事的，完全是我在昔日領受聖職時意料之外的。¹我屬於方濟會，當領受鐸職時，長上問我想要作甚麼。我對他們說，我最想傳道，想參與傳教和神修的工作，向人傳達天主聖言的大能與生命力。其次，我想講授聖經，這畢竟是我修讀的主科。第三，我表示很想回到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群中，在那兒我當過執事。

接著他們問，有甚麼是我不願意作的，我說不喜歡從事青少年工作。不是有意冒犯青少年人，而是我覺得十分需要向成年人傳講天主聖言。況且，我有點擔憂，與青少年一起工作時，我會太著意迎合他們，為要討他們歡心，甚至可能把福音的某些內容沖淡了。不過，上主有不一樣的計畫，結果在我當神父第一年，我受聘在辛辛那提的方濟會中學，向男孩講授宗教。

這一年我領略到，即使是二年級的小伙子，也準備好接受更多、更深刻的東西。他們已準備好接受考驗，已準備好傾聽那好消息。

¹ 本書根據羅爾神父於 1973 年的演講編寫。

不久之後，我獲邀掌管教區的青年神修中心。從這開始，數個月後，發生了一連串大大小小的奇跡，一個群體漸漸形成。如今[1973年]我是這個叫新耶路撒冷團體的領袖，這群體藉著天主的聖言在禱告中形成，逢週五晚我們四、五百人聚在一起祈禱、敬拜。

我們發現，只有藉天主的聖言才能真正組成一個群體。只有天主的聖言，才真正教曉我們如何禱告、如何相信。對很多天主教徒來說，這是很新鮮的說法。整體來說，我們都缺乏本於聖經的靈性體驗。很多人受教於《巴爾的摩信條》（Baltimore Catechism），卻丟失了遠景：人與天主的奧秘搏鬥，並且踏上信德之旅。只有聖經能傳達這個遠景給我們。

本書六個篇章，組成了兩冊聖經主題綜覽（舊約和新約）的第一冊。你一邊讀的時候，會發覺若你對這些主題有點感知，整本聖經的脈絡自然漸漸連繫在一起。我們開始看到從創世紀到默示錄（啓示錄），聖經都在向我們的生命傳達一個根本的召喚。與聖經交談的人，得到的基本信息，就是那好消息。這與我們稱之爲上主之道，亦即天主的聖言，都是一樣的。

耶穌，自然體現了聖言，也包羅了聖言。聖言要說的是：你已蒙拯救、受愛顧，你是獨特的、自由的。你已在途上，有地方可去，你的生命確是有意義的。

接下來的篇章，你會從眾多不同的方式聽見這好消息。聽見這聖言之後，你不可以再說，福音還未曾對我宣講。聽聞這好消息之後，一切已經不一樣了。

責任在你身上了。聖言已臨到你。而在聖言中，你有能力得到釋放。

第一章

召喚：聖言初探

要了解聖經，關鍵是學會辨認出新舊約的重心主題，這些主題在不同書卷，不斷重複出現。深思這些主題出現的段落，是我們向聖言敞開心思意念的重要途徑；這透過聖經對我們說話的聖言，也同樣啓發了昔日書寫聖典的人。不過，提到這些主題，討論其在聖經中如何開展以先，有必要談談聖經——天主的聖言，也要介紹一下組成聖經的書卷。

聖經的意義——古與今

聖經是人類經歷天主自我揭示的記錄。聖經建基於經歷。此書非從天而降，卻是由傾聽天主的人寫成。從希伯來人的故事裏，我們看見雅威（耶和華）——以色列的天主——逐步的顯示，祂是渴求者

的盼望和承諾。這些人的歷史，展示了天主奇妙的引領，讓他們邁向有更深契合與成長的信仰群體。

對我們也是如此。天主是以群體的方式拯救，在連結我們在一起的當兒，天主就把我們與祂連結在一起。當與祂連結在一起時，天主也把我們連結在一起。

以色列人對聖言的權能，充滿信德，先知依撒意亞（以賽亞）有很透徹的描述：

有個聲音說：「呼喊罷！」我答說：「我呼喊甚麼？」
「凡有血肉的都似草，他的美麗似田野的花；……草能枯萎，花能凋謝，但我們天主的話永遠常存。」
（依[賽]40：6-8）

以色列人懂得天主話語的能力和真實。稍後，先知繼續說：

譬如雨和雪從天降下，不再返回原處，只有灌溉田地，使之生長萌芽，償還撒種者種子，供給吃飯者食糧；同樣，從我口中發出的言語，不能空空地回到我這裏來；反之，它必實行我的旨意，完成我派遣它的使命。
（依 55：10-11）

以色列人有這樣的經歷，你也該料到自己有同樣的經歷。這是應許，天主的話語不會落空。當天主的話語栽種在肥沃的土地時，就有三十、六十、甚至一百倍的收成。希伯來人接受了天主主動施予的愛，就成了信德的群體、聽從天主的民族。

這也不一定意味著天主愛以色列甚於其他民族，但畢竟是這個民族肯去學習如何傾聽天主的聖言。

經歷過並且熟知天主的愛，以色列人得以自由。反映他們在生活中經歷天主的聖經書卷，組成我們所稱爲的舊約，希伯來語爲 *Tanach*，包括了四十六本書卷。這些作品顯示了演進的軌跡，逐步呈現天主如何在人的生命裏動工。穿越這些經卷，我們看到整個以色列民族的成長形成一個模式，將同樣發生在踏上這條信德之旅的個人和群體身上。他們歷經不同的階段，漸漸了解天主如何愛他們，明白天主的解放爲他們成就了何等樣的事。

基督新教徒把部分舊約書卷稱爲「次經」，指這些猶太作品並非聖典的一部分。他們視作次經的書卷計有瑪加伯書的上卷和下卷、多俾亞傳、友弟德傳、智慧篇、德訓篇、巴路克書，以及部分達尼爾書（但以理書）、部分艾斯德爾傳（以斯帖記）。因此有些基督徒擁有一部較短的舊約。不過，聖言的精髓對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而言都是一樣的。不論我們接受哪個版本的聖經，其基本要義都是一樣的。

除了這批猶太聖書外，所有基督徒都同意我們所說的新約是聖經中的一部分。此新約是新的聖言，藉著耶穌所體現的人格向我們揭示。新約包含二十七部經卷，大概於一百年內寫成，連同舊約記載約二千年的經歷，合計起來，人類學習傾聽天主的話語就有二千一百年左右的記錄了。

再者，這經驗、傾聽和對聖言的回應，可作為典範去理解與解釋今天仍在進行的對話。我們相信聖經的作者是真正在傾聽上主的聲音，所以稱聖經為「由天主默示的」。我們相信上主會真正向聖經的作者說話，而這種受到天主默示，人類與天主之間的對話，至今依然在懂得信靠和傾聽的人身上進行著。換句話說，遠古以色列的經驗是今天的典範，給予我們恰當態度，去解釋自己的救贖歷史。

因此，我們信奉的不是聖經中的片言隻詞，這成了原教旨主義。我們信奉的是一位有位格的神，是那位親自向我們顯現的上主，祂是召喚我們開啓私密對話的聖言。原教旨主義把字眼奴性地理想化了，必然招致對聖經僵化、封閉而沒有出路的解釋。聖言呼喚我們進入私密的對話，在很多方面，像雅各伯（雅各）與天使的摔跤（創 32：23-33）。只有到此境地，投身如此密切的交往裏，我們才得以與天主的奧秘面對面。

雅各伯經過這次經歷後給命名為以色列，意思是「與天主頑抗」。從那時起雅各伯成了以色列，以色列成了一個民族。與天主的不可思議角力，造就了一個民族的誕生。今天，當我們投入同樣的「摔跤」時，我們就成了新的以色列。別無簡易之途了！如果你認為有的話，就是否定人性的經歷了。

我們是被召喚踏上旅途的。對朝聖者來說，是沒有路可言的。路是走出來的。只有腳踏在路途上我們才知道答案。答案往往不是簡潔易明，也不常常是「頭腦上」的，很多時，是來

自「直覺」的答案。答案是意義、是生命。我們所尋求、所需要，以至天主所應許的，就是意義與生命。

聖經最終目的就是要分享這好消息，賦予我們的生命如此意義。聖經本來就不是歷史書，本意不是教導科學。聖經也不會給人生所有的疑難提供答案，其要旨是教導我們宗教的真理——有關天主是誰，有關我們何以與其他人連繫。除此之外，我們不能期望聖經給予別的東西，也不能責難聖經從來沒打算給予的東西。聖經確實供應我們的基本需要：我們賴以為生的糧食，就是天父的話語。

聖經的章節不能獨立來看，了解這點至為重要。在某種意義上，聖經起初的經卷，要到最後一卷寫好才叫真正的完成。要恰當的了解某一卷書，必須要根據整體的脈絡。如果不是這樣，我們很容易跌入原教旨主義的習慣裏，就是過分往字句裏鑽。事實上，如果單從字句裏鑽，我們可按自己所需從聖經中證明任何東西。要確切的理解聖經中每一個段落，必須對聖經有整體的認識和了解。這也說明為何要掌握這本書的主旨——聖經的重心主題，把整本聖經串連起來。

看到整個遠景，進入這私密的對話，我們遂經歷天主聖言的能力。致希伯來人書的作者說，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，是有效力的，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利，直穿入靈魂和神魂，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。且可辨別心的感覺和思念，沒有一個受造物，在天主面前不是明顯的，萬物在祂眼前都是袒露敞開的，

我們必須向他交賬（希[來]4：12-13）。倘若你以旁觀者的態度，在聖經中尋求天主的知識，你永遠也不能真正的認識天主。如果你讓自己與這些經卷保持距離，以冷靜批判的態度，逼使這聖言在你生命中呈現，你也永不會見識它改變你生命的能力。

聖經以信德寫成，也只能以信德來理解。我們必須先尋求天主的國，必須讓自己成為小孩子，並且必須祈求聖神（聖靈）的賜予。本著這種信德翻開聖經，字句自會躍出頁面，聖言就向著我們的心說話。

方濟神學告訴我們愛先於知識。我們真正認識的，只有是我們所愛的。對事物抽離的分析，冷靜的計算，就永不能真正的了解。只有我們向某個人、經驗或字眼踏出一步，交出我們自己，這個人、經驗或字眼才會向我們說話。要聽到天主聖言向你說話，就要有這信德的跳躍，要有付出愛並付出自己的行動。

我無法以任何邏輯或丁點兒的哲學道理，向你證明聖經確實是天主的聖言。但我向你呼喚，踏出信靠的一步，去傾聽並且說：「上主，如果你真的是那位上主，那麼在我生命中顯現並且對我的心說話。」只有當我們信靠天主，以祂為首以祂為主時，才可以領略祂聖言的能力。只有這樣，才得見自己生命中的能力。

領略天主聖言帶來的能力，對我們這些世故飽學，受科學與科技薰陶的人來說，是多麼的困難。原因之一是，我們難以放下。我們很難衷心相信且信賴上主會向我們說話，所以也就永遠接不上這對談。反之，古代的希伯來人，是懂得進入這對談的民族。他們從天主的創造、民族的歷史和自己的生命，看到了上主。

今天，要做個十足的基督徒，我們首先要成為十足的猶太人。我們要學習像猶太人、以色列人、希伯來人般思考。正如教宗庇護十世（Pope Pius X）說：我們是屬靈的閃族人（Semites）。要真正了解聖經說甚麼，我們就要以閃族人的目光看創造，從聖經的視域看歷史，以個人的存在體驗看生命，像我們的希伯來祖先一般。於是，在天主的聖言裏，人類普遍經驗的模式得以呈現，賦予了意義。我們遂看到這模式呈現在自己的心、自己的生命、信仰群體，甚至呈現在全世界。這些偉大的模式，是生命的基本模式，透過天主聖言而呈現。

當我們接上這與天主聖言的對談，會發現這是歷久彌新的，不斷帶領我們到更深的領域。所以重複讀這些話語時，每次都有新鮮而深刻的領受，因為我們每次都處身新的境況。有人說過，當真理變得陳舊時，這已不是真理了。

要與聖經的思維契合，我們首先得了解希伯來人如何看信德。他們理解的信德，總是向著一位有人格者——是頭腦、心靈、意志全人的結合。因此，信德是全人向另一位全人的回應。

這不是頭腦的歷程，也與智力無關，但不等於說信德是反智的或非理性的，這無非說明頭腦的知識不是信德的全部。信德不是單指相信真實的觀念，而是全人的經驗。

天主教有個古老的說法：即使是魔鬼也**認識**真理。可以這樣說，魔鬼懂得教會的教義、信條，可是這與信德無關。信德不是對恆真句作理性的肯定，不是簡單的接受一個觀念說：「我信這個，我信那個。」魔鬼懂得真實的觀念，但一刻鐘也不會信靠上主，仰望上主。

雅威所教導以色列人的信德很簡單，就是仰望並信靠。祂邀請以色列人仰望並信靠祂，相信祂不會令他們失望。因此在生命中期待天主的行動，以色列人的信德是滿懷期待的，而他們更容許天主進入生命並且向他們說話。有信德的人如亞巴郎（亞伯拉罕）和梅瑟（摩西），在生命中以某種方式聽見天主的應許，正像你我必定也聽到。

或許，他們並沒有聽到任何聲音或是見到幻象，像你我也不會聽見。但不知怎的，他們知道是上主的召喚。他們聽見上主的聖言，經驗过上主的賜予，也接受過祂的各種賞賜。

他們從來沒有懷疑所接受的賜予，願意勇敢地面對黑暗，等候應許得以實現。希伯來民族向來視歷史為應許與實現之間的時刻。他們站在中途，等候上主的聖言得以實現，成為事實。從那以後有信德的人也這樣子，無懼當前的空虛，知道即使在荒謬、無意義和缺乏目標的境況裏，天主的應許總能夠實現。

希伯來人是當時唯一覺得歷史自有其軌跡的民族。歷史自有其方向，這不是永劫回歸；時間以直線的方向移動，而不是漫無目的地繞圈子。生命引領他們到某目的地，不是無意義的重複。他們有這遠景，是看到天主在他們生命中的行動是有方向的。經歷過天主的保佑，他們就堅信不移，把整個生命建基對天主的認識：天主是美善的，祂就是那位上主，會引領他們到達目的地，會永遠愛他們。

但有些時候，他們會失落了這遠景，於是需要先知的提醒。他們不得裝蒜，不能馬虎了事，玩玩宗教遊戲，像公式化的敬拜。他們把天主的愛這好消息沖淡了，迷失了引領他們的方向，天主就差遣像依撒意亞的先知，告訴他們丟失了召喚：

因為這民族祇在口頭上親近我，嘴唇上尊崇我，他們的心卻遠離我，他們對我的敬畏僅是人們所傳習的訓誡。
(依 29：13)

先知的話令我們震驚，因為這與我們的宗教是多麼的相像：人為的命令、琅琅上口的課程——《巴爾的摩信條》的幽靈。

儘管這樣，天主並沒有氣餒。上主並沒有因我們如此的行為拂袖而去。請看祂接下去那美妙的回答：「看哪！我要再向這民族再行奇事，最奇妙的事。」換句話說，祂說的是：「我會繼續傾倒我的愛，到一個令人驚嘆的地步。他們不愛我，我

會更加的愛他們。我會把他們引領到更加美好的將來，只要他們願意讓我這樣做。」

綜觀以色列人的歷史，歷經天主無條件、持續不斷的愛，即使他們不聽從誡命、不相信上主會賜予新生命，祂還是照樣的賜給他們。於是以色列人開始明白，得到新生命並不在乎是否服從；漸漸他們發現，關鍵也不在於匹配與否。生命中唯一真正重要的，只在乎天主穩固的愛；而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不同，就是相信和不相信以上所說的。

好消息總是前瞻的，指向新的地方、應許之地，從來不後顧。但諷刺的是，基督宗教的歷史總是慣於向後望，並且說：「昔日我們有很多奇跡。昔日天主還被當做天主時，那時眾多偉大的先知還活著。往昔中世紀時，有許多偉大的聖人……。」諷刺的是，天主聖言被塑造成一股保守的力量，而不是釋放人得以自由的力量。這是因我們沒有真正傾聽天主的話，我們從事宗教的小動作，於是再接觸不到天主聖言的能力了。

好消息指的是，上主常常召喚我們走出自造偶像和不安的狀態，進入祂給予的安穩，祂創建的將來。基督宗教和猶太教一樣，基本上都是向前瞻的宗教，呼籲我們消毀偶像、各樣的防禦機制；叫我們單單信靠天主。祂的愛讓我們在不安中也感到平安，能放下現在邁進將來。

先知的任務就是不斷把這新的道傳揚給大眾，提醒人總要期盼更多。先知亞摩斯（阿摩司）的時代，以色列人（像我們

一樣)漸漸失掉了賜予他們的遠景。先知預言有一天他們會不再聽從上主，再不知道往何處去。

看，那些日子一來臨——吾主上主的斷語——我必使饑餓臨於此地，不是對食物的饑餓，也不是對水的飢渴，而是對聽上主的話的饑渴。他們必由這海走到那海，由北至東，去尋求上主的話，但卻尋不到。(亞[摩]8:11-12)

過去四百年教會曾有如此的饑餓。我們曾認為已經不需要天主聖言，於是失去了能力。倘若我們在教會喪失了活力，這是因為我們沒有把靈命建基於聖經之上，沒有容許上主把教會建築於天主聖言之上。

聖經就是教會的憲章，但有很多天主教徒卻對聖經一無所知。這些經卷對他們來說毫無意義。他們說，舊約描述的世界與他們身處的十分不同，又或對新約所講的感到陌生。不過，如果經卷沒有說進我們的內心，這是因為我們還未有真正的基督徒體驗。如果上主沒有向我們說話，意味著我們還未開始與這位主交談。

所以我再次邀請你把心扉打開，讓聖經的話語進入。容讓你自己傾聽上主，上主就會向你說話。你首先要渴望，改變才會發生。全心全意的尋求，要先求天主的國，其他一切自會加給你。我向你保證，你必不會失望，聖詠集(詩篇)也說，信靠上主的人從來不會失望。

聖言向我們發出的召喚就是如此，這也是聖經向來的邀請。但要領略這召喚如何臨到以色列，以及天主對我們特別的邀請，那就得要了解聖經的不同書卷。

聖經的書卷

聖經的首個部分稱為《五書》（*Pentateuch*），源自希臘文「五本書」的意思。這部分希伯來文叫「律法」（*Torah*），在現今的猶太會堂依然推崇備至。這五本書不一定是聖經最古老的經卷，但確實道出了事物的起源。舉例來說，創世紀（創世記）是聖經的首本書卷，卻並非第一本寫成。創世紀是從當下的眼光回溯從前，成書期可能已遲至公元前 500 年了。

聖經的第二本書卷是出谷紀（出埃及記），從很多角度看來，這書才是真正的開端。這卷書敘說希伯來人逃出埃及的歷程，其中的故事很可能是聖經中最古老的。

肋未紀（利未記）和戶籍紀（民數記）有大量的歷史、律法、族譜在其中，有時我們找不出意義何在，可是以色列人卻知道自己民族歷史的重要，因他們目睹天主的介入並帶來改變。同樣的，他們看出族群不可或缺的律法是天主賜予的神聖律令。我們今天當然不覺得需要遵守這許多的律法，只是這些都記在經書上，是天啓聖言的一部分。這不過說明了在閱讀天主聖言時，我們可以有不同層次的意義、不同方式的了解。

申命紀（申命記）是五書的最後一卷，優美地記述了天主的愛把希伯來民族招聚起來。讀申命紀時，該讓希伯來人的精神，即猶太人的靈性修養，向你說話。

五書之後是「歷史書卷」，不過你得留意這可不是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歷史。這些書卷是以色列人數百年後寫下的反省，記載了以色列人經歷天主在他們生命中的作為。有如宗教史詩的寫法，或許有點精心設計，但他們沒有必要編造歷史。令人驚異的是，他們常常自暴其短，不惜描述自己的詭詐，對雅威的不忠。這是因為書卷的寫作目的不是為正確地記錄以色列歷史，而是要榮耀那位從奴役中釋放他們，並且引領他們到新天地的天主。

若蘇厄書（約書亞記）和民長紀（士師記）講述的是，雅威如何幫助以色列人攻佔應許之地。我們得要承認，書卷中很多部分可能叫人感到不安，如以色列人對客納罕人（迦南人）的仇恨。但要記得，當時的以色列人還是處於道德發展的早期，起碼他們聽到聖言向他們說話，並且有所回應。

到了撒慕爾紀（撒母耳記）、列王紀、編年紀（歷代志）、厄斯德拉上（以斯拉記）、厄斯德拉下（尼希米記）、瑪加伯上和瑪加伯下，我們看到很多宗教英雄的故事，多半是美化了，但都環繞著同一個主題：天主無間斷的和他們並肩作工，他們經歷天主的同在，以及祂帶來生命的改變。

至於盧德傳（路得記）、多俾亞傳、友弟德傳和艾斯德爾傳，則為我們添加了更多猶太男女英傑的故事。可是這些人究竟有甚麼過人之處，堪稱為倣效的模範呢？你用心細看，會發現是他們的忠誠，是由於忠於那位在生命裏不斷經歷的天主。以色列人知道天主是信實的，忠誠成了美德，因此有信德的男女成為尊崇和爭相效法的對象。

接著的一組書卷是「智慧書」，包括約伯傳、聖詠集、箴言、智慧篇及其他的書卷。

約伯傳的鋪排活像一齣戲劇，其中有英雄人物約伯，還有反派角色撒殫（撒旦）。這是一齣短劇，講及主人公聽到天主的聖言，之後漸漸捲入天主的奧秘之中。

之後我們有聖詠集，一百五十首希伯來人的宗教詩歌，當中很多美麗的禱文至今天仍適用於基督徒的禱告。

訓道篇（傳道書）是你在低沉時或許不想看的書卷。內中的調子有點兒灰——甚至可說是憤世嫉俗的——但的確道出在人生低潮時我們如何經歷天主。它把一切可能是絕對的都相對化了。

有些人讀到雅歌時會臉紅，難以想像聖經中為何會有這樣的一卷書！這正好說明了基督宗教變成何等拘謹而古板。以色列人把與天主的關係比作男女兩性之間的激情，不會覺得難為情。他們是真實、坦蕩蕩、有血有肉的民族。

箴言和德訓篇中可見，聽從上主的人如何寫下人生雋永的結語。這些文字讓我們極其腳踏實地、合乎常理的面向天主和世界，不過整個遠景不止於此。我們永不能滿足於智慧書中踏實的洞見，因為上主的引領遠超過人類的智慧。儘管如此，書中傳達的知識是了解宗教重要的開端。字裏行間透現神聖的智慧，讓我們認出上主默示的聖言。

舊約最後的分類為「先知書」，包括：依撒意亞（以賽亞）、耶肋米亞（耶利米）、哀歌、巴路克、厄則克耳（以西結）、達尼爾（但以理）、歐瑟亞（何西阿）、岳厄爾（約珥）、亞毛斯（阿摩司）、亞北底亞（俄巴底亞）、約納（約拿）、米該亞（彌迦）、納鴻（那鴻）、哈巴谷、索福尼亞（西番雅）、哈蓋（哈該）、匝加利亞（撒迦利亞）和瑪拉基亞（瑪拉基）。每位先知都在某個時期受差遣向以色列人說話，呼喚民眾重新和天主建立正常的關係。這些著作也包含一些可能不是歷史人物的先知故事，不過當以色列人複述這些人的故事時，仍然聽到上主透過他們說話。約納與達尼爾就是舊約中這樣的先知。

我們稱為的新約共有二十七本書卷，大概都於公元後 100 年寫成。綜觀來看，新約書卷清楚表達了新的聖言，是天主在耶穌基督裏也透過祂向以色列和全人類宣示的，耶穌就是那聖言成了血肉。

我們最熟悉的當然是四福音了。不同於今天的一般傳記，四福音是以四種獨有的方式，記載耶穌的不同經歷。要注意的

是，瑪竇（馬太）並沒有因路加對耶穌有不同的說法，就把他判定為異教徒。而馬爾谷（馬可）也沒有因若望（約翰）對耶穌的不同觀點而說他離經叛道。反而是，當每位作者觸及耶穌的奧秘時，在基督面容這幅鑲嵌畫上，每人都揭露其中一小塊的奧秘。

有如他們各自書寫有關耶穌的體驗一樣，四位福音書的作者都鼓勵你去親身體驗這聖言成為血肉的耶穌，呼喚你宣揚這福音，以自己的經驗去體現這好消息，譜寫出你活在基督裏的獨有生命。

宗徒大事錄（使徒行傳）有點像路加福音的續篇，也許可以稱之為聖神的福音書，這福音是指當人肯讓天主進入他們的生命和群體時，天主就顯示祂的作為。宗徒大事錄回想門徒當初經驗復活的耶穌的能力，也描述初期基督徒群體的成長。

接著是聖保祿（保羅）的書信，寫給羅馬人、格林多人（哥林多人）、迦拉達人（加拉太人）、厄弗所人（以弗所人）、斐理伯人（腓立比人）、哥羅森人（哥羅西人）、得撒洛尼人（帖撒羅尼迦人）等以及其他早期教會的群體和個人。保祿不認識肉身的耶穌，可是在靈裏與祂同行。在這方面來說，保祿的經驗很貼近我們，所以他的話能進到我們的內心。保祿的生命因耶穌而改變，以致他終能說出活著的不再是他，而是基督在他裏面活著（迦[加]2：20），的確，我們也能看到這改變的發生。

我們不清楚是誰寫信給希伯來人，不過這並不要緊。重要的是這封書信揭露了耶穌奧秘的另一面。雅各伯書（雅各書）、伯多祿（彼得）前後書、若望三封書信和猶達書（猶大書）都很短，但每封書信都給巨幅的鑲嵌畫加上一小塊，這鑲嵌畫透過基督的生命、教會，向我們顯示基督的臉容。

聖經以默示錄（啓示錄）作結，又或叫作末日的啓示。這是一本令很多人覺得十分混亂的書卷，不過也是這本書把聖經整體連結起來。也許你最好把這看成是重回到天堂。就像創世紀在最初展現了花園的景象，到結束時我們也是回到一個花園。在這兩個花園期間，我們看見有人想法子建築天主之城、設法成立以色列王國、建設真正的耶路撒冷。可是過了數千年歷史，到了最後，歷經所有的腥風血雨，經過一切荒謬、無意義、等候和期盼的光景，我們見到上主終於賜下新耶路撒冷作為禮物。祂創建了一個新天新地。

默示錄中末日的景象是這樣的：到了最後，一切都是恩賜。所有屬於我們的好東西都是得來的，都是送給我們的禮物。正因為是恩賜，就有救贖的力量。這天賦的關係替我們贖回了世界。這施與受的關係使我們得以自由。

所以當你讀著經卷上的話時，我懇請你容許聖經成為你的禮物。在你閱讀本書的篇章，閱讀聖經的書卷時，容讓天主對你寬大為懷。容讓祂成為你的禮物，因為當你體驗祂的寬宏時，你就得到釋放。

恩惠是一切，恩惠遍及四方。從開始到終末——從創世紀到默示錄，我們可以說——上主要向我們傳達的聖言正是：天主是那份送給我們的禮物，而我們要學習如何接受禮物。

一旦聽到這個，一切再不一樣了。

第二章

出谷紀：信德之旅

以色列人出埃及所走過的旅程，也象徵著每個追隨上主的人踏上的路。以色列在古時既是全人類的代表，發生在以色列身上的，也自然會發生在每個踏上信德旅程的人身上。

逃出埃及

在出谷紀（出埃及記）中，埃及是奴役的地方，應許之地就是自由的地方。從埃及到應許地的旅程——過紅海橫越沙漠到西乃——是一個傳奇，象徵著從奴役到自由的掙扎。一旦我們選定追隨上主之後，以色列的故事象徵地描述我們被上主釋放的經驗。

若果我們不是把出谷紀視為象徵宗教真理的故事，很

多處都會顯得遙遠，甚至脫離現實。那些事件壓根兒不能置信，不然我們就得要承認今時不同往日：天主為以色列人行了奇事，但此調已不重彈了。

真相是，天主其實沒有變卦，只是人變了。以色列人目睹雅威（耶和華）在自己身上的作為。他們的宗教洞見，其實是來自事後的反省。他們反省所經歷的，用新的角度來詮釋。今天的我們卻往另一個方向走，很少回顧過去，也覺察不到天主在駕馭歷史。

當事後反省成了期望——當我們盼望以至預期天主會動工一如昨日——我們稱之為信德的願景。真正的敬拜要的就是這種願景。在禮儀中，我們誦讀聖經的記載，回想天主昔日奇妙的作為，於是，我們也看見上主出現在自己的生命之中。很有可能，這些刺激的出埃及故事在成書之前，在禮儀中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講述。這些故事有不少組成了聖經最古老的部分（例見出 15：1-21）。

出埃及的故事如果對人有宗教意義，只因這故事為他們帶來改變，影響也只限於那些踏上信德之旅的人。如果你走在聖神裏面，並且傾聽聖神的聲音，這些故事就與你的生命息息相關，你也能認同以色列人的經驗。住在聖神裏的人，認得屬靈的事情。相反的，你只不過在玩玩宗教的社交活動，或者從事稱為神學的學術玩意兒，本書對你無話可說。

沒有經過轉化的一刻，也不渴望轉化的人，耶穌描繪他們是「有眼看不見，有耳聽不見」（谷[可]8：18）。要獲得聖經的智慧，就要對聖神抱著開放的心，要轉向上主，讓祂帶領我們走上信德之路。我們得要願意在生命中有逾越的經驗，得要讓上主帶領我們從奴役中釋放出來，從埃及進到客納罕（迦南），並且曉得埃及和客納罕之間是大片的沙漠。

希伯來人逃離埃及奴役之地，這原始的出埃及經歷，發生於公元前 2000 到 1200 年左右。我們不知道確實的時期，甚至連這群逃難的人彼此是否有關連，是否同一個民族也不曉得。研究聖經的學者告訴我們，這群人很有可能是淪為奴隸的各色人等，全賴那出埃及的經驗，他們成為了一個民族，擁有共同的身分。他們因著一個人的信德，被引領離開埃及，此人就是梅瑟（摩西）。

這梅瑟到底是誰？

他似乎是個飽學之士，雖然未必是埃及人，但在埃及略有名氣。出谷紀的前幾章，我們讀到他犯下謀殺罪。梅瑟遇到有人欺負奴隸，於是殺了那個人並且埋在沙中。事件被揭發，梅瑟就逃跑了。多年之後，他經歷我們今天說的宗教經驗，覺得自己受召喚回到埃及，釋放受壓迫的奴隸。

從梅瑟的故事，我們看到聖經中常常呈現的模式。上主讓某人聽見祂的聲音，然後使這人帶領眾人在信德的路上前進。

其實，梅瑟並不是能說善道的人；他口吃，擔心人民會譏笑他。可是上主往往揀選看似不能成事的人，挑出毫不起眼的小人物，甚至是遭人厭惡的（格前[林前]1：28），好叫他們不能自誇。因為他們很肯定是上主透過他們作事，而不是他們本身的功勞。

從一開始，梅瑟已是個逃犯，而且患有口吃，可是天主把他挑了出來。那燃燒的荆棘的故事，象徵了他對天主的經歷。天主是那不住燃燒、隱藏在荆棘裏的火焰，光芒萬丈的存活（出3：1ff）。天主顯示了自己後，就把任務委託梅瑟：「我要派你到法郎（法老王）那裏，率領我的百姓以色列出離埃及。」（出3：10）

面對這偉大的使命，梅瑟畏縮不前，問天主實際上要怎麼辦。天主回答：「我必與你同在。」（出3：12）祂沒有指示梅瑟如何去作，也沒有給他行事曆或者時間表。

這就是聖經中慣常的方式。天主簡潔的說：「我必與你同在。」就這麼多了。天主其實是在說：「我會成就這事的。信我吧。」沒有其他的了。梅瑟的能力在乎上主的同在，於是他自然找到方向。希伯來人橫越沙漠時也是這樣，同樣的模式，再現於今天憑信德上路的人身上。這些人都偏好冒險並且付諸行動。若非如此，信仰只落得隱晦且步步為營，像很多宗教一般。

因此梅瑟以身犯險。天主只給了一個應許，他就本於這應許而有所行動。有信德的人，相信應許會應驗；歷史於他們，是從應許到實現之間的過程。這等人憑著應許，傾聽、等候，並且期盼、信靠，再加上行動。這是自我鞭策的路，是一條世人不理解的路。像耶穌說的：「那導入生命的門是多麼窄，路是多麼狹！找到它的人的確不多。」（瑪[太]7：14）信德的路就是如此。

在這應許的基礎上，梅瑟告訴人民終於會得到自由。在當時的境況，人民為何要相信他？憑甚麼認為這個人能帶他們走出奴役之地？但梅瑟與他們談話、祈禱，最終得到人民的信任：「百姓就都信了，也都高興，因為上主眷顧了以色列子民，也垂念了他們的痛苦。他們遂都俯伏叩拜。」（出4：31）從這事件，我們看到對好消息經典的回應：初聞天主的愛，我們不相信；到漸漸相信時，好像一切問題都煙消雲散了。接受這遠景後，力量滾滾而來，彷彿路路暢通，無往而不利。

這當然是事實。梅瑟的故事，攔阻在於法郎（法老王）的硬心腸，還有那牢不可破的制度。不過梅瑟以天主的能力，對抗牢固的邪惡勢力。出谷紀從7到14章，記載雅威降下埃及的十個災難，最後的災難終於令法郎屈服，釋放一眾希伯來人。

今天的聖經學者認為，那些災難故事可能是自然發生的現象。比如說，尼羅河每年都會泛濫，而整個國家就會蛙群成災。

至於海水變紅色，或其他的災難，可能也有類似的解釋。儘管如此，以信仰的角度看，這些自然現象也是可圈可點的，因為天主透過這些自然現象令希伯來人離開埃及。故事寫下後千百年不斷被傳誦、渲染。故事的核心事實不容改變：在古代世界最強大的帝國，有好些奴隸獲得釋放。是天主釋放受壓迫的人！這本身是個奇跡，而災難的故事更加令人覺得不可思議。

過紅海的事跡也可以如此解讀。究竟海水有沒有「分開兩旁如高牆」？情況可能真的是這樣，但這些描述是否如實地發生，其實並不重要，我們的信德不是建基於此。否則，又會陷於原教旨主義堅信字眼，而不是把信德放在有位格的天主身上。以色列人的信德指向上主，我們也一樣。

學者的研究指出，逃離埃及的希伯來人橫越的可能是蘆葦海，是位於紅海以北的沼澤地帶。那群逃命的奴隸能走路穿過，但駕馭重甸甸戰車的埃及人只得陷入泥沼中了。重要的是：只要希伯來人抵達無論是海或沼澤地的彼岸，他們就獲得自由身，而埃及人卻身陷其中了。希伯來人認為這不可思議的逃脫是雅威策動的，可能正因這樣，當故事代代相傳，奇跡也越滾越大，直至兩邊的水牆成了二十呎之高了。

這不等於說，我們再不相信聖經是天主的話。我們相信天主愛以色列人，並且在他們生命的不同層面解放他們。我們相信這才是聖經要說的，其他的可能都是枝節。我們相信這是

永恆的道，從前這樣，現在也這樣。天主仍然愛我們，不斷的解放我們（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多！）。

有時候，我們只能事後才曉得天主的拯救，要到多年後回顧，才覺察到天主的旨意。在旅途上度過的歲月，當時好像毫不光彩；每每回望的時候，卻看見天主的帶領，才注意到祂在我們生命中的榮光，祂救贖的愛美麗之處。

在我們身處其中時，或許一點也不覺得美麗，倒像很平凡的。通常我們也不能確定，天主是否在我們的生命中動工。信德的道路並非有十足把握的。

不難想像，梅瑟總有猶豫不決的時候。他一定曾經遲疑，懷疑天主是否真的在引領著他，還是他自把自為。假使梅瑟看到甚麼神明或聽到聲音，讓他肯定自己是對的，他所行的也算不上甚麼信德之路，只不過是一條已確知的路而已。

我們被召喚踏上的，卻是信德之路。天主要求我們每一步都信靠祂，對祂說「好！」，把生命交付祂手中。這恰似在漆黑的房間往回走，擔心會碰撞到甚麼或給絆倒。我們把手放在前面，緩慢地前進，多麼渴望前路被照亮。我們想知道要去何方，怎樣前去。黑暗中傳來聲音，叫我們只管信靠。我們處處想要確認，天主卻叫我們要有信德。

我們的信德在於上主，我們信靠的是祂，不在於自己的聰明或籌畫，也不在於擁有的地位或金錢。黑暗中所有的安全感

都落空，身處沙漠的我們，一切依靠也被移走。黑暗和沙漠，都是學習完全倚賴天主的境地。這裏是學習放下的學堂。

在痛苦之中，我們往往經驗到信德最純粹的狀態。在主裏年日尚淺的人，有時想像自己為主受苦，像光榮的殉道者。但真相是，你一點也不覺得光榮，這才是受苦的核心事實。最要命的是，你好像覺得毫無意義。沙漠經驗磨人之處，是你想立即離開。要是可以找到受苦的常態，這可能容易忍受；要是可以找到其中的目的，這可能給你指示方向。但你不能，所以你受苦。

沙漠飄流

以色列人在西乃曠野飄流了四十年。他們不斷的繞圈子，似乎漫無目的。間或會找到個綠洲，總算有點兒生機，也可以歇息一下。他們當然想安頓下來，不過梅瑟總會說：「不可，把營釘拔起來。我們要去新的地方。就在不遠處，我應承你們。」可想見的那群人民會抗議：「為何我們要信你？以前在埃及還有三餐溫飽，我們在這兒卻一無所有。」

每個踏上信德之旅的人都會遇到想打退堂鼓的誘惑。我們往往會說：「舊日為奴的日子還易過呢！受罪惡和謊言的掣肘還易過呢！作個平凡的中產人士，比走這條信德之路還易過

呢！」我們想折返埃及一如那群以色列人。但上主在黑暗中呼喚我們，別忘了在光明中曾經歷的事。

這些時候，在我們的沙漠地帶，天主常會賜下靈光一道，像梅瑟在西乃山的瞬間經驗。就梅瑟和我們來說，都是宗教的經驗，在這恩典時刻，所呈現的上主是千真萬確的。但通常過了不久，我們就要從山巔下到沙漠行走。數天或數星期過後，情況好像變得不很真實，我們懷疑是否自己的幻覺，對之前經驗的回憶也開始感到疑惑。以色列人正正和我們一樣，要梅瑟不斷重複的提醒他們，天主的愛不是幻覺。

不過，人民仍然因肚子餓而抱怨：「如果天主是真實的，為何祂不餵養我們？」為此梅瑟向上主祈求，上主回答：「我會餵養他們。但只會每天定時餵給他們足夠的食物。我會讓瑪納（嗎哪）從天而降，但他們只許拾取每天足夠的份量。」又一次我們領略到沙漠的必修功課：上主想我們不斷的信靠祂，日復一日。

總會有一些以色列人仍然拒絕學習這功課。他們想把瑪納儲起來，留待明天吃用。但上主說：「不可！只可拿今天所需要的。我會每天供應你們食物。」也是本著這樣的精神，耶穌教導我們祈禱：「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。」

這與我們的本性是多麼的背道而馳！我們常常想為將來盤算，要把自己照顧周到。可是上主請求我們不要為明天憂

慮，放棄要擺佈一切的習性，信靠祂不單止每一天，更是每分每秒。

與梅瑟一起踏足沙漠的人民，感到既團結又強壯，這可能是他們前所未有的經驗。或許你預期他們會越走越強壯，不過，事情的發展可不是這樣。反之，他們經驗的是軟弱與疲憊，人民之間也有分裂，他們發現不如自己想的這般團結且強壯。

我們也往往是這樣。當所有的偶像——一切的保障、防衛系統、安全借口——也被拿走時，我們才發現自己的本相。我們是如此的卑微、窮困、空虛。在沙漠裏上主拿走我們的偶像，我們被迫一貧如洗，卑下的來到祂面前。這次的相遇，讓我們發現自己的本相，天主對我們的意義。由此我們就讓上主作我們的拯救。從頭到尾，都是祂——不是我們，在動工。

牟敦（Thomas Merton）曾留意到，有很多人離開埃及，但進入應許地的人卻不多。我們大多數人停留在紅海遠遠的岸邊，不敢踏足沙漠。我們橫越過海洋、經過洗禮，此刻卻坐在沙漠的邊緣。我們曾經倚賴天主，但卻不想經驗對天主徹底的倚賴——起碼不要真正的冒險。對天主有限的信靠，讓我們只能經驗局部的真實。

過紅海之前，梅瑟向以色列人說沒有甚麼可怕的。他告訴他們如果讓自己倚賴天主，應當作甚麼：「你們不要害怕，站著別動，觀看上主今天給你們施的救恩，因為你們所見的埃及

人，永遠再見不到了。上主必替你們作戰，你們應安靜等待。」

（出 14：13-14）

今天，同樣的說話臨到我們：放下恐懼，要安靜，讓天主作天主。上主自會替我們爭戰，把勝利歸於我們。只要安靜下來，讓祂去爭戰。恰像那些以色列人，我們要把戰鬥用的武器放下，把刀劍、盾牌與盔甲卸下，把固執的自我放下。

抵達紅海的彼岸，梅瑟和以色列的兒女向上主唱歌：

我要歌頌上主，因他獲得全勝，將馬和騎士投於海中。上主是我的力量和保障，他作了我的救援。他是我的天主，我要頌揚他；是我祖先的天主，我要讚美他。上主是戰士，名叫「雅威」。（出 15：1-3）

這是早期的禮儀的詩歌，我們注意到內中洋溢的純是讚美。從頭到末，都是讚美天主的頌歌。反觀現今教會的禮儀，熱情洋溢的讚美簡直無影無蹤。我們不慣這樣子流露感情，這不貼合我們體面世故的形象。我們奮力對抗、抗拒讚美。為甚麼？我們質疑：天主還要我們讚美嗎？

答案當然是，祂不需要。讚美天主是好的不是因為天主需要，只因這做法是美麗的。生命中真正美好的往往不是那些必需品，而是一些無用的禮物。戀人間極美的流露，是那些沒有必要的互相送贈。愛，就在自我施予（self-giving）的當兒顯現了；恩寵，在恩物施予（gift-giving）的氛圍中顯現了。

那些問天主需否我們讚美的人，也許還會問，天主需否我們敬拜。答案都是一樣。天主不需要我們禮拜天一早坐在教堂，祂不會因我們坐了近一句鐘而快樂一點。我們的敬拜改變不了天主，而感恩祭的目的也不在此。感恩祭的目的，尤其聖體聖事，是互相獻出自己、互相施贈，彼此交流心裏渴望的時刻。

緩慢地過了整個星期捨棄自己的生活，禮拜天的敬拜，讓我們聚在一起慶祝生命的施予。我們象徵性的向上主獻出自己：坦承自己的軟弱於是捨棄自足；渴求祂的聖言於是把心意轉向上主；在彌撒的餅酒中，看見自己也被破碎並且傾流出來。上主的回報，是把自己給予我們，還有，是祂帶來療癒的饒恕、從祂聖言而來的智慧、在聖體中親自的臨在，釋放我們進入全然豐沛的生命。

在這相互交流裏，美好而奇妙的事情——既是人性也是神聖的——發生了。除非如此，沒有別的可值得一提。除非如此，你只會覺得沉悶。除非如此，禮儀中的說話只會是空洞絮語，敬拜也不過徒具形式而已。

我們把生命交託給天主，把現在和將來交付祂手裏，無法用別的東西代替。禮儀的門面功夫，令人忙得團團轉，代替不了內心的敬拜。你可以用標語、結他、巡遊隊，出盡八寶的喚

起人注意，但如果你寄望這些把戲本身，那你是有點兒天真了。真正的敬拜由信德啟動，而不是經由外在的裝飾。

出谷紀故事後來出現的金牛，也有近似的意思。以色列人因與天主中斷了接觸，就造了一個代替品，讓他們仍然感覺有宗教的薰陶。他們俯伏敬拜的並非天主，反倒感到振奮。事實上，他們與上主失了聯繫，對金牛發熱心，只為遮掩那失落了的神人互動。

我們可是過於急進了，把希伯來人留在紅海的岸邊。那時，他們十分意識到天主的能力和祂的同在。他們與那拯救他們的連繫，也抱緊這難能可貴的釋放。於是，目睹埃及人的挫敗，經歷天主給予的勝利，以色列人「信了上主和他的僕人梅瑟」（出 14：31）。留意經文不單說他們信服天主，他們信服天主和一個與他們一樣的人。

今天也是如此，信任天主與信任人是不可分割的，我們不能只說「天主與我」。我們與上主的關係，教導我們如何愛人和信任人。另一方面來說，信賴別人也加強我們信賴天主的能力，兩者相輔相成，攜手合作把我們組成一個群體。所以我們說的是信德的群體，我們連合的生命是信德的生命。

群體的信德生命建基於愛和信任。基督徒的群體，建基於對天主的忠信，還有就是與我們一道分享這信德生命的人。以色列人的群體也是如此，團結的群體、民族，要求的就是忠信。

出谷紀 20 章記載的十誡，精要的描述了以色列人怎樣對天主和對彼此忠信。

十誡

翻閱整卷出谷紀，你會發現提及的誡命何止十條。十誡只是把無數的律法綜合起來，而這十條誡命還可以濃縮成兩條，就如耶穌教導的愛天主和愛鄰舍，即對天主和對人忠誠。認同頭三條誡命的人會說，他們以信賴上主為重；認同末後七條誡命的人宣稱，他們對人彼此信賴。

誡命的第一條，在某程度上已總結了十誡：「我是上主你的天主，除我之外，你不可有別的神。」從聖經的角度看，唯一真正的罪是偶像崇拜。偶像崇拜是把別的東西當做天主。聖經所說罪的意思，是對已經成就的救恩事件背信，換句話說，就是對天主不忠。

如果真是這樣的話，我懷疑很多人從未犯過罪，起碼以聖經對罪的定義來說。你不能對並沒有建立的關係不忠，可悲的是，很多人從來沒有與天主建立私密的關係，從來沒有親身經驗天主對他們的愛，也從來沒有愛天主；所以他們不可能對這段人神的親密關係不忠。

這不是說人從來沒有過錯。人所作的錯事壞事多不勝數，甚至可能把大量邪惡帶進自己的生命以至世上。可是邪惡自會

引來邪惡，正如善良自會引來善良。假如行善本身已是獎賞，那麼行惡本身也已經是懲罰。人常常犯惡而自食其果，不過我懷疑大多數人沒有犯過聖經所謂的罪。

像以色列人一樣，我們受召喚與上主建立私密的關係。因著以色列不忠於與雅威的關係，先知把這罪行等同賣淫，稱以色列為娼妓，因為她熟悉上主的愛，之後背棄祂。所以除非我們先愛上天主，我們不可能犯罪，不過，一旦了解並經驗天主對我們的愛，我們就有可能犯罪了。隨著這人神親密關係而來的，是新的責任，因此我們有理由向信主的人要求更多。

這人神私密關係的另一特點，在第三條誡命帶出，就是叫我們把主日守為聖日。以色列人受命要在每星期的第七天休息，一切活動都要停止，人人都不許工作。天主要教導他們生命中真正的力量來自祂。每週一天，到了第七日，他們要在主裏安息。安息日就是要把這一天撥出來，快快樂樂的實踐仰賴天主的生活，如聖詠（詩篇）所言：「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們應該為此鼓舞喜歡。」（詠[詩]118：24）

上主藉著安息日的休息，教導我們祂是人生命中真正的力量。祂要說的，其實是：「一週就只一天吧，不用再成就甚麼，不用追逐甚麼目標。這一天，讓我來成就，讓我來彌補不足。」這才是第三條誡命的真正意義：放下自我的執著。這與星期日

可作甚麼、不可作甚麼的規條無關。歷久以來，墨守條文的解釋，遮蔽了對聖經真義的了解。

現時讓我們看看最末七條誡命，會發現都和人際關係有關。這些都是活在同一個群體的人最起碼要注意的，尤其是想要齊心一致的話。孩童要尊敬並聽從父母。已婚的人要防備通姦。任何人也不准殺人和偷竊，都要誠實說真話，貪念要受到約束。換句話說，人人都要信賴別人，信賴群體。信任是人際的基石，忠誠是團結的根基。

這七條道德誡命，說明了基本的道德規範，是大多數人從遠古持守至今的，不過，以色列人明白這些道德要求來自天主，如果他們不加以理會，就聽不到聖言在他們內心深處的聲音。

領受了從天主而來的十誡——行事為人的規條，以色列人再次踏上旅途，橫越沙漠。雅威總是與他們同在，晚上以火柱呈現，日間則以雲柱呈現。祂引領民眾前往應許之地，可是民眾卻不知道要往哪裏去，他們當中也從未有人到過那裏。這是一趟未知之旅，他們必定要信賴天主。

不止這樣，民眾還得要信賴上主所安排的時間。柱子前進時，跟著前進；柱子不動時，也跟著不動，直至天主引領大家齊步向前，箇中挫折感是可想見的。

我們誰個不想走出沙漠？有誰不想快快的完成旅程？但信德的旅程是不能速成的。我們要與天主的時間合拍，在祂的引領下行走。

信德的意象

出谷紀內有很多關於信德的意象：越過紅海、向沙漠進發、跟隨火柱走。或許還有另一個意象，傳達了信德究竟是甚麼，雖然沒有在經卷中出現，卻捕捉了聖經所說信德的真諦。

試想像有一張石桌子，旁邊有一塊飛毯。桌子是實心的，有堅固的檯腳；地毯飄浮於與桌面一樣高的位置，可是下面甚麼也沒有。你瞧一瞧桌子，又瞧一瞧地毯，然後上主說：「來。」

石桌子看起來是那麼安穩，可以腳踏實地站上去，你清楚邊緣的位置，肯定自己不會掉下來。很自然，你向桌子那邊走去。但上主說：「不，過這邊來。」

「主，在那兒嗎？」你問道。「我怎知它能否把我承載？」上主堅決的說：「我告訴你，過這邊來。」

「但是，主，」你反駁：「下面甚麼支撐也沒有，我怎知它不會掉下來？」

於是上主向你保證：「是我叫你來的，我會支持你。撐著你的是我。」

最後，勉為其難的，你軟化下來。「好吧，主，聽你說的
好了。」

你就去試試看。你按著它，它好像沉下了一點，可是沒有
沉到地上。於是你鼓起勇氣，爬上地毯。

突然之間，你在飄浮著！感覺多麼的有生氣！你對主的愛
深信不疑。你心花怒放。「哇，主啊！為何我之前不信你？如
果我早些聽你說，我可以早獲新生了！我可以早些領悟生命的
意義！上主，謝謝你啊！」

不過接下來，刮起風來了。你思量會有甚麼發生。「主，
把風停下來吧，」你哀求。但天主沒有叫風停住。

風越刮越大，你不禁想自己是否這麼安全。環顧四周，你
發現上主開始把地毯的棉線抽出來。

迅速地，你跳到石桌子上，覺得安全多了。但之後你聽到
上主的叫喚：「你在那兒幹甚麼？我還以為你會相信我。你不
是說過會拋開一切來跟從我嗎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……」

「來吧，信我。讓我拿走那些你認為少不了的東西。我會
給你自由，並且創造一個新的你。可是你必須信我，要相信我
能成事。」

「主，我信的，」你為自己辯解。「但請不要把那些棉線
抽出來了！」

你溫順的返回地毯上。再次你感到那刺激所在，再次你感到風在吹。再次你游目四盼又發現——你怎會不知道？上主又來了，把地毯的棉線抽出來。

你就處於那光景中。地毯的線越來越少了，風刮得越來越大，而那石桌子看起來是多麼的牢固。你開始討價還價。「上主，為何我不可以站在那兒？我仍然會是個虔誠的基督徒。我不會違背誠命，到禮拜天我依然會望彌撒，甚至我會把更多錢送給窮人。這兒太可怕了！」

但上主沒有放你走。「信我好了」，祂再度向你保證。「那兒不是目的地。這兒才是生命的所在地。我會是你的喜樂，你的盼望。我會是你的圓滿。」

「好吧，主。」你說。時間在流逝，你見到上主繼續抽出棉線，直至除祂以外甚麼也沒有。

這正是天主想你見到的，是你必須親自去經歷的。支撐你的不是那地毯的力量，而是上主的力量。

到頭來，你發現原先以為的損失卻以三十倍、六十倍、一百倍豐沛的回贈給你，如福音書說的——「並且還要用好的，連按帶搖，以致外溢的升斗，倒在你們的懷裏」（路 6：38）。

上主滿足我們的需要，往往超過我們所想望的。天主的慷慨是無可比擬的。我們捨棄的無論是甚麼，都會加倍的償還給

我們。但我們總要事後才了解。最初踏上信德之旅時，我們是毫不知情的。

到出谷紀的終結時，天主仍然帶領人民向歷史邁進。似乎諷刺的是，梅瑟沒有進到應許之地。他從約但河的對岸遠遠觀望，到死也沒有踏進客納罕一步。

後世的信徒認為這一定有神學方面的解釋，他們提出這是天主對梅瑟的懲罰，為的是他在沙漠有些時候沒有百分百的信靠天主。這個解釋符合他們對天主的經驗，看來，他們經驗的天主是個以牙還牙的天主。

不過，這可不是我親身經驗的天主，也不是我從聖經中認識的天主。較為合理的看法，是認為梅瑟不用踏足應許地，他早已在其間漫步。梅瑟一直走在信德的路上，已經活在天國裏。在西乃山，他見過上主，再不用跑往別處會晤祂。梅瑟的旅程已經圓滿了，儘管旅程還沒有完結。約但河西岸有的東西，東岸也有。這也意味著，這趟旅程本身就是梅瑟的目的地。

天主不斷地呼喚以色列人到應許地，但他們也一而再的想走自己的路。三心兩意的信靠天主，令到他們繞著圈子走。假使他們的信德堅定不移，他們的旅程或許可以縮短很多。他們大可以直截了當橫越沙漠，進入客納罕。

相反地，他們生起懷疑，猶豫不決。相反地，他們總是想走自己的路。他們受引誘，像你我一樣。你想相信嗎？但那好

消息好得有點靠不住。你想信靠嗎？但你思量，到底上主會否真的托起那飛毯？於是本來可以早點完成的旅程——不管你此刻踏足何處——也得拖長了。不過，對我們人類來說，這種迂迴曲折的旅程也許正常不過，再別無他途了。

雖然疑惑恐懼圍繞著我們，上主對我們的承諾依舊不變，一如以往對以色列人和梅瑟的承諾。把自己徹底的交付上主吧，祂自會撐住你。天主會餵養你，會給你生命。天主會讓你的心充滿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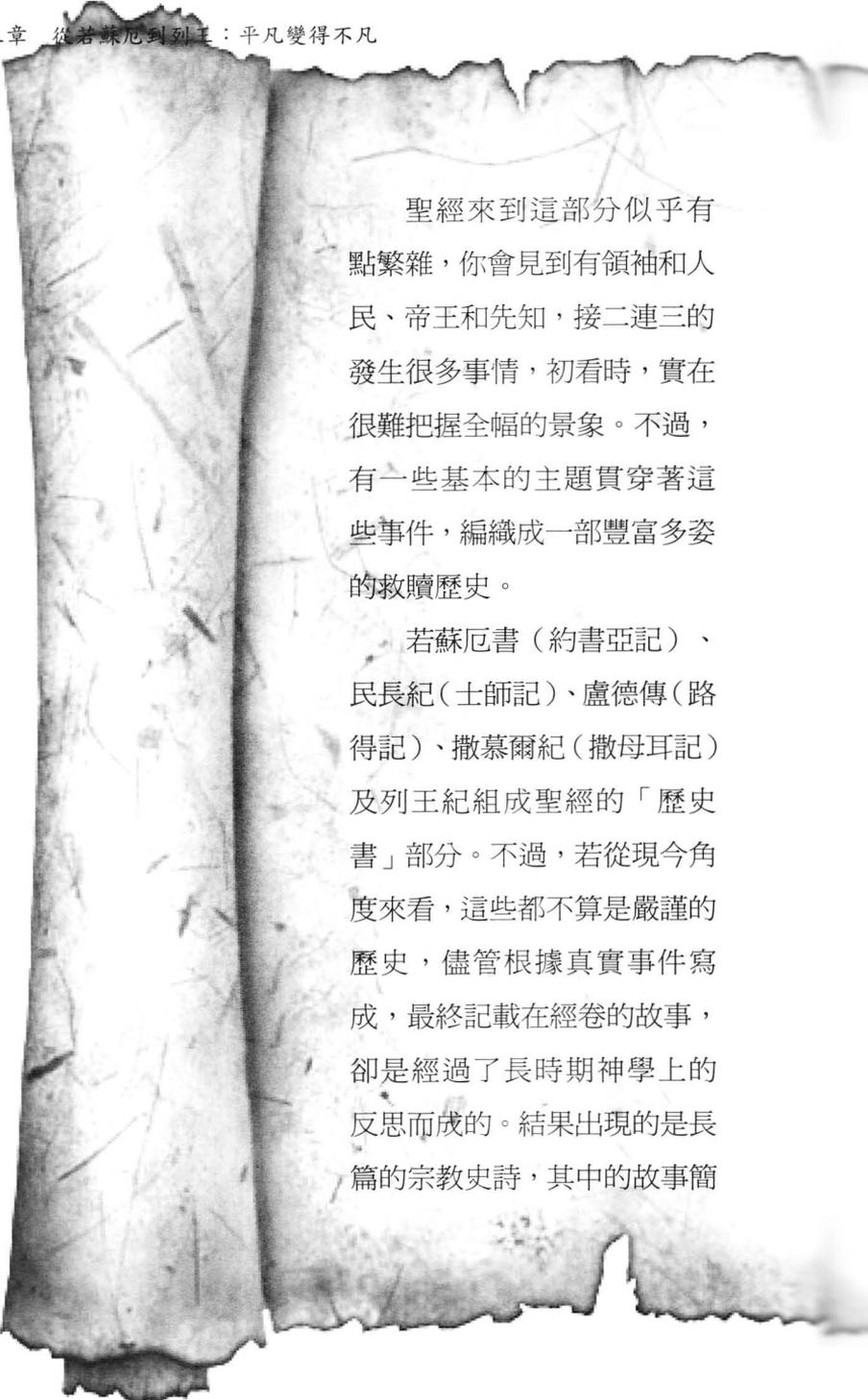
像以色列人一樣，你發現沙漠也不全是沙漠。在漫漫黃沙中，通往應許地之路也是生命之路。在你不為意的時候，綠洲就出現了。如經上說，天主會叫荒野和不毛之地開花（依[賽]35：1）。

或者如同梅瑟，你發覺自己無須執著非要抵達目的地不可。即使你未曾到達目的地，天主也能把應許地賜給你。即使天國尚未來臨，你也能住在其中。因為只要你先尋求天主的國，其他一切自會加給你了。



第三章

從若蘇厄到列王：平凡變得不凡



聖經來到這部分似乎有點繁雜，你會見到有領袖和人民、帝王和先知，接二連三的發生很多事情，初看時，實在很難把握全幅的景象。不過，有一些基本的主題貫穿著這些事件，編織成一部豐富多姿的救贖歷史。

若蘇厄書（約書亞記）、民長紀（士師記）、盧德傳（路得記）、撒慕爾紀（撒母耳記）及列王紀組成聖經的「歷史書」部分。不過，若從現今角度來看，這些都不算是嚴謹的歷史，儘管根據真實事件寫成，最終記載在經卷的故事，卻是經過了長時期神學上的反思而成的。結果出現的是長篇的宗教史詩，其中的故事簡

化了、人物理想化了、事件誇大了。這些故事在記下之前一代口傳一代，講故事和聽故事的人所關心的卻不在故事的枝節，而是所包含的宗教意義。他們回顧所走過的路，看到路徑因著天主忠於祂的應許而被照亮。

我看到類似的歷程，發生在新耶路撒冷這個團體身上。上主在無數的年月向我們施行奇跡。舉個例，回想 1971 年，祂給予我們一棟大樓居住，該有三十二個房間吧。現在我敢肯定，到我們一些青年人向自己的兒女述說團體的早期歲月時，大樓會變得更加寬敞。那時可能有五十甚至一百個房間。大樓的外貌也會比我初次見到的更加宏偉。為何會這樣？因為他們告訴自己兒女的，是如何看到天主在自己生命中成就的大事，他們所傳達的，是如何受天主的看顧而深深感動。這才是故事要帶出的真象，而不是大樓實際的建築細節。

以色列人向後代講述他們的故事時，也正正是這樣。有時讀到這些故事時，我們感到難以置信。但這是我們置身二十五個世紀後的問題，不是他們的問題。他們為何要說謊呢？他們設法要傳達的，是天主於他們是多麼的真實，天主如何在他們生命中動工。我們看到這些以色列人的誠實，有時他們不會迴避描述先祖不光彩的史跡，他們保存的歷史，批判自己的民族不跟隨上主，在虛假的偶像前屈膝的行爲。假使以色列人要粉飾過去，必會把自己描繪得更更有魅力。

若蘇厄

若蘇厄書的開首說到，以色列人被引領越過約但河向應許地進發。上主一再向他們保證，祂必會與他們同在，他們只需要相信祂的同在，就可攻取土地（蘇[書]1：9）。

接下來發生的看似平平無奇。若蘇厄派探子偵察對岸客納罕人（迦南人）的活動，營地的人同時也準備好這最後的過渡。我們正處於救贖歷史重要一頁的開端，而一切也沒有甚麼異常！

我們的情況不也是如此嗎？每天度過的生活似是平淡得很。通常只有在我們回顧乏味的過去時，才覺察到值得稱道的事。以色列人可能也是這般的度過看似是世俗的生活，只有後來回望時，才發現其中屬靈的意義。

舉例來說，這部分經卷芸芸平凡的事件中，浮現了一神教的屬靈主題。一神教的真諦，不是抽象的認為只有一個而不是眾多的天主「在天上」，而是確實的相信「在地上」只有這位天主能給我們真正的拯救，不像其他只會開空頭支票給我們的假神。我們將看到，以色列人在確信只有一位天主的過程中，吃了不少苦頭。他們信不過雅威（耶和華）真能拯救他們，所以不斷設法和其他國家結盟，而不是信靠上主。

只有當我們對這位獨一的天主抱有信德，而不是被一些不能救我們的次等神明收買時，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一神教教

徒。回顧我們生命的歷程時，這信德的模式遂顯露出來，我們見到天主在動工，儘管每個行動看似平凡。

在以色列人快要過約但河進入應許地之前，若蘇厄倒叫他們作一些很不尋常的事。若蘇厄對人民說要使自己聖潔：「你們應該自潔(*sanctify*)，因為上主明天要在你們中間行神蹟。」（蘇 3：5）。這裏說的是犧牲 (*sacrifice*)，出自拉丁文 *sacrum facere*，意思是「使聖潔」。犧牲的正確意思不一定意味著受苦，這不過是我們通常賦予的含意。聖經中犧牲的觀念，一定與信靠天主有關。這是指完全浸透於信德的神聖狀態，讓天主供給我們所捨棄的。

比如說你煙癮很大，但在生命的某一刻你問自己：「爲何我需要這人造的刺激物呢？」於是你轉向相信上主，求祂給你真正的激勵，予你活潑的生機。爲了表示你相信天主能供給你所需，你把煙戒了。當你放棄這以往賴以得力的假神時，很有可能你就此接上天主賦予的力量。

因此，犧牲主要不是指帶來有形損失的方法，而是靈性增長的途徑。若蘇厄叫人民今天讓上主充滿自己，準備好明天奇跡的發生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翌日發生了甚麼？首先是以色列人越過約但河，如同過紅海一般：流水中斷，眾人都從乾地上走過去（蘇 3：13-17）。作者在這裏用的文學手法，與出谷紀（出埃及記）作者用的同

出一轍：他講述一個奇跡故事，表達出事情不可思議之處。同時，他也傳達了以色列人過河不是靠自己而是靠天主的能力。當然，事後回想，這幫逃命的奴隸橫越約但河，抱著攻佔客納罕地的奢望——竟然成功了，這真是個了不起的奇跡！

以色列人的成功似乎令人費解，甚至或許令人反感。他們打敗當地軍隊，大肆殺戮以致屠城。雖說這種行為令人不安，但其實已比人類早期的道德水平有進步了：早期的人會虐待戰敗的人，向婦女施暴，逼兒童作奴隸，把財物洗劫一空。以色列人卻被吩咐進到鎮內下一道「禁令」，即是把這城鎮分別為聖獻給主。以色列人不得奴役當地人民、偷竊財物作為己用。城鎮反而要被摧毀，給上主作獻祭。

在這兒，我們看到天主如何引領人的好例子。祂總是在人原來的地方與他們相遇，召喚他們逐步前進。雅威沒有叫以色列人遵守公平戰爭法，或者依照非暴力原則行事。祂倒叫他們克制自己不去姦淫擄掠，更要把所有的獲取呈獻予祂。這樣，他們就學會不用靠這些東西獲得滿足。道德水平的提升，是慢慢演進成長的。

我們又何必感到驚訝？我們這群天主教徒在信仰的路上，不是也經歷依樣的演進過程嗎？不久之前，我們還認為自己既是天主新揀選的子民，祂就只與我們同在，不和別的人同在。天主除了在我們的教會外，不會臨在別的教會。我們不用

喜歡基督新教徒，他們其實是異教徒，因此就是我們的敵人。最近，上主引領我們超越這早期的信仰階段。祂帶我們脫離原先狹隘的看法，明白到其他的基督徒都是我們主內的兄弟姊妹。今天，天主想我們更加認清祂無條件的愛。我們在若蘇厄書目睹的，只不過是那漫長、時而痛苦的演進階段的初階，經此階段人民漸漸了解天主將領他們往何處去。

來到書卷的第六章，我們讀到耶里哥城的倒塌，但要記得，故事較晚期才寫下，原來的敘述明顯經過文學上的加工增補。近代考古學家告訴我們，城牆早於若蘇厄到達時已經倒下，可是聖經的作者卻利用城牆倒塌的事實，創作了一個對天主的能力有非凡信德的故事。

雅威告訴以色列人，祂要把耶里哥城與國王交付他們手中，但祂授予的戰略卻是極其不切實際。以色列人民要列隊繞著城牆走六天，要抬著約櫃且不許作聲，到了第七天，他們要繞著城牆默不作聲，但是一聽到號角聲就要大聲呼喊。當號角響起的時候，人民大聲呼喊，那麼城牆自然坍塌了。這看來不切實際的舉措，結果變得非常實際。

這故事要說的是：打仗可以用不同的方法，上主在此教導以色列人勝過邪惡的嶄新方法。貴格會教徒（Quakers）很久以前已在聖經中發現這方法，他們用了默示錄（啓示錄）的一個意象，稱之為「羔羊的戰爭」。這想法就是讓上主替你上戰

場，讓上主替你作戰。今天，我們才慢慢的開始懂得，這是我們有必要實踐的「非暴力、尚和平」的神學，只盼不會來得太遲。

編年紀下（歷代志下）也有一個段落，優美的表達了這想法。在 20 章，有先知告訴面臨大軍的以色列人，如果要打敗敵人的話，必須跟從上主的戰略。他們問先知該如何作戰，要派弓箭手抑或長矛兵到陣前嗎？非也！先知叫他們派歌手到前線。於是，帶領軍隊齊步操上戰場的，竟是高唱讚美上主詩歌的人。敵軍一頭冒水，陣腳被打亂了，以色列人不費吹灰之力取得勝利。真正的屬靈氣質是創意無限的。

這一切聽起來是多麼的超現實，也幼稚得很，可是卻很能應用在現今的生活。在生命中遇到我們的耶里哥時，我們會怎麼辦？見到高聳的城牆，我們隨即想把它攻佔下來；見到頑固的障礙物，常識叫我們竭盡所能的對抗。但上主卻說，還有一種新的力量是我們該採用的，這是非暴力的力量、愛的力量、真理的力量。

伯恩斯坦（Leonard Bernstein）譜寫的《彌撒》（*Mass*），其中一首樂曲詠唱上主的聖言。開始時很安靜，漸漸氣勢磅礴，持續三十到四十行樂章。樂曲娓娓道來的，是上主的聖言不能遭禁錮、擊沉、廢除。恰似這首樂曲一樣，上主的聖言不斷生長，向前邁進，步向勝利。

上主的聖言之所以有力量，皆因講述的是真實的事情，儘管起初令人難以置信。這是天主愛的力量，緩慢但穩健的在人類的歷史動工，生起改變。

天主的耐性叫人感動。祂等了以千年計的希伯來人歷史，以千年計的基督徒歷史，直到祂的愛開花結果。我們在上不常見到這愛運行，但信德的遠景引領我們看見，漸漸，看到這愛步向勝利。上主的聖言正在顯示力量，終會取得勝利。這聖言會克服我們生命裏的耶里哥，最終也會制服世上的軍隊。

在若蘇厄時代，天主的大能把客納罕人的軍隊逐一制服，之後以色列人要把應許地瓜分給十二支派。到任務完成之日，若蘇厄已經垂垂老矣，他知道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。

於是，在若蘇厄書最後一章，若蘇厄召集子民前來，對他們講述末了的話。他提醒子民，他們的天職是去選取上主，並且要持之以恆；要遵照律法所說的生活，這會使他們成爲一支獨特的民族。因爲跟從上主之路的，唯獨是他們；他們也不要和鄰近的國族通婚。若蘇厄一而再的告訴以色列人不可走入歪路，要跟從上主爲他們預備好的正路。最要緊的，要單單敬拜雅威，不可信賴其他神祇。如果按著這天職生活，人民就得享天主的能力，那引領他們到應許之地的力量，會永遠的保守他們。天主會一直忠於人民，只要人民也忠於天主。天主會以自

己的說話當真，只要人民也把祂的話當真。天主一定會信守自己的諾言，只要人民也信守自己的許諾。

若蘇厄提醒子民天主為他們所作的一切事，始於亞巴郎（亞伯拉罕）聽見召喚，依撒格（以撒）和雅各伯（雅各）被選上，梅瑟（摩西）受派遣到埃及去，雅威是那位從奴役中拯救他們、在沙漠尋找他們、引領他們到應許地的天主。現在他們不用建造就得到城鎮，不用開墾就有田地，不用栽種就有葡萄園，這全是天主給予的禮物，全都是恩寵。

但現在他們必須決定：要記住雅威還是忘掉祂？要服侍上主還是轉投其他神祇？他們也必須決定：要信靠天主的力量還是自己的努力？不能兩者兼得，若蘇厄這樣告訴他們。

我們也是面對同樣的處境。天主聖言藉著若蘇厄書向我們說話：此時此刻，我們也面臨以色列人同樣的抉擇，必須決定選擇天主還是別的神祇，選擇靠祂的力量還是靠自己，選擇祂的國度還是世界。

要麼天主就是天主，要麼就不是。要麼天主是一切，要麼天主其實無關痛癢。宗教漸漸成了一種和稀泥的玩意兒，稱之為上主的，其實並非我們的上主。這只是一個宗教概念，讓人模模糊糊的覺得應對祂盡點義務，因為聽說祂曾經拯救我們。但是，我們從沒有像以色列人般經歷過祂的拯救。

一旦你經歷過這拯救，一旦在生命中感受到天主的力量，在心中被祂的愛感動，你就會懂得這部聖經說的是甚麼了。一旦你認真傾聽天主的聖言，聽到祂的應許並且目睹其應驗，你才真正了解那不離不棄的信實。也許事情的進展非你所願，但總在進展，而且朝向好的方向走。

如此的經驗，重重複複在我們新耶路撒冷的團體出現，有時來得出人意表，但我們都見過無數次了。至於我，在我生命中，也看到天主多麼信守祂的諾言。我向天主祈求的，祂都給予我了。假若我今天就死去，我得要承認，祂已成就我所有的祈盼，童年時心底的渴望，已豐沛的得到滿足。

以色列人聽若蘇厄講述最後的話時，他們的經驗也是如此。以色列人懂得天主的信實，確知祂成就了他們夢寐以求的事。所以當若蘇厄詢問人民的決定時，他們選取的是上主，答允向祂忠誠，如同天主向他們守信一樣。聽到這些，若蘇厄可以安然離去了。

不過我們都知道，事情沒有這般簡單。永遠不會這樣。接下來的聖經書卷——民長紀（士師記），道出箇中因由。

民長

民長是上主在以色列人當中選召的領袖，目的是看守人民忠於他們的承諾。雖被稱為民長或裁判者，這可與我們今天理

解的意思有別。他們是有魅力的人物，天生的領袖人才，身為裁判者的意思，在於他們作出決定：堅持以色列人當初選定雅威而不是別神的決定，不斷提醒人民曾作的決定，提醒他們雅威的信實，幫助他們堅持選擇上主。

民長紀中，我們看到不斷重複的模式：以色列人忘記天主的愛，被敵人壓迫，於是向天主回轉，從困境解脫；然後，他們又忘掉了，又被壓迫，之後又懺悔，重獲自由。這模式在第二章首次浮現。若蘇厄同代的人離世後，下一代的人並沒有經歷過雅威的作為。

這很清楚的表明，天主是沒有孫輩的。每一代人都要重新相信天主，每個人都要親自經歷天主的愛和忠誠。而每個人也要自己決定是否選擇天主，把生命建基在祂的話語上。

單單說你的母親是基督徒，你的父親是公教徒，這是不足夠的，直至你在生命某個時刻選擇你要服侍天主，你還未算皈依上主。至於為何聖經沒有向今天大多數的天主教徒說話，原因是顯而易見的：他們從來沒有皈依上主的經驗。他們既然未曾在生命中聽到天主聖言，就不可能回應天主在聖經說的話了。

民長紀第六章開展基德紅（基甸）的故事。那時以色列人漸漸對天主不忠，轉向別的神，鄰近的部落米德楊（米甸）開始攻佔他們的土地。米德楊人不斷侵擾以色列人，毀壞作物，

偷取牛群。終於，以色列人在苦困中承認自己的不忠，他們轉向上主，懇求祂的救助。

回應以色列人的請求，雅威向一個年輕的農夫傳達信息。有上主的使者顯現在基德紅跟前，向他宣示：「英勇的壯士，願上主與你同在！」這與我們所熟悉的新約中的報信很相似。基德紅當然大惑不解，像瑪利亞（馬利亞）一樣。他想自己不過是個鄉下小子。「我主，請原諒！」基德紅回答說：「如果上主與我們同在，我們怎會遭遇這些困難？我祖先給我們所講過的那一切奇事，如今在哪裏？他們曾向我們說過：看，是上主領我們出離埃及。」（民[士]6：12-13）。

他的語調太像我們了！我們目睹世上一切的邪惡就說，天主怎可能與我們同在呢？祂怎會是仁慈的天主？祂怎會是有能力的天主？好像天主已離棄我們了。我們偏看不見很多時是我們離棄了祂，可是祂一直在那裏，耐心的等著回應我們的懇求。

因此，上主藉著祂的使者對基德紅說：「憑你這種力量，你去拯救以色列脫離米德楊人的掌握……你必擊敗米德楊人，如擊一個人一樣。」（民6：14-16）接著聖經的作者描述一個場景，是天主的使者行了奇跡，好證明他確是雅威派來的。可是基德紅看到了甚麼？很可能也不是甚麼偉大的景象。或者他意會到天主的召喚，像你和我一般。上主召喚我們到高

一點的地方，去作一些我們感覺力有不逮的工作，我們即時的反應是疑惑，不能相信是主向我們說話；懷疑自己能否勝任，所以不相信這是上主的召喚。我們會很容易忘記，天主不是叫我們獨自行動。故事的下一個場景說得一清二楚。

基德紅差遣報信人到以色列各支派去，說雅威要派遣他們出戰，於是以色列人組成一支大軍迎戰敵人。但上主對基德紅說：「跟隨你的民眾太多，我不能把米德楊交在他們手中，免得以色列對我自誇說：是自己的能力救了自己。現在你要向民眾宣告說：凡害怕恐懼的可以回去，急速離開這裏。」（民7：2-3）基德紅把軍隊減到原來的三分之一，但仍然剩下一萬人。

雅威於是說：「一萬人！還是太多！你信我還是不信呢？」祂要顯明給以色列人看，他們勝利是因祂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。祂向基德紅說：「把軍隊領到泉邊喝水，我要在那裏試驗他們。」大多數士兵仍舊把武器拿在手中，把臉浸到水裏喝水。有些把武器放下，用手把水捧到嘴邊喝。上主說：「好吧！他們很不錯，我只要那些——把武器放下的，因為他們信得過我。可以叫其餘的人回家了。」於是基德紅把軍隊減至三百人，因為其餘的人一刻也不敢放下武器，他們信不過天主，要自己保護自己，像我們一樣。我們常常孤軍作戰，假以時日，我們就對天主說並不需要祂。以上的故事就是這個意思。

上主的計畫快要實現了。午夜過後，基德紅與士兵把數千
米德楊人駐留的營地重重包圍起來。他們帶的是甚麼武器呢？
不是刀劍和盾牌，倒是號角和火把。一聲令下，眾人打破裝著
火把的罐子，吹起號角喊叫：「為雅威！為基德紅！」軍營內
的敵人都感到驚懼，用刀自相擊殺，在極其慌亂之際，四散奔
逃！以色列人勝利了，但這是上主令他們大獲全勝（民 7：
1-22）。

經文要說的，仍是一神教的主題：生命中只能有一位天主。
但你如何知曉，實際來說，生命中其他神祇於你是甚麼？
你指望誰來打救你？邏輯理性？愛爾蘭共和軍？美國國防
部？國家安全局？當你不在埋首工作時，你夢想的是甚麼？生
命中盼望甚麼？最終能令你心滿意足的又是甚麼？不論是何
人何物，這就是你的神祇了。這是你膜拜的神，生命的主宰。
如果你的上主並非雅威，就是讓其他神祇凌駕在祂之上了。

你以為以色列人對這很了解，倒不是。那場勝仗之後，人
民來到基德紅面前，請求他來作上主。但基德紅拒絕道：「我
不作你們的君王，我的子孫也不作你們的君王，唯有上主是你
們的君王。」（民 8：23）只要基德紅還活著，人民於是記得
雅威，向祂敬拜。可是基德紅死後，以色列人又開始轉向別
的神祇，別的偶像，別的巴耳（巴力），聖經是這樣叫的。

故事延續下去，繼基德紅之後又有很多民長興起。以色列人有時忠於雅威，有時背叛祂。那期間，以色列人沒有君王。但以管治國家的模式來看——雖然他們生命的模樣不常如此，以色列人維持著天主管治的理想，即雅威是以色列唯一真正的君王和上主。這是預表耶穌宣示的天國，掌管天國的是天主的真理。

來到民長紀 13 章，我們會遇上另一個知名的人物，勇士三松（參孫）。倘若不懂得如何閱讀的話，這類聖經故事總令人感到天主很不真實。故事似乎想說，三松的力量在於他的頭髮。經驗告訴我們這是不可能的，我們開始想這些經卷說的不是事實，於是找不著故事中的真理。

要明白故事的教訓，不能忽略其猶太背景。三松的母親把兒子奉獻給天主，他的頭不許碰任何剃刀，當做分別出來作主工作的記號。這稱為納齊爾（拿細耳）願，至今天仍可以在那些蓄著長髮辮的正統猶太人頭上看到。不修剪的頭髮是許了納齊爾願的人對主忠誠的記號。所以三松不剪頭髮，表示他忠於上主的神聖誓約。長髮成了他信靠天主的記號。

三松因稟賦天主的力量，留下不少英勇事跡：徒手殺死獅子、用驢腮骨殺了一千個培肋舍特人（非利士人）（這時期以色列人的敵人由培肋舍特人取替了米德揚人）。他威猛不可擋！

也許以色列早前的歷史也有像三松般的人物，某某人有從天主而來的驚人力量。故事一代傳一代，這人的能力變得碩大無朋，事跡叫人聞之喪膽。口傳歷史的特性就是如此，重點在於故事要帶出的意義，而不在那些枝枝節節。這裏要說的是，三松的力量來自天主，只要他忠於誓約不把頭髮剪去，就能把力量保住。

德里拉（大利拉）出場了。她名字的意思——「女賣國賊」——已透露出整個故事的傳奇色彩。三松戀上她，培肋舍特人答應給她大量銀子，只要她找出三松力量的源頭。她屢次探問，三松也屢次哄騙，不把真相說出來。終於，三松就範了，把秘密告訴了她：三松力量的源頭是對天主的奉獻，以不加修剪的長髮為標記。於是德里拉哄三松入睡，培肋舍特人到來把他的頭髮剪了。三松因信賴一個賣國賊而非天主，能力給剝奪了；他遭敵人逮住，銀鏹入獄，還常常給提出來供人奚落一番。然而三松的頭髮又長起來，力量回來了。最後，當俘虜他的人帶他到廟宇要逗他們歡樂時，三松拉倒支撐廟宇的柱子，把敵人擊敗，也與他們同歸於盡。

故事的重心主題不斷在聖經迴響：向天主放下自我、一心一意奉獻給天主、倚靠屬靈的能力而非己力。這些都是若蘇厄、基德紅、三松掌握的秘訣，也是三松力量的源頭。聖經的作者以揉合史實和傳奇的方式，把意念豐富的保存，這就是好

消息的內容：生命的源頭已向我們揭示生命的奧秘。從民長紀，我們看到這好消息慢慢在人類的意識動工，被人接受，然後遭拒絕；相信，然後認為不可思議而遭拋棄。不用說，我們前面還有一段路要走。

撒慕爾紀上、下

從撒慕爾紀開始，我們看到神恩和建制之間的緊張關係漸漸形成，這也是神靈的自由與社會惰性之間的張力。以色列人起初是跟隨上主帶領、四處遷移的民族。到了民長的時期，以色列人追隨有屬靈魅力的領袖，度過危急關頭。可是來到公元前第十世紀，他們已成了日漸壯大的民族，定居於巴勒斯坦地。以色列人認為若要凝聚內部團結，在結構、組織，甚至於官僚政治方面都需要加強。

任何祈禱小組擴展成團體之時，都經驗過同樣的張力。新耶路撒冷團體早期的成員對此都有真切的感受。當初只我們幾個人，在房間裏禱告，是多麼的美好！我們愛怎樣就怎樣，大家仰賴上主，一切都迎刃而解。不過小組越來越大了，我們要開很多會，要打點很多事情；我們需要加強組織。這時候，很容易就不再仰賴上主，自己擺佈一切。

既是過來人，較為容易明白教會的處境，也就更加寬容。二千年以來，天主教徒一直努力成為天主子民，教會於是有這

神恩和建制之間的張力。無疑的，我們曾是巴比倫的娼婦，但也曾是基督的新婦。我們的確曾經不忠，但其間也有忠誠的時刻。信德的遠景看出人性中的神聖，看到天主與祂的子民同在。我們籌組龐大的組織架構，包辦一切，但天主總是把先知召來，提醒我們回到信仰的核心，就是信靠和忠誠。

回到經卷，我們看見張力的形成，是在人民請求先知撒慕爾替以色列設立君主制的時候：

撒慕爾聽到他們要求說：「請給我們立一位君王治理我們，」大為不悅，便去祈求上主。上主對撒慕爾說：「凡民眾向你所說的話，你都要聽從，因為他們不是拋棄你，而是拋棄我作他們的君王。自從我領他們出離埃及直到今日，凡他們做的，無非是拋棄我而事奉別的神；他們現在也這樣對待你。好罷！你就聽從他們的要求，但必須清楚警告他們，要他們明瞭那統治他們的君王所享有的權利。」（撒上 8：6-9）

打從開始，這新設的制度已明顯遷就人民的弱點：他們需要一個看得見的統治者。雅威揀選撒烏耳（掃羅）作人民的王，可是撒慕爾告誡他們：

若是你們敬畏上主，事奉上主，聽從他的話，不背叛上主的命令；若是你們和管理你們的君王，隨從上主你們的天主，便可生存。倘若你們不聽從上主的話，背叛上

主的命令，上主的手必要與你們和你們的君王作對。
(撒下 12：14-15)

換句話說，上主差祂的先知告訴人民：要有君王是可以的，但不要對他過於熱中！君王和人民同樣要聽從上主，對神靈敞開心扉。

教會的悲劇，在於人時常失掉這份睿智。我們把教會的工作交付專業人士和行政人員，不再仰賴上主和聖神的引路。每逢有問題出現，就開個檔案，僱個職員處理；再多的問題，也是照樣辦理。很快的，我們需要一個部門統籌所有的事宜，也要有辦事處和專責人員去打理事務。不久的將來這組織落地生根，管理制度滾滾向前推進，十年如一日，不管最初的需求還在不在，不管當初的做法是否最佳的處理方法。我們太熱中管理制度了，我們賦予它的權力，就算是上主，也沒有這般授權給祂所挑選的君王。

新耶路撒冷團體的規模即使越來越大，我們發現，面臨重大的決定時，多用一些時間傾聽上主的聲音是很有幫助的。有時我們也和不少基督徒牧者一般，靠自己的力量四處奔走，自顧自處理團體內外的問題，缺乏因聖神帶領而趨於一致的方向。我們感覺到小組之間的張力，大家對事情的優先次序持不同看法，甚至互不信任。這些時候，最好當然是還未發展到這個地步時，大家聚集在一起彼此會面，但應首先一起與上主會

面。起初的一個小時，大家向祂敞開心扉，把自己放下讓天主來作主。在此禱告的時刻，上主軟化某人的心，開啓某人的思想，叫某人謙卑下來，加給某人勇氣。經過這次聖神裏的聚集，以往動輒要大半天也爭論不休的事情，通常可在半小時內處理妥當。

這與慣常的堂區教區委員會、學校董事會的會議該有多麼的不同！大家到來匆匆唸過聖母經，接著是兩小時勞累，有時更是叫人沮喪的工作。我們全權行事，好像單靠自己就能更新教會，只要大家議決就可改變人心。眾人依舊任意妄為。

然而聖經清楚的說，只有天主才能拯救。即使是日常棘手的事，獨有祂能解救。如果我們這些神職人員肯真誠深刻的不斷禱告，尤其在一起工作的時候，就能在生命中感到更有力量，我們勞碌的工作也更有果效。

不過，通常的是，我們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相信自己多於天主。撒烏耳就是這個樣子，不滿足只作個王，還要掌管一切，想作天主。所以上主否定撒烏耳的王權，非因他不努力，卻是他沒有和天主連結，失掉了受傳為王時就有的神靈。

於是撒慕爾轉往尋求另一個王。（這時撒慕爾年事已高，你可以理解他想找到合適的王的心情，那他就可安然離世了！）上主差撒慕爾到白冷（伯利恆）名叫葉瑟（耶西）的人那裏，去給他其中一個兒子傅油。葉瑟叫他的兒子，從長子開

始，一個一個的來到先知面前。他們都是高大、強壯又俊美的小伙子。雅威卻對撒慕爾說：「你不要注意他的容貌和他高大的身材，我拒絕要他，因為天主的看法與人不同：人看外貌，上主卻看人心。」（撒上 16：7）他們都在撒慕爾面前經過。「孩子們全到了嗎？」先知問葉瑟。原來還有一個。他是個矮小的孩子，正在田間牧羊。撒慕爾說：「我要見他。你派人去把他帶回來。」這最小的兒子當然就是達味（大衛）了。撒慕爾剛見到他，雅威就說：「是他了！」於是撒慕爾隨即傅了達味成爲人民的王。

又一個例子說明，上主的選擇和我們總常是多麼的不同。這也是另一個貫穿聖經很重要的主題。天主揀選了寂寂無聞的亞巴郎，讓他赫赫有名。天主揀了雅各伯卻不揀厄撒烏（以掃），儘管厄撒烏是長兄而雅各伯是個詭詐的傢伙。天主甚至揀選本雅明（便雅憫）支派的撒烏耳（掃羅）——以色列支派中最爲弱小的。這一回，天主揀了達味作整個民族的王，他不過是個少不更事的小子，父親也是平凡的人。倘若我們聽從天主，像先知撒慕爾那樣，我們的決定可會是多麼不同呢！可能最後的會排到最先，而最先的排最後了。

上主的確與達味同在。第 17 章達味與哥肋雅（歌利亞）決鬥的故事，寓意就在於此。這也是與耶里哥城牆的故事同一的主題，不過這次的障礙是個像城牆般高大的人。像形容三松

一樣，這個培肋舍特巨人的描述或許也有點歷史根據的，但到後來筆錄下來時，哥肋雅已變成十尺高了。故事要說的其實很簡單，講述少年人要對壘的是成年男子、牧羊人要和士兵決鬥；故事講的是人面臨對自己不利的形勢，天主如何把形勢扳成平手，只要人與這神聖的中心、與上主的愛連結。

達味出去迎戰哥肋雅，他信賴上主。受驚且疲乏的撒烏耳（還未知道達味受傅的事）想把沉重的盔甲給達味穿上，但達味不需要這些，雅威會是他的盔甲。撒烏耳想給他鋒利的武器，也遭他拒絕了。達味撿了投石環索用的石子，靠著天主的幫助，用孩子的玩具去作大人的事。你會留意到，天主沒有以閃電等本領擊倒哥肋雅，天主需要我們去做祂的工作。在這裏，聖言成了血肉的主題初次出現，這主題要到新約才充分展開。不過，在此初階，已看出天主如何透過人動工，只要我們用信德踏前一步。達味知道他的能力源自天主，他是為主的榮耀而作，於是成就了不可能的事。我們也一樣。

達味總是因主而欣喜，全心全意的愛上主。像現今的孩子彈彈結他，達味彈豎琴唱歌，不少都是向天主而唱，聖詠（詩篇）裏很多篇據說都是他寫的。達味還在上主面前跳舞。他為王之時，曾在眾人面前圍繞約櫃跳舞。他的妻子感到尷尬，可是達味不羞於在天主面前作個小孩，即使給人看為幼稚也不介

意。想像一下，下次你參與禮儀時的莊嚴場景，為何我們的主教、牧者不能多像達味一點？為何我們不能多像達味一點？

不過達味也並非完美。在他生命的後期，戀上了巴特舍巴（拔示巴），他的一個將領美麗的妻子；為要得到這女子，達味差派她的丈夫前赴必死無疑的戰場。雅威差遣先知納堂（拿單）指控達味有罪，和其他當權者不一樣，達味接受先知的指斥。他醒悟到對自己不誠實，對天主不忠，把懺悔寫成詩歌，就是我們如今的聖詠 51 篇。

難怪達味可讓今天的教會借鏡。在飄搖的世代，達味從錯誤中學習，勇於承認自己犯錯。身為帝王，代表教會中建制的威權，可是他也傾聽神靈之音，以先知為代表。以色列歷史不會像這時期，建制與神恩同心協力建立天主的子民。帝王和先知互敬互讓，互相砥礪。只要人人不再單靠自己，一起仰賴天主，尋求共同的真理，力量於是由此而生。

在撒慕爾紀下，另一個出現的重心主題是：恩寵。恩寵即禮物，之前看過很多例子，以色列人所成就的一切都是天主給予的禮物。不過在撒慕爾紀下，我們找到更加鮮明的例子。

第 7 章記載達味全面制服了培肋舍特人，建都耶路撒冷，為自己建造華美的宮殿。² 可是約櫃卻從以色列人流浪曠野的日子起，一直放置在偌大的帳棚裏。所以王對先知納堂說：「請

² 巴勒斯坦是羅馬名稱，意思為「培肋舍特人的土地」。

看，我住在香柏木的宮殿裏，而天主的約櫃卻在帳幕內。」（撒下 7：2）達味的意思是說，他想為天主建造居所，建一所殿宇。那天晚上，上主的話臨到納堂，讓他告訴達味說：

你要建築一座殿宇給我居住嗎？我自從埃及領以色列子民上來那一天起，直到今日，從沒有居住過殿宇，只隨帳棚和會幕漂泊。……是我揀選你離開牧場，離開放羊的事，作我民以色列的領袖。你不論到哪裏去，我總是偕同你，由你面前消滅你的一切仇敵；我要使你成名，像世上出名的大人物；我要把我民以色列安置在一個地方……我要賜他們安寧，不受仇敵的騷擾。上主也告訴你：他要為你建立家室。當你的日子滿期與你祖先長眠時，我必在你以後興起一個後裔，即你所生的兒子；我必鞏固他的王權。（撒下 7：5-12）

這裏我們看到甚麼？上主要說的是甚麼呢？祂說的是：「你要給我建造房子，非常好！但我其實不需要這個。反而我會把你建成一所房子。」人總想為天主作這作那，但天主想要甚麼？祂想為人作事！

要理問答告訴我們，被天主創造是為明白天主、愛天主、服侍天主；但聖經的信息倒是說，天主創造我們，讓祂可以明白、愛並且服侍我們。恩寵的核心意義在於此：天主把自己，祂的愛與幫助給予我們。這是完美無瑕的受寵經驗，超過我們所想所求。天主並沒有等我們去求祂，祂自然而然、慷慨不息

的把這生命給予我們。因此活在天主的恩寵中就有力量。我們只需打開心扉接受，信賴並好好珍惜。

人總是設法要為天主建造殿宇、教堂。天主卻想作甚麼？祂要把我們建成殿宇，是活的殿宇、聖神的居所，正如聖保祿（保羅）所說（格前[林前]3：16-17）。天主子民是天主的居所，是天主在地上居住的地方。同樣的，達味的居所不是指他居於其中的房屋，而是達味的家人和後裔，那些甘心樂意繼承達味信賴、服侍上主的傳統的人。所以，是恩寵建成了達味的居所、天主的子民、聖神的殿宇、基督的身體。教會的創建是恩寵的饋贈，我們所看見的這個傳統，原來早源於數千年前。

在達味的時代，我們留意到先前的模式逆轉了。以色列人在民長的時代忘記雅威對他們的愛，受壓迫，繼而悔過，得到解救。現在以色列人發覺在悔過以先，雅威已解救他們。初次明白天主不帶條件的愛，開始意會，得到拯救和解脫，自己甚麼功勞也沒有。天主施行解放和救贖，因為祂是天主。天主就是解放者，帶來自由和愛，祂總是那個發起者，從來不是因為我們「值得」。

這依然是恩寵。人背離天主犯罪，惡的因果關係叫他們嘗到惡果。人因而悔過，轉過頭來重新做好事。但此處以色列人漸漸意會天主愛他們，非因他們悔過，卻在悔過以先。其實，正因明白到天主永不言棄的愛，才引發真正的悔過，心靈才有

真正的改變。真誠的悔過往往源自體驗到天主主動愛我們，從這裏我們才找到力量去回應天主的愛。艾克哈特大師（Meister Eckhart）在數百年後這樣說：「我們向天主回眸的眼睛，正是天主最初凝視我們的眼睛。」

列王紀上、下

來到列王紀上、下，我們看到神恩和建制的微妙平衡開始動搖了。達味的兒子撒羅滿（所羅門），以智慧名聞天下，聖經的箴言和大部分的智慧文學，據說都出自他手筆，就像聖詠通常被看作是達味的作品。撒羅滿統治的時期，以色列王國正式上了軌道。撒羅滿與鄰國通商，開展採礦業、船務和製造業，建立軍隊；更為榮耀天主，在耶路撒冷建造宏偉的聖殿。

只要撒羅滿還在生，一切運作都似很暢順，不過也開始變得制度化了。君王的必勝信念開始蓋過先知式的實事求是。一切都變得以目標為本，以色列人漸漸覺得是自己的功勞把事情做好，而不是憑著天主的能力。到處都是建造、擴張，就連聖殿的禮儀也是富麗堂皇，引人入勝的。箇中情況不難明白，因為在教會我們也目睹如此景象。

始終那微妙的平衡消失了。大多數的建設和貿易活動都在南部進行，財富湧入耶路撒冷，但在北部的人卻飽嚙重稅之

苦。年輕人被迫從軍，從事建造行業。他們覺得與聖殿的敬拜格格不入，開始感受到失衡帶來的不公平。

於是，當撒羅滿離世時，北面的支派起義，反對南面支派的必勝主義，國家分裂了。北面的十個支派建立以色列國，有自己的國王和殿宇；兩個南面的支派則成了猶大國。制度化的情況到處肆虐。撒羅滿以他的軍備開支，加上靈性上的盲目，把整個國家毀掉了。

這模式在教會的歷史也屢見不鮮。中世紀時期，信奉基督的國家由「南面」的羅馬治理。漸漸，南面支派的必勝主義變得猖獗，大型的座堂、教堂建成（包括宏偉的聖伯多祿大殿），教宗和主教在宮殿居住，禮儀叫人目眩。不過龐大的制度背後，神靈丟失了，基督的肖像模糊了。因此在「北面」（德國）的基督徒起義，想法子改革教會；在努力重拾神靈時，他們脫離了建制，基督新教由此開展。

曾有一段時期，天主教徒不能接受基督新教徒的改革運動，但是，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卻睿智的看出，事情並非黑白分明。會議重新發現經卷中的智慧，聖經告訴我們北面支派並非全壞，而南面支派也非全善。北面的支派「離開教會」，如同當初；猶大王國保持原有的制度，但已失掉神靈，即是來自天主神恩的氣息，那唯一能給制度注入生命力的。

與南面的兄弟姊妹分開，北面的支派也失去雅威的神靈，於是屈服在龐大制度和必勝信念之下。很多基督新教的信徒會告訴你，同樣的情況在他們的教會出現。基督宗教的歷史讓我們有前車之鑑；反思聖經歷史，可以給自己的歷史帶來啓迪。

即使在相當制度化的環境（也許正因如此），天主神恩的氣息仍設法突破以恢復平衡，二十世紀在梵二會議召開之前，教會已聽見先知警世之音。

這聲音在南北國分裂的聖經年代也可聽見，發言者是先知厄里亞（以利亞）。列王紀上 19 章記載，雅威帶領厄里亞到西乃曠野——那片以色列人多年前橫越之地，重臨天主與以色列立約並頒布誡命的山嶺。在那裏，厄里亞與列祖的傳統連接，重溫天主主動的愛，以及以色列人信賴的回應。厄里亞於是回去向人民宣講。

厄里亞呼喚人民重回根源，重拾盟約。先知警告人民若不回轉，仍舊要靠己力保住自己的區區小國，必遭到敵人毀滅。厄里亞給群眾的信息不單是宗教層面的，還有社會和政治的含意，這也是所有先知預言的性質。

列王紀下記載，繼承厄里亞的是厄里叟（以利沙）。厄里叟的預言都是一樣：回歸上主，回歸盟約，不要信賴那些假神和外來的盟友；救助人的只有雅威，不是自己的努力和聰明。但人民不聽先知之言，君王也是如此。

到了最後，儘管有厄里亞、厄里叟，兩個王國依然背離盟約。他們忘記天主的愛，忘記雅威從奴役之地解放他們，忘記雅威領他們越過沙漠。他們忘記給予生命的是天主。因此北面的以色列王國，在公元前 721 年給亞述人攻陷了，十個支派被驅趕流亡中東一帶，從此銷聲匿跡。他們一度稱為以色列失落的支派。

南國的王受到驚嚇，發起改革，摧毀所有偶像，恢復聖殿中對雅威的敬拜。但改革都是敷衍了事的。公元前 587 年，猶大國給巴比倫人攻陷了，耶路撒冷被佔領，聖殿遭毀壞。

人民怎樣去理解這些事呢？雅威已經收回祂的應許，已經不再愛他們了嗎？猶大王國的人流亡六十多年，很多人終其一生都為巴比倫所俘虜。那些歸回猶大（又名朱迪亞，羅馬人後期的叫法）的人，後裔就叫猶太人。原來的以色列十二支派，僅僅餘下這群人了。

過了一段時間，猶太人也重新整頓北面的領土，現在叫加里肋亞（加利利），就是耶穌長大，完成祂大部分使命的地方。在朱迪亞和加里肋亞之間有一片土地叫撒瑪黎雅（撒瑪利亞），居民並非猶太人，宗教傳統混合以色列和異教的風俗。撒瑪黎雅人看自己為北面古國的後代，但猶太人視他們為混種和異教徒，所以耶穌時代的猶太人也看不起他們。

畢竟這是五個世紀後的事了。處於流亡時期的猶太人，正想弄明白天主的作為，設法理解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。終於，

他們明白了，像我們現在回溯歷史時所清楚看到的。分裂的王國、衰敗和流亡，都是因為背棄與雅威所立的約。君王與王國不再服侍天主，變得只為自己的利益服務，他們本身成了目的。

短暫的世間沒有任何事物本身是目的，就算教會也不是。只有永恆的天主才配稱為終極目的，其他的都是手段，為達到目的而設的手段。只有天主才能拯救，沒有其他的了，法律、聖經、教宗、聖事，甚至教會也不能。教會是天主給我們的禮物，藉此我們聽見祂的聖言，讓祂拯救我們。把手段變成目的之後，我們就遺忘了，以為把天主居於首位，作主的其實是我們。

耶穌對此充分了解。教會有時稱為新的以色列，如果是這樣，我們也當記得耶穌成長於舊的以色列，天主原初的子民。但耶穌從來不把以色列放首位，祂把天主放首位。祂傳講雅威、天父的愛，還有是忠於這愛，並沒有傳揚以色列。可是祂愛以色列，沒有看不起以色列。同樣的，我們不應把教會居首，應當「先求天主的國和祂的義德」。不過，我們也不應對抗教會，除非它把自己變成偶像。我們應該愛教會，天主今天依然愛教會，像祂昔日愛以色列。

倘若我們愛教會，就應愛它目前的樣子，像天主愛教會一樣。我們不能愛五十年前的教會，往者已矣；我們也不能愛五十年後的教會，來者未至。唯一存在的就是現時的教會，對教會真正的愛，就是愛那些今天活在教會的人。

這不是說我們要盲目接受建制，此為當年以色列人犯的錯誤。我們不應認為現存的一切制度——法則、慣例、教義，甚至聖事——就是目的。很多時，每逢有人說話行事與我們有別，我們總是加以貶抑。猶太人藐視撒瑪黎雅人，但上主說就算是撒瑪黎雅人都是善良的。

聖經呈現給我們的真理不是確立的制度。聖經的真理是位有位格者，是與人建立獨特而密切的關係。這是愛的關係，另一方不單是神聖的那位，更是我們遇上的每一個人。在這愛的關係裏，真理出現了。這真理關乎天主，關乎我們自身。在這愛的關係裏，我們得到解脫，不用再依戀那些制度，以及其他一切與天主無關的東西。活在真理中，我們得自由了。



第四章

眾先知群像：激進的傳統守護者

聖經的先知書卷激情洋溢，天馬行空，有時又神秘莫測，今天依然強而有力的向我們說話，像古時一樣。我們只需讓先知警世之聖言穿透內心，並且顛覆我們牢固的保護系統，像以色列人所遇到的一樣。

身為先知意味著甚麼

天主的話語臨到先知耶肋米亞（耶利米），聽聽先知描述天主話語的力量。

上主，你引誘了我，我讓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誘；你確實比我強，你戰勝了。我終日成為笑柄，人都嘲笑我。因為我每次發言，必得叫喊，必得高呼：「暴虐！破壞！」實在，上主的話，為我日日成為受侮辱和譏笑的因由。假使我說：我不再想念

他，不再以他的名發言；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燒，蘊藏在我的骨髓內；我竭力抑制，亦不可能。（耶 20：7-9）

的確是很戲劇性的描述，雖然並非所有先知傳遞天主的信息時，都非要經過一番鬥爭不可。這段文字卻也道出一些事實，天主每個世代也差遣先知，但每個世代的人都抗拒他們；因為天主的話是把雙刃劍，有時是安慰的話，但更多時是令人感到不安的話。

眾先知就是這樣住在我們中間，說出打擾人心，令人想掩耳不聽的話。倘若你發覺天主的話沒有對你發出要求，也沒有挑戰你的生命，你仍然沒有聽到。倘若它沒有召喚你迎向死亡、獻出你的生命、忘掉自己，你仍然沒有聽到。倘若它沒有呼喚你到不想去的地方，你仍未曾聽到先知的聲音，或是藉由他們傳達的聖言。

耶穌很清楚了解身為先知意味著甚麼。祂知道大部分的先知，正正是被那些他們要服侍的人拒絕，甚至殺害。先知通常受差遣到有宗教信仰的人、上會堂的人當中，就像我們這些上聖堂的人。不過這些「好」人在宗教的蔭底下，懶得去聽眾先知令人感到不自在的話。

與其說先知是看到未來的人，倒不如說是能看清現在的人。先知不一定有先見之明，卻有洞悉之見。先知於當下的現實中，聽到天主的聲音並且說出來。先知聽到的是切實的話，

向世人如實說出。可是世人總不想認清事實，於是聽不進先知的話。

先知甚少是建制裏的人，往往要抗衡制度化的神學。已成建制的神學，彷彿給現狀蓋上神聖的嘉許；得到確立的傳統慣例，總是操控著不當有的權力。這些建制傳統若果不是用於服侍天主，就會為其他的主人服務。傳統如果沒有經常受檢視、質疑，很容易會變成偶像。最大勢力的偶像是一些組織，而最有潛在危險的，是那稱之為教會的組織。

以色列的先知，常與昔日維護建制傳統的領袖生起衝突。耶穌——最後而最偉大的先知——以最嚴厲的話斥責聖殿中的司祭（祭司）和經師（文士），於是被宗教領袖判以死刑。今天男男女女眾先知，也與神職人員和聖統制時有衝突。沒有這等事發生就好了，可惜總是在發生。

先知傳講信息的重心主題是忠誠：天主的忠誠和子民的忠誠。先知是昔日以色列社會的良心，正如今天的先知都是有良心的人。我們總以為自己所作的符合天主的心意，但有時我們自以為是，偏離了天主的路向也不曉得。我們極度愛慕自己選上的道路，以律法和規章供奉，以崇敬的光環圍繞，說這是天主的心意，骨子裏卻是自己的意願。很快就有為天主發聲的先知出現，像依撒意亞（以賽亞）所說：「這民族只在口頭上親近我，嘴唇上尊崇我，他們的心卻遠離我，他們對我的敬畏僅

是人們所傳習的訓誡。」（依[賽]29：13）先知的話刺痛良心，叫我們轉向真理。

這訴諸良心的基礎，也是先知信息的另一層意思：天主對我們的信實。天主用異常的方式說明，祂曾叫先知歐瑟亞（何西阿）領回不忠的妻子哥默爾（歌篋）。歐瑟亞照吩咐做了，但很快哥默爾與另一個男人跑掉了。上主說再領回她吧，歐瑟亞順從主的話，沒多久妻子離開他與別人私通了。如是者不斷的重演，歐瑟亞再忍受不了，不想把妻子領回，儘管上主叫他依然不斷的愛她。

然後先知領悟到，情況就如同以色列向雅威（耶和華）不忠，與其他神祇有淫亂的關係；但雅威對以色列的愛沒有止息，依然領她回到自己身邊。天主是信實的，儘管祂的子民不是如此待祂。因此上主要求這個屬天主的人效法祂，讓人民見識何謂天主的愛。上主耐心、忠誠的盼望以色列終於歸向祂的一天：「到那一天——上主的斷語——她要稱呼我為『依士』（我的丈夫）。……我要愛憐羅魯阿瑪（不蒙愛憐者），我要對羅阿米（非我人民）說：『你是我的人民。』而她要說：『你是我的天主。』」（歐[何]2：18、25）

歐瑟亞的故事闡明先知之見是怎麼一回事。首先，這是後見之明。眾先知觀察過去，留意天主在歷史的作為，察覺出天主創造性的愛、天主叫人信靠祂的呼喚，並把意想不到的生命給予單單信靠祂的人。他們覺察到這個模式始自出埃及，攻佔

客納罕（迦南），以至達味（大衛）王國的建成。這也是救贖的模式：總是天主在愛、在呼喚、給予新的生命。眾先知反省過去，留意到每逢人民偏離此模式，不相信天主的愛，不再回應天主的呼喚，他們就遠離生命步向滅亡，也會經驗不公義、欺壓和毀滅。

第二點，先知的目光是轉向現世的。他們審視當前的形勢，看出周遭的世界正處於哪一個模式：是引向生命的救贖模式，抑或是通向死亡的罪惡模式？如果以先知的眼光察覺到是後者，他們會宣告：「這不是天主的道路！大家走錯方向了！」

第三，也是最後一點，先知的洞見有時成了先見。先知看到人民如果自行挑選其他模式，卻不按神聖的模式過活，會有怎樣的遭遇。他們不能未卜先知，但可以預料，除非人民改變行徑，後果必定不堪設想。先知不能預知將會發生甚麼，卻可以看出目下事情的走勢只會通向滅亡。像我們看到的耶肋米亞先知，因洞悉耶路撒冷將臨的毀滅而感到煩憂。

因此先知反省過去，就現狀發聲，而指向未來。儘管他們就現狀發聲時，說的大多是人民不願意聽的話。像耶肋米亞不得不講的，聽起來是如此不愛國、脫離現實，也不符合猶大國的國家利益。不過，真正的先知總在說這樣的話，總在抗拒民族主義，或類似的東西。雖然歷世歷代的基督徒都認為民族主義是個好東西，這卻截然違逆先知所傳的信息，我們甚至可以

說這主義是不合乎聖經的，可是今天誰會聽入耳呢？聖經時代的人也是如此的充耳不聞。

不過眾先知都是樂天派，他們樂觀皆因領略過上主救贖的模式，看到天主的愛屢屢突破，勝過人的疑慮和反抗，並帶來救恩與新生。他們目睹經過，並且相信。雖然呼喊著「振作起來！聽上主的話！」，在心底裏，他們滿心相信即使人民沒有振作也不聽話，天主始終會成功。缺乏這樣的信德，不作先知也罷。先知確信天主的聖言是真實的，而且最終會勝利。

不得不承認，眾先知有時卻是悲觀的樂天派。倘若人民拒絕改變、拒絕回歸天主，他們有時不免對目下的未來感到氣餒。人民種種企圖自救的打算，也總叫先知悲觀。不過，眾先知也認清唯獨天主是主宰，先知的洞見告訴他們，無論如何，縱使現實充斥抵抗、愚昧、破壞，上主始終仍會得勝。

幾位先知特寫

聖經中有書卷以先知的名字命名的，稱為「寫作的先知」，表示其中有些書卷，或部分內容，是由該位先知寫的。其他的無疑是由經師收集先知的言行，加以編纂成為現今的模樣。寫作的先知出現在以色列稍微後期的歷史，接近分裂王國的末年。

在寫作的先知冒起之前，以色列的歷史還有其他的先知人物，稱為「非寫作的先知」，出現在撒慕爾紀（撒母耳記）上

下、列王紀上下、編年紀（歷代志）上下。撒慕爾、納堂（拿單）、厄里亞（以利亞）、厄里叟（以利沙）都是最有名的非寫作先知（梅瑟[摩西]並不歸入這兩種類別。他明顯是個先知人物，但他名下的寫作不屬於先知預言性質）。

最早的寫作先知是亞毛斯（阿摩司）。他活在公元前八世紀，那時南北兩國仍然存在。亞毛斯在北國說預言，就像歐瑟亞傳講天主堅定不移的愛，如何臨到與人私通的以色列。亞毛斯所說預言的主題是社會公義，他代表以色列貧窮和受壓迫的人民，以天主的呼喊，針對那些富裕和有權有勢者：

壓榨窮人，使世上弱小絕跡的人哪！你們應聽。你們說：「月朔幾時纔過去，好讓我們賣五穀？安息日幾時纔過去，好讓我們打開糧倉，縮小『厄法』，加重『協刻耳』，用假秤欺人？……上主指著雅各伯的誇耀起誓說：「我永不會忘了他們的所作所為。」（亞[摩]8：4-7）

就亞毛斯和整個聖經傳統來說，貧窮根本是由於富人的壓榨與貪婪，不然就是因為疾病與災難。他們從不把貧窮歸咎於懶散或缺乏才智。他們從不像我們今天般責怪受害者。

生活在差不多同時期的先知米該亞（彌迦），也向南方的猶大國宣告類似的消息。目擊北國倒下，先知以憐愛的目光，洞悉南方也將逢此劫。

「雅各伯的首領，以色列家的官吏，請你們傾聽！認識正義，豈不是你們分內的事？」然而他們惡善好惡，從平民身上剝下他們的皮，從骨頭上剔下他們的肉……你們憎惡正義，曲解一切正理；你們以血債建築熙雍（錫安），用邪惡建設耶路撒冷。她的首領為賄賂而審判，司祭為薪俸而設教，先知為銀錢而占卜，尚依賴上主說：「上主不是在我們中間嗎？災禍決不會臨於我們身上！」因此，為了你們的緣故，熙雍必被耕耘有如一塊田地，耶路撒冷必成為一堆廢墟，聖殿山必成為叢林中的一個丘陵。（米[彌]3：1-2，9-12）

從眾先知所說的話，看出天主總是站在貧乏者那一邊。今天我們開始認識到這極其重要的觀點，名正言順地談到「優先關愛貧窮人」。天主偏愛身處底層的人，偉大的聖徒如聖方濟（St. Francis of Assisi）、聖雲仙（Vincent de Paul）、真福德蘭修女（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），都有同樣的偏愛。

歐瑟亞、亞毛斯、米該亞等書卷的篇幅很短，依撒意亞倒是最長的先知書，現代學者都認為這卷書分開三段不同的時期，起碼由三個作者寫成，最後才編纂為一卷書。第一部分，或第一依撒意亞（1 章至 39 章），由公元前第八世紀始，就是我們剛才討論的時期。第二依撒意亞（40 章至 55 章），在巴比倫的流亡期寫成，作者可能是個女人。而第三依撒意亞（56 章至 66 章），則寫於流亡期後。知道這些背景，在讀依撒意

亞時，就會明白諸位作者是依據不同的處境敘述天主的話。這話透過先知，在人民的境況面臨轉變時向他們說話。

最初的依撒意亞，是那整卷書以他命名的先知。像米該亞一樣，他住在猶大國，預料南國會滅亡，因為國君和人民都離棄了上主的道。我們一再看到天主對財富和不公義的判語：

禍哉！那些早晨一起來即追求烈酒，留連至深夜，飲至酒酣耳熱的人！在他們的宴會上只有琴、瑟、手鼓、管笛和酒，卻沒有人注視上主的作為，沒有人留意他手中的工作：因此，我的百姓必因無知而被放逐，顯貴必將餓得要死，民眾必將渴得要命。（依 5：11-13）

索福尼亞（西番雅）、哈巴谷、納鴻（那鴻）生活在公元前第七世紀中葉，那時北國滅亡已久，而距離南國滅亡還有一代左右。先知的洞見告訴他們終局臨近了，人民自以為的安穩不會帶來安穩，能安慰人民的，最終也帶不來安慰。

上主偉大的日子臨近了，臨近了，且來的很快。哀哉！上主的日子是苦的，連壯士那時也要哀號。那時，我必提上燈，搜索耶路撒冷，懲罰那躺臥在酒槽上，心下自謂：「上主不賞善，也不罰惡」的人。他們的財物必遭搶掠；他們的家園必成廢墟；他們建造房屋，卻不得居住；他們種植葡萄園，卻不得酒飲。（索[番]1：14，12-13）

儘管如此，先知仍然滿懷希望，終有一天以色列人會再度成爲貧苦的人（anawim）³，是仍然聽見天主，仍相信愛的樸實子民。先知不斷呼喚子民要悔悟：

地上所有遵守他法律的卑微人(anawim)！你們應求上主，你們要尋求公義，要尋求謙和，也許你們在上主忿怒的日子能藏身免禍。（索 2：3）

耶肋米亞先知生涯始於耶路撒冷快要陷落的期間，他經歷人民流亡期的一段歷史。耶肋米亞書卷記載先知生平很多細節，所以總給我們最富人性的印象。像本章開首所見，耶肋米亞向上主抱怨，呼喊說：「上主，你引誘了我，我讓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誘；你確實比我強，你戰勝了。我終日成爲笑柄，人都嘲笑我。假使我說：我不再想念他，不再以他的名發言；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燒，蘊藏在我的骨髓內；我竭力抑制，亦不可能。」（耶 20：7，9）又是這把雙刃劍！他逃脫不了天主，但在傳揚天主的話語時，人卻憎恨他。「願我誕生的那一天，是可咒罵的！」他哀號。「願我母親生我的那一天，不蒙受祝福！」（耶 20：14）悲痛快要把他淹沒，但沒有動搖他忠於天主的召喚，把震懾內心的話說出來。

³ 希伯來語，意思是指以色列民族流亡後所遺留下那些等待默西亞（彌賽亞）來臨的人。

他向聖殿怒吼，也怒叱那些視聖殿為偶像，認為它可以保護自己的人：

萬軍的上主，以色列的天主這樣說：改善你們的生活和行為，我就讓你們住在這地方；不要信賴虛偽的說話：這是上主的聖殿，上主的聖殿，上主的聖殿！（耶 7：3-4）

人民自恃是猶太人，天主一定會拯救他們，以為一旦擁有聖殿，就十分安穩了。可是聖殿不能救他們，最終也救不了。

耶穌在新約也有同樣的預言。重建的聖殿再次成為偶像，代替真正的聖殿，那是天主的神靈居於其中的身體。這神靈居住在基督裏，也居於眾人身上，眾人在以信德和能力築成的團體中，被聖神充滿。天主在昔日要建立的聖殿不是用石頭做成；今天天主要建立的教會，也不是以磚塊和混凝土做成的。

儘管是新耶路撒冷這樣的團體，也很容易忽略這一點。有次我們在修葺建築物，為來週的靜修整頓一番。我發號施令，鞭策眾人，其中一名小孩不小心把罐子的油漆潑出來，我向他叫嚷。於是有位年輕人上前來對我說：「神父，這些工作都是次要的。你明白的，我們在一起是為了彼此相愛。」我得要放下自尊，覺察到這曾是我在講台宣講的，現在反而由他來教導我。我信賴人手作的工，而不是信靠天主和聖神在我們當中的工作。每逢建造教堂、學校、修道院、靜修院，我們都很容易迷失，以為這等同建造天主在地上的聖殿。但有天主的神靈居

於其中的聖殿，是由天主親手建立——以愛相繫並且信靠祂的群體。

正如耶肋米亞發出的告誡，聖殿沒有搭救人民。聖殿延續了接近四百年，於公元前 587 年摧毀，它並沒有屹立不倒。永遠長存的聖殿只有一所，這永恆生命的處所，非用石頭搭成，而是信德的群體，不斷在更新變化，只需兩三個以天主的名聚合一起的人就可建立。天主在教導以色列人，他們正慢慢的學會。唉，我們學得多麼緩慢呢！要花多麼漫長的時間才領會這門功課，轉眼間卻又忘掉了！這是一門艱難的功課。我們信德的先祖以色列人、猶太人從錯誤中痛苦地學習，這也是我們必經之路。

到目前為止，眾先知強調的是人民的信德，說得確切一點，是人民的缺乏信德。先知不斷提醒人民和君王不可背棄向天主的許諾。到此刻，在他們背信的頹勢下，先知的信息轉變了。先知轉而強調天主的信實，這之前還是間歇性的主題，在流亡期間，卻成了核心：天主是信實不變的。即使現時經歷流亡，祂依然與你同在。你以為自己失去很多，可是祂給你的將會更多。祂的仁愛永不止息，祂的慷慨無可限量。

第二依撒意亞，包括 40 章到 55 章，由無名的先知寫成，可能是首部分的依撒意亞的女門徒。這寫於巴比倫流亡期的篇章，又稱為以色列的慰藉書卷。開首是這樣的：

「你們安慰，安慰我的百姓罷！」你們的天主說。
你們應向耶路撒冷說寬心的話，
並向她宣告：
她的苦役已滿期，
她的罪債已清償，
因為她為了自己的一切罪過，
已由上主手中承受了雙倍的懲罰。（依 40：1-2）

以色列人常常認為萬事都是天主的意思，即使懲罰也是。不過懲治的時刻已經過去。之前，人民的罪在於驕傲並依靠自己，現今他們的罪是絕望，這也是不依靠上主的另一種表現。但天主總是想救祂的子民脫離罪過，所以差派先知向他們傳話：

雅各伯！你為什麼說？以色列！你為甚麼講：
「上主看不見我的命運！我的天主忽略了我的案件！」
難道你不知道，或者沒有聽說：
上主是永生的天主，是創造地極之主嗎？
他總不疲倦，決不困乏，他的智慧高深莫測。
他賜給疲倦者力量，賜給無力者勇氣。
少年人能疲倦困乏，青年人能失足跌倒；
然而仰望上主的，必獲得新力量，
必能振翼高飛有如兀鷹，
疾馳而不困乏，奔走而不疲倦。
（依 40：27-31）

以色列人終於領悟了。先知看到人民再次成爲門徒，是天主而不再是自我的僕人。四首優美的僕人之歌，遙寄來日新生的以色列：

他每天清晨喚醒我，喚醒我的耳朵，叫我如同學子一樣靜聽。

吾主上主開啟了我的耳朵，我並沒有違抗，也沒有退避。我將我的背轉給打擊我的人，把我的腮轉給扯我鬍鬚的人；對於侮辱和唾污，我沒有遮掩我的面。

（依 50：4-6）

多個世紀之後，基督徒在這幾首描繪受苦僕人的歌裏，預見受苦基督的形象。基督就是新生的以色列，先知的話正正指向祂。耶穌的受難最終應驗了先知的說話，因此每年復活節的聖週禮儀，誦讀的都是依撒意亞這幾段經文。

於是，眾先知逐步導引以色列把盼望寄託未來。

厄則克耳（以西結）生活在耶路撒冷遭毀壞的時代，然後與國民一起成爲囚徒。他的先知職分跨越兩個時期，在王國倒下之前，像耶肋米亞一般呼召人民回轉；待人民悔過之後，卻傳揚新的信息，讓他們有盼望的遠景。先知洞悉未來有新生的耶路撒冷，也有新的盟約。他聽到上主藉著他說的話：

我要把你們從異民中領出，從各地聚集你們，領你們回到你們的地域。那時，我要在你們身上灑清水，潔淨你們，淨化你們脫離各種不潔和各種偶像。我還要賜給你

們一顆新心，在你們五內放上一種新的精神，從你們的肉身內取去鐵石的心，給你們換上一顆血肉的心。我要將我的神賜於你們五內，使你們遵行我的規律，恪守我的誠命，且一一實行。（則[結]36：24-27）

厄則克耳先知書第 16 章有一段長篇寓言，優美地總結了我們至今看過的以色列歷史，還加上先知預見人民未來的遠景。原文篇幅太長不在此引述，經改寫節錄如下：

你出生於客納罕地，父母親都是拜偶像的人。你出生那天，沒有人理會你，沒有人替你清潔，也沒有人用暖和的毛毯裹住你的身體。你被扔棄在田野，自生自滅，無人顧惜。

我從你旁邊經過，見你在掙扎求生。我抱起你，清洗你身上的血跡，找保母照顧你。你長成為修長可愛的女子。之後我又從你旁邊經過，看見你的美貌。我把斗篷送給你，與你立約，起誓要娶你。我給你很多禮物——金子銀子、絲綢和亞麻布料、首飾和香水——你看起來像皇后般高貴。

但你迷戀自己的美貌。你愛慕我給你的禮物，而不是我。你追逐其他男子，帶他們回家，像娼妓般與他們同寢。我給你的禮物，你卻轉送他人，甚至連自己的靈魂也送上。不用多久，你的心裏已經沒有我了。

我走了。聽任你的所謂朋友擺佈你，再沒有我的力量蔭庇你。他們露出真正的面目，每一個都是施暴者。他們搶奪你華麗的衣飾，毒打你赤裸的身子以取樂，把你凌辱殆盡後，再洗劫你的房子並付之一炬。

不過，在這些事過後，我會以你應得的對待你，儘管不同於別人認為你該得到的報應。我會追念在你幼年時我與你所立的約。不管你作過甚麼，我仍會善待你。我會珍視我倆曾起的盟誓，再與你立新的約。我會再次愛惜你，你就知道我是天主。

天主的愛永不止息，祂的愛就是饒恕，天主比我們更快的放下過去的包袱。恩寵是奇妙的，能帶來改變和豐足。當以色列在奴役中奄奄一息時，天主給她生命。她出落得如此美麗，皆因天主的愛，與她自己無關。天主給她禮物——恩寵，而愛也令她更加美麗。但是她不承認這一切，我們也常常如此。她沒有感激祂，沒有愛祂，一如我們。以色列的歷史也是我們的寫照：天主的話道出了我們生命的本相、現狀與未來。過去已成事實，無法改變，但未來我們會與上主在一起，活在祂寬宏的恩寵之中，只要我們容讓饒恕和更新的力量去突破現狀。

厄則克耳說出天主臨到他的話，說的是轉化與新的契約。他還見到以色列的復興，以新城市的面貌出現——新生的耶路撒冷，天主的榮光從這兒普照四方。流亡後期的先知，即匝加利亞（撒迦利亞）、亞北底亞（俄巴底亞）、岳厄爾（約珥）、哈蓋（哈該）和第三依撒意亞，繼續發揚新耶路撒冷的遠景。此為先知式的遠景，於新約和默示錄（啓示錄）再度出現。對著依樣的古城，荒涼的耶路撒冷，先知說：

舉起你的眼向四方觀望吧！他們都聚集來到你這裏；你的眾子要從遠方而來，你的女兒要被抱回來。那時，你見到這情形，必要喜形於色，你的心靈必要激動而舒暢，因為海洋的珍寶都要歸於你，萬民的財富都要歸你所有。你的太陽再不降落，你的月亮再不虧缺，因為上主要作你永久的光明，你悲哀的日子已經終結。

你的人民都要成為義人，要永遠繼承地業，因為他們是
我所栽植的嫩芽，是我手中的工程，使我得到榮耀。

（依 60：4-5，20-21）

受到新耶路撒冷的遠象所啓發，先知哈蓋提醒那些從流亡歸回聖城的人：唯獨天主是絕對的，其他都是相對的。回流的人民自然講求實際，一心一意建造房子，然後才重建聖殿，可是哈蓋提醒眾人，倘若他們尊崇雅威勝於所有，祂會成為眾人的蔭庇之所。（哈蓋的職事，以及其他猶太領袖修復聖殿、重建耶路撒冷城牆的事跡，也記載於歷史書卷厄斯德拉上下[以斯拉記、尼希米記]。）

然而，不管他們曾付出多麼大的努力，當那些猶太人望著重建的聖殿時，卻感到非常洩氣。因為貧窮，他們建的聖殿無法與撒羅滿（所羅門）昔日建造的華美聖殿相比。不過上主讓哈蓋提醒他們，聖殿真正的榮美不在於用多少金子銀子建成，乃在乎主是否居於其中。這番話也是對我們說的。我們苦心思量如何把教堂弄得亮麗一點，卻往往忘記真正的榮美不在於教

堂的堂皇，而在於天主的神靈、在於敬拜時會眾的靈命。教會的榮美從來不是人手作成的，只能出於天主的手藝。

先知書最後出現的主題或意象，就是默西亞。今天的基督徒一聽到這個詞，自然會想起耶穌。基督（*Christ*）的希臘文意思是「受傅者」，正如默西亞（*messiah*）這個希伯來文解作「受傅者」。所以耶穌基督（*Jesus Christ*）的本義是「耶穌是默西亞」，或「耶穌是受傅者」。不過當時的猶太人沒有如此想像耶穌，他們不曉得天主的救贖計畫最終如何成就。

在流亡回國的公元前第五世紀，先知如匝加利亞、瑪拉基亞（瑪拉基）開始期盼以色列有更進一步的復興。雖然他們已重返家園，卻仍然是貧乏的民族，受外人統治。他們開始期盼雅威親自到來，或者起碼差遣由祂的聖神傅抹的使者，讓他們全然得到解放，完成教贖大業。於是他們等待默西亞，那位受傅者的出現，想像祂到來時的模樣：

熙雍（錫安）女子，你應盡量喜樂！耶路撒冷女子，你應該歡呼！看，你的君王到你這裏來，他是正義的，勝利的，謙遜的，騎在驢上，騎在驢駒上。他要由厄弗辣因（以法蓮）剷除戰車，從耶路撒冷除掉戰馬，作戰的弓箭也要被消除；他要向萬民宣佈和平，他的權柄由這海到那海，從大河直達地極。（匝[亞]9：9-10）

今天我們輕易看出這預言指的默西亞就是耶穌，要以非暴力的方式，在世上建立真理的王國。但這是基督徒的事後之

見，歷經二千年的省思和禱告才看到。早期的先知只能洞悉天主尚未光榮的臨到，在地上施行和平與公義；他們所能展望的雅威，是位得勝的君王，會把以色列的仇敵通通擊敗。這還未是整個的遠景，卻是對將要來的遠景匆匆的一瞥。以色列的遺民——猶太人，和我們一樣，正在緩慢學習留心傾聽天主的話語，並且賦予正確的解釋。

從他們認為聽到天主告訴他們攻佔客納罕，殺戮所有的居民起，猶太人已走過很遠的路了。經過若蘇厄（約書亞）的年代，他們漸漸懂得天主要以公義，而不是靠武力來建立祂地上的王國。不過，猶太人是以自己的方式、自己的領會來理解，這也是無可厚非的。在這一點上，他們仍是本於偏狹的地頭主義，認為默西亞單是為他們而來，設想天主會振興耶路撒冷以統領全世界，預見自己會成為世上最強大的國家。

聖經中有一篇作品，正好糾正了這狹隘的視野。約納（約拿）先知書相信是聖經中最貼近我們今天所說的短篇故事。雖然不是根據以色列的史實，這故事向古今宗教人士說出共通的道理，所以此書在天主默示的文字佔一席位。這道理是，即使有人看自己是天主所揀選的，並不等於說天主沒有揀選其他的人。

故事是說一個猶太先知，被雅威差派到尼尼微，召喚當地的人悔改。約納喃喃自語：「雅威是我們的天主，這群異教徒有甚麼資格聽天主聖言？」因此他抗拒上主給他的使命，當

然，他怎也逃避不了天主。他設法乘船逃跑，在暴風之中卻被拋下海，雅威讓一條大魚吞下他，然後在乾地上把他吐出。先知發覺自己身在何處？尼尼微的岸邊，正是雅威從開首召他前往的城市。

約納不情願的進到尼尼微：「好吧！上主，如果你一定要我幹這事，我唯有遵命了。」但他希望尼尼微的人不相信他，他不想這些人與以色列人同享好消息，這好消息是天主的道路，是通往生命之道。但他還是進到尼尼微的市中心，傳揚天主對他說的道。接著發生的是，他們竟然相信！尼尼微人悔改投向天主。

約納勃然大怒！「雅威有甚麼道理要把祂的聖言傳給異教徒，讓他們有資格分享那選民才有的權利？」烈日當空，他坐下，怒火中燒。但雅威依然溫柔的注視這憤憤不平的先知，並讓地上冒起一棵枝葉茂盛的高大植物，好給他遮蔭。約納稍稍平伏下來，可是次日他發現植物枯死了，所有葉子都凋萎。約納更加怒不可遏！

這個啓發性的故事的結尾，是由上主向先知說話，祂說的實質是：

約納，你說我對誰仁慈呢？你說我愛惜誰呢？難道我不也愛惜你嗎？雖然你不是這樣對我！就像我讓這棵活了一天的植物生長，我要愛誰就愛誰。你為何因我滿懷愛意而生氣呢？為何因我寬宏大量而斤斤計較呢？

好消息通常聽起來都像不太真實。我們認為不會這麼容易，認為天主的愛是需要賺取的，或者起碼要配得接受。我們想把天主無邊際的愛成為我們的專利——成為守法、信仰正確、返正統教會的人的專利。可是天主不斷透過祂的先知，祂默示的聖經話語，甚至我們的心，對我們說：「不要給我的愛設限，我的寬厚是無可限量的。我愛你非因你做的事，而是因為我本來就是愛。」

到了我們這個世代，制度化的宗教仍然要把正直之名限於那些「正常的」、忠於制度的、委予聖職的、受祝聖的、上教堂的、異性戀的，所有對建制盡忠的人。我們仍然擅於創造不少的異教徒，並對他們恨之入骨。我們仍然是沒有回轉的約納，逃避天主，拒絕同情普世的邊緣分子。

整個先知的年代，從王朝開始到流亡後回國，上主向以色列授予祂的生命聖言。他們總是犯錯，總不能完全明白，不過他們也總能領會這是當代聖言，切合他們當時的歷史時刻、身處的狀況、當前的生命。這聖言必然會寫下來，必然會受宗教傳統約束，必然會制度化，而與當時的世代格格不入。但是，如果容讓天主聖言藉由先知向我們說話，在內心深處，總可以聽見祂給我們的信息。

先知信息的核心

天主是超越的，超乎萬有卻又居於萬有之內。先知職事的軸心，也是環繞對天主這屬性的了解。天主的臨在橫越時空，每個地方、每一樁事的發生，祂都在場。先知深刻覺察到天主處處臨在，這鋪天蓋地的臨在，一旦領會即揮之不去。因著這強烈的宗教體驗，先知察看同代人的所作所為時，總感到很不耐煩，這與天主在他們心中所動的工落差太大了。

天主在先知心中所動的工，是給予迎向新生命的愛。祂的愛、召喚，都在牽引他們靠近祂。在以色列人仍是奴隸之時，天主給他們迎向新生的愛，賜予律法邀他們迎向新生。縱使背棄祂轉向別的神祇，天主依然召喚以色列人迎向新生。在灰心喪志的流亡期間，天主鼓舞他們迎向新生。眾先知受召過神聖的生活，目睹族人的歷史不斷重複同一個模式，每逢以色列人以信以誠回應天主的召喚時，他們得以存活並昌盛繁榮；可是以色列人不聽天主的聲音時，他們則被擊敗遭逢滅亡。

天主召喚人迎向新生，同時也召喚人迎向愛。這福音於我們一點也不陌生，原來在舊約時代，先知也聽到這召喚，並且珍而重之。先知受天主的愛吸引，全心全意愛雅威，他們也愛同族的人，甘願獻出生命，只要族人能返回天主的愛中。先知很清楚的了解，活出天主的愛意味著要款待陌生人、對窮人要樂善好施，要為受欺壓者伸張正義。先知慣常以為天主只是愛以色列人，漸漸才覺察到天主無限的愛也惠及每一個人。

先知的信息實在簡易得叫人吃驚。初初翻閱這些先知書卷，總覺繁複得要命，林林總總的預言，這兒不准偶像崇拜，那兒又主張公義；此刻說死亡與毀滅，之後又有憐惜與安慰。但當你不斷揣摩先知書的意思時，開始領會這許多繁雜的細節，最終都展現同一個模式，就是人不斷在生活中經歷天主的愛。

經歷天主的愛是宗教經驗。我們感受到恩寵，體驗到懾人的美、意想不到的寬宏。這也是一份禮物，內中有寬恕、嘉許、接納——即使我們犯罪、有罪咎感，即使我們不接納自己。在這愛中生活，就是活在恩寵裏，對別人寬大為懷。這意味著寬恕、嘉許、接納別人，即使他們犯罪、有罪咎感。這也意味著愛他們，甚至他們行惡後沒有內疚。如耶穌所說，這甚至意味著愛我們的仇敵。

先知有深刻的經歷和領會，身為過來人，他們能掌握當前的形勢而下判斷。先知既非保守分子，也非自由分子，同時卻又兩者皆是。先知是極端的保守分子，持守對天主的尊崇；信奉天主是絕對的，只有雅威才是上主，是唯一的天主。另一方面，先知又是熱血的自由分子，對人設立的體制嗤之以鼻，不管是政府、宗教，都是轉變不定，不能視之為絕對的東西。

同樣的，先知是傳統分子兼激進分子。他們激烈相信天主，激烈愛人民，甚至稱得上是激進的傳統分子。他們尖銳的洞悉力看透傳統的核心，這傳統遠遠超過近期的宗教體制，遠

遠追溯至天主與以色列立的約。先知提醒人民天主信守這約，人民也要忠於訂立盟約的天主。

既然自稱為天主的子民，我們今天必須像先知，也必須是激進的傳統分子，不止是回歸一百年、四百年前的傳統，卻是四千年以前！天主教徒繼承兩千年的希伯來人歷史、兩千年的基督徒歷史。既活在這恆久一致的傳統裏，就不必再牽掛各樣新近、短暫的傳統了。既找到了我們猶太基督徒傳統的核心，就可發現天主教教會真正的本質，是任何時代和地域都適用的。

基督徒先知與以色列的先知一樣，是無須區分自由分子抑或保守分子的，這樣的區分意義不大。唯一重要的區分，是認識天主抑或是不認識天主。保守分子中有真正認識上主的，他們愛上主，願意把生命奉獻給主；信靠上主，全心全意的服侍祂。另一邊廂，也有保守分子只願維護一己權勢與特權，或維護慣常的禮儀，或墨守晚近的條文。同樣的，自由分子中有認識主並愛主的，他們努力尋求教會與政府政策方面的變革。不過，當然也有不認識主並且不愛主的自由分子，他們要改變世界為的只是私利。

以色列的先知不介意別人視他們為自由分子抑或保守分子。先知著意的只是上主，以及上主要他們傳的道。有人看他們為保守分子，傳揚那古老的宗教；也有人看他們為自由分子，就現狀提出質疑。

今世的先知都是這個模樣。馬丁·路德·金（Martin Luther King）曾因過於開放的言論而不為大眾受落，他反對種族歧視，爭取受壓迫少數族裔的權利。但他只不過是忠於天主的召喚，宣揚那叫人自由的福音。結果，像很多先知的命運一樣，他遇刺身亡。保守分子敬佩的德蘭修女（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），激烈、徹底的關顧窮人；然而保守分子所憎恨的多蘿西·戴（Dorothy Day），也實踐神貧。其實她們所作的，同樣都是源於基督的愛。反戰的先知給標籤為激進分子，儘管他們呼籲人重回基督徒古老的和平傳統。反墮胎的先知給標籤為保守分子，儘管他們宣示的，是天主對人類生命激烈的愛。

古今的先知從開首就呼喚我們去經驗天主的愛，這愛徹底改變我們對自己和對人生的看法。很多時候，我們只關注一些到頭來也沒甚麼大不了的瑣事，花時間追逐無價值的事物，任由生命和周遭的世界崩潰。鐵達尼號快要沉沒了，我們卻只顧把甲板上的椅子重新排好，還以為這是很重要的事；甚至更加諷刺的，還以為是在替天主做好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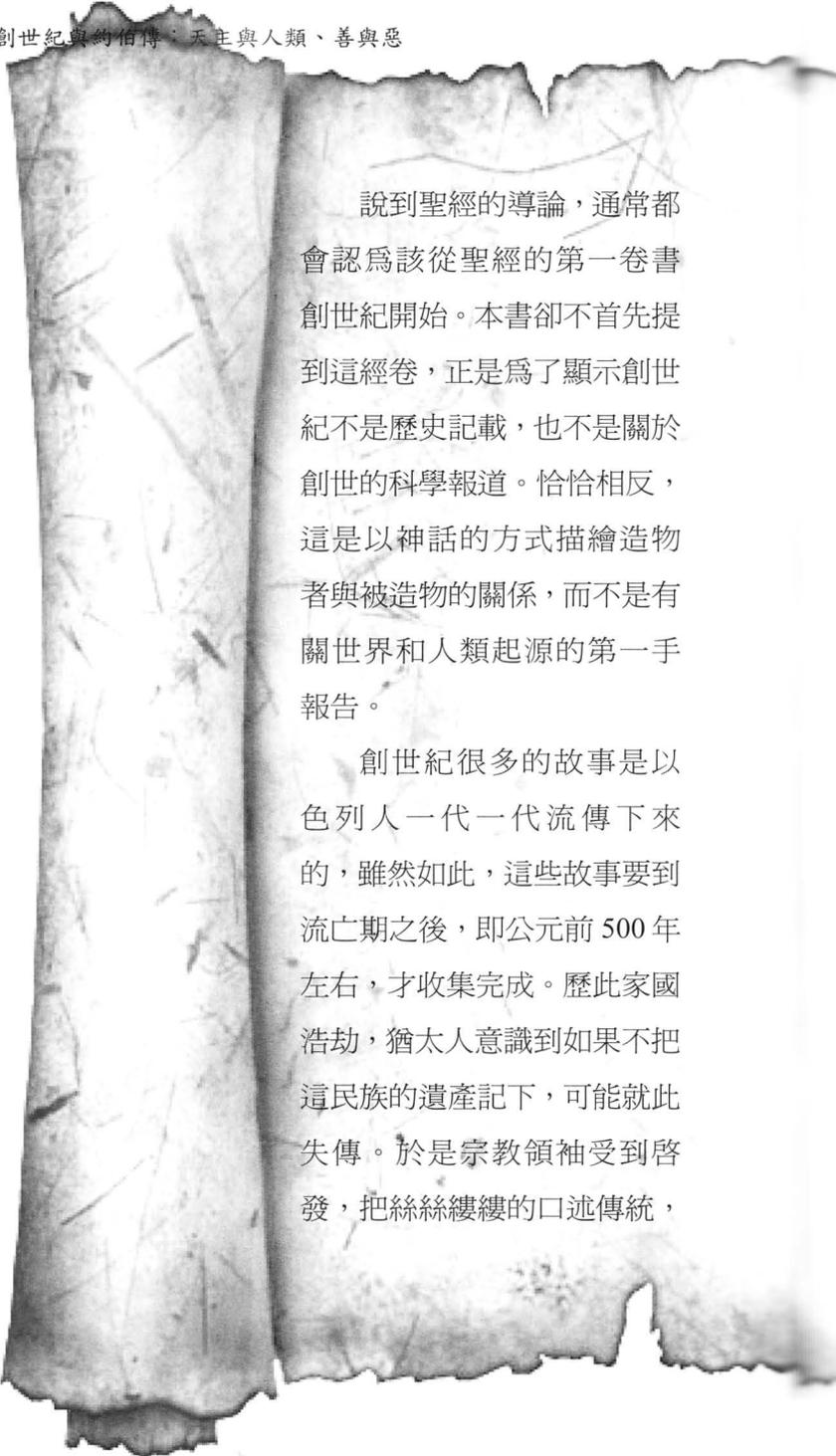
先知要說的其實是：讓天主替我們做好事，讓天主成為天主，讓上主成為上主，讓祂帶領吧。只要住在天主和祂的愛裏面，之後作甚麼也關係不大了。倘若你發現愛上了自己的傳統，又或想徹底改變一些事情，又或你本來認為微不足道的事，突然之間變得很重要，請不要驚訝。以天主的眼光和以祂的愛衡量一切，我們對現實的感知也會隨之改變了。

因此，過去就是引子。在我們向天主敞開心靈時，過往先知的良知，成了今天像先知的覺醒。米該亞時代的人民思量何謂合宜的宗教行爲，掛心禮儀正確的表達方式，著緊自己的儀容是否得體，先知對他們的話發人深省：

人啊！已通知了你，什麼是善，上主要求於你的是什麼：無非就是履行正義，愛好慈善，虛心與你的天主來往。（米 6：8）

第五章

創世紀與約伯傳：天主與人類、善與惡



說到聖經的導論，通常都會認為該從聖經的第一卷書創世紀開始。本書卻不首先提到這經卷，正是為了顯示創世紀不是歷史記載，也不是關於創世的科學報道。恰恰相反，這是以神話的方式描繪造物者與被造物的關係，而不是有關世界和人類起源的第一手報告。

創世紀很多的故事是以以色列人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，雖然如此，這些故事要到流亡期之後，即公元前 500 年左右，才收集完成。歷此家國浩劫，猶太人意識到如果不把這民族的遺產記下，可能就此失傳。於是宗教領袖受到啓發，把絲絲縷縷的口述傳統，

匯編成連續的敘事文體。他們稱梅瑟（摩西）為作者，意謂這傳統智慧的權威起碼追溯至梅瑟的年代。雖然我們不知道書寫經卷的經師的真實名字，這些人著眼於保存宗教遺產的智慧，遠超過在作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。

教他們苦苦思索的宗教問題，也是每個時代愛好思考的人會提出的問題：生命的意義是甚麼？生命從哪兒來、往哪兒去？天主與人的關係是怎樣的？世上為何有惡的存在？善良的人為何要受苦？這些問題也深深困擾從流亡歸回的猶太人。他們一向以為懂得自己的身分，也明白天主在他們身上的計畫，可是此刻夢已粉碎，他們得要再深思箇中底蘊。

他們有些人在族群的古代神話中找到答案，這些就是創世紀裏面的故事。可是也有一位流亡後期的作者，以靈感寫下長篇的敘事詩，述說的是同樣的洞見。這故事的主人公就是約伯。

因此，創世紀和約伯傳看起來像真實的故事，實質上是智慧文學的一部分。創世紀第 12 章之後，從天主召喚亞巴郎（亞伯拉罕）起，滲入的不少細節或許也合乎事實，但作者看重的是所傳遞的宗教真理，勝於實際發生過的事情。所以創世紀的第二部分，仿似智慧文學與歷史文學的揉合。

聖經其他的智慧文學還有聖詠（詩篇）與箴言、訓道篇（傳道書）與德訓篇、智慧篇與雅歌，很多卷都說是由以智慧昭著的撒羅滿所寫。不過，之前也提及，古代的作者觀與今天的

同。作者是撒羅滿，表示作品的權威來自與撒羅滿有同等智慧的源頭，換句話說，這些經卷都是神聖的啓示。

這些智慧經卷，本書大部分也沒有深入的論述，但其中的主題，與我們曾於以色列的歷史、先知的宗教洞見所看到的是一樣的。正如以下要探討的兩本經卷——創世紀和約伯傳，也有同樣的主題。

創世紀 1 至 11 章

閱讀創世紀開首的篇章，最要緊的或許是要留心：這不是描述過去，而是有關現在——這個萬古長青的現在，與我們息息相關的現在。眾先知在他們身處的時代說天主的聖言，說出的就是永恆的真理，適用於今天，也適用於古代的以色列。同樣的，創世紀眾多作者寫下昔日臨到他們的聖言，於是永恆的聖言便透過文字，說出每一代人都適用的真理。他們記述天主與人類、世界的善，以及帶來痛苦的罪，寫作內容透現普遍的真相。

創世紀內其實有兩個關於創造的故事。創 1：1—2：3 描述天主化混沌為秩序，最後造男造女，第七天休息。第 2 章的其他章節說的是另一個故事。開始是男人被創造，繼而是大自然，最後被創造的是女人。古代的作者不因這前後不同的描繪

而煩惱，兩個版本都默示同樣的真理：唯獨天主才是天主，其他都是祂所造的，而天主創造的一切都是美好的。

第一個創造故事很清楚的說明這點。每日天主觀看祂的創造成果，都說是好的。到了第六天，天主回望過去的每一件作品然後說：「全部都非常之好！」到第七天祂歇息了。

這些經節說的是甚麼？首先，這不是說宇宙如何開始，宇宙起源的事交給科學家好了。這裏要說的其實是，不論宇宙如何開始，天主會為此承擔責任。世界不是由我們創造，世界也不是自己創造出來，天主會為祂創造的一切負全責。情況就是如此。

以神學的用語來說，創世故事告訴我們一切都是恩寵，都是禮物，都是從天主而來。是祂把無變為有，並且在此時此刻，不是昔日，給予我們。祂創造我們今天的樣子，並且當做禮物送給我們。所有的自然本性都是祂賜予的，包括大自然和我們的本性。這一切都是好的，原意是供給我們享用，只要我們能夠接受祂的饋贈。

經節告訴我們的第二點是，天主辛勞六天後就歇一歇。猶太作者以此為安息日的神聖來源，但安息日這觀念有深一層的宗教意義。故事花了這些篇幅無非想告訴我們，如果日以繼夜的不斷要證明自己的能力，從來不肯歇一歇，我們似乎想超越天主了。天主也不是每週七天工作呢！

天主是萬有之主，祂掌管一切。我們口是這般說，但工作起來仿似一切包在自己身上，我們其實並不相信這話。我們信不過天主，不敢放手歸祂管理。我們想接手天主的工作，以為還是肩負所有的好。數個篇章之後，我們看到人企圖超越天主會發生甚麼事。就在首個創造故事的結尾，已經預見這個在主裏安息的題旨了，此一主題貫徹整本聖經。

創世紀的第二章鋪陳了第二個創造故事。故事強調的是天主與人類的關係，以亞當和厄娃（夏娃）兩位人物為代表。這兩個名字都有象徵意義。亞當（Adam）在希伯來文就是「男子」或「人」的意思，此名字根據的字彙是地土或泥土，意謂塵土是人的本源和歸宿。厄娃（Eve）來自的字彙，意思是「活著」，因為她是眾生之母的象徵（創 3：19-20）。因此亞當和厄娃代表人類所有的種族。創造故事描述的，不是在遠古某段時間發生的事，而是歷久彌新的真理，以神話方式描畫常在的男、女和天主的關係。

這個故事象徵地說，男人除非和女人共處，否則不能了解自己；女人要了解自己，也得和男人建立關係。而兩者要了解自己的人性，非得與天主建立關係不可。男人和女人缺了對方是不完整的，也只有與天主連繫，男與女才是完整的人。天主給予生命，男女與天主在一起的生活就是天堂。情形向來就是

如此，只有當我們與上主活在愛的關係，內心感應祂的靈氣，銘謝祂給予叫我們驚喜的禮物時，才能夠透徹的了解自己。

伊甸園象徵天堂的境界，是同天主連繫，與人和諧相處的狀況。天主與人活在恰到好處的關係裏，我們對自己對世界都能心平氣和，伊甸園的自然界映照這完美的和諧。這是個理想世界，本來是應該如此的，天主也想這樣，祂原本也是希望我們這般生活的。但經驗告訴我們情況通常不是這樣，到底發生了甚麼？我們因何被逐樂園門外？聖經的作者憑著靈感，洞察我們跟天主與他人疏離的問題所在，這就是第3章記載的人類墮落的故事。

故事中女人和男人不聽從天主吃了禁果，被逐出伊甸園。乍看起來是很荒謬的，為何天主不通融一下呢？不過更深一層的意義，道出深刻的真理：每當我們與天主和人的關係出了亂子，天堂就離我們而去。彼此的契合中斷，坦誠的夥伴關係也隨之而消失。

上主供給人類一切需要，但也要求人信賴祂，要他們別吃園中一棵樹的果子。他們以為若是吃了果子就會像天主一般，於是向誘惑低頭，寧取個人權力，不要倚靠上主。一旦這樣作，權力隨即失去了；他們放棄了從天主支取力量的能力，這力量源自與天主的契合。見到自己赤身露體，他們感到羞愧。

這正是我們出生時的本相，此之謂人類的「原罪」。我們想自己居首位，要自主，不想承認自己倚賴天主。我們想逃避自己是根據天主的形象而造的事實，聖經中描繪天主的形象，是徹底捨己，徹底去愛。天主爲了愛而創造世界，其實不用把自己的生命給予人類，但祂把自己賜給我們，賜給我們祂的氣息。道理其實很簡單，我們卻承受不了，寧可逃避現實，於是發覺自己落在一個遠離天堂的境地。

所以並非天主把我們逐出伊甸園。拒絕了天主給予連結的生命——這生命歷經信德和饒恕而來，於是我們把自己逐出伊甸園。說得確切一些，我們發現身處一個經已是不和諧的世界，這裏人人都有過錯，與天主與人都感到疏離。每個都是陌生人、敵人，雖然聖經的真理說人人都是姐妹兄弟，大家同是天主所創造，稱天主爲我們的父母。我們甚至連自己也覺得陌生，不斷到處尋找生命的意義，偏偏掠過了生命的源頭。我們如此奔走，讓自己活在不真實的謊言裏，於是繼承了原罪，並且一直傳下去。

一向目光短淺的我們，以爲天主與人圓滿的連合始於基督，但受聖神（聖靈）默感的作者說，非也，不止這樣，這只是個開端而已。早於亞當和厄娃離開伊甸園之前，雅威（耶和華）已應允人類會認出魔鬼的謊言，並會把它的源頭粉碎

(創 3：15)。他們將勝過誘惑並擊敗那誘惑者，人類最終會得勝，大地的兒女會再次成爲天主的兒女。

聖經的作者明白這一天仍很遙遠，但覺察到天主和人互動的模式：天主無私的供給、人拒絕與天主連合、天主卻仍然不斷的給予生命。這個模式成了很多故事的骨幹：加音（該隱）與亞伯爾（阿伯）、諾厄（挪亞）與方舟、巴貝耳塔（巴別塔）。

過不了多久，哥哥就殺害弟弟，與天主分離後與人也疏離，殺人後的絕對孤獨是很貼切的寫照，所有的溝通都斷絕了。所以加音殺死亞伯爾，之後他與所有人都疏遠。加音繼續活下去，他的兒女，連同亞當和厄娃的子子孫孫都連綿不絕。其中有些認識上主，但大多數都不認識。疏離、競逐、腐敗，遍佈大地。

創世紀的作者在 6 至 10 章加插一個有關善惡的寓言。諾厄方舟的故事像很多流傳中東一帶的古代神話，那地域時不時洪水爲患，有時更造成意想不到的破壞。說故事的人往往借災難引出教訓，而到了希伯來人的口述傳統，洪水的故事演變成人類邪惡與天主聖善的普世教訓。

水災帶來的混亂，經歷過的人都會知曉。生命的秩序被徹底打亂，手頭上的工作都一掃而空。這好比我們生命的現況，如果我們同天主與人缺乏恰當的關係，生命的和諧被摧毀，一切工作都變得沒有意義。洪水象徵犯罪後出現的自然結果，聖

經作者在以色列亡國時也曾親眼目睹。在洪水的故事，作者表明這也會在人類的舞台到處不斷的上演。

在充斥罪惡的混濁社會，卻還有一個信靠上主的人。諾厄的故事是信德的美麗描繪。早於人類罪惡的最終結果還未臨到，雅威叫諾厄造一隻方舟。試想像在沙漠中建造一艘大船！但諾厄相信天主，一直都信靠上主，所以他的行動也自然是信德的結果，儘管鄰居訕笑，他仍然不住的工作。他造的是一艘大船，足夠容納家人和大群的動物，方舟內有足夠的生命迎接將臨的新生。於是天開了缺口，惡貫滿盈的人類自食其果。地上的罪孽沖洗一空，但那些認識天主的人就得拯救。信德是救贖的方舟。

故事結尾，天主把大地洗刷一新，所有罪債都一筆勾銷，人類有重生的機會。動物從方舟出來，創造物得以再生。大地和諧的曙光再現，天主對人的承諾再次兌現。

不單止這樣，天主還和諾厄及其後代立約。雖是很簡單的約，卻是來者的先驅，為以後的事作好準備。此約依據當時的人能理解的程度，向他們展現那神聖的模式。人民答應殺人者要受懲治，不再像洪水前一般。另一方面，雅威也答應不再以洪水毀滅世界，罪惡再不會像從前般獲得勝利。這個承諾也是向所有信靠天主的人許的，今天也如是。這是與生命本身立約——「所有的活物」。天主愛生命，獨有祂能掌管生死。

你以為人類從此學乖了，但聖經的作者比我們更清楚。情況也許未必壞到透頂，但也好不到哪裏去！為何會變成這樣？要記得一點，諾厄是天主的兒子，但他的子女並非每人都與上主這般親近。罪慢慢的潛入，自大和自滿尤甚。作者也有關乎語言方面的疑問：如果人類都是諾厄的後代，為何說出不一樣的語言呢？於是另一個神話——巴貝爾塔——的引出，提供了答案。

第 11 章展現的，是原祖所犯的罪的重演，這次的規模比上一次更加宏大。出於權力和自滿自足的渴求，地上的人想替自己揚名，而不是尊崇天主的名，他們商議建一座通天的塔。人類開始動工，上主從天上觀看說：「哎呀，他們又來了！今次我該如何教訓他們呢？」於是祂變亂他們的語言。人類彼此言語不通，建造的工程得要停止，最後他們分散在地上。

這情況與我們的很相似。人都想自己像天主，自以為能夠主宰一切，解決任何問題。我們張羅政治和軍事結盟，推出經濟政策，主張社會壓制；很多時候我們謀求合作、聯合，卻引發競爭和分裂，努力想成功卻招致失敗。每逢有群體認為自己不可一世，他們便疏遠其他人，群體內部的爭權也引發分歧，最終瓦解。這正是人類的運作方式，只有天主神聖的方式才帶來救贖；只有發現並參與那神聖的計畫，我們才能得償所願。神聖的計畫不是堅持自我之路，卻是揚棄自我之路。

宗教事宜也一樣。我們在禮拜天克盡己職，籌組教區和堂區各式各樣的活動，自以為成就很多事情。並非那些禮儀和活動有甚麼不好，只是我們把這些看成是為天主作的事，而不是讓天主透過禮儀在我們內心作工。即使神學也可令人失足，我們孜孜不倦的研習、辯論、交流，達到某程度的共識，就自鳴得意。可是到頭來，單以神學觀點看事物是不能讓人滿足的，談論天主跟和天主溝通是有分別的。除非這些聖經研究、教義分析引領我們與上主建立親近的關係，不然都只是文字玩意兒，勝不過一個精心設計的填字遊戲。我們自以為需要的是宗教和神學問題的解答，其實真正切合我們心底需要的，倒是神聖的生活，這只有天主才能給予，引領我們與祂連結。我們只需信靠並領受此契合的生命，行事為人以此為核心。

創世紀 12 至 50 章

佈局已鋪排好了，在創世紀開首這些虛構的歷史中，受默感的作者展示了人類不斷想法子自己拯救自己。這回合輪到天主了，確切點說，在神聖救贖的故事要展開之時，先介紹一眾角色，這些人讓天主的計畫得以實現。

經卷的作者早已知道天主的救贖要在歷史中完成，他正活在其中。歷史卻總得有個開端。從真正的歷史含意來看，很可能是由逃離埃及開始，因此我們也是從出谷紀（出埃及記）說

起。但從真正的宗教含意來看，這不可能是真正的開端，因為天主從起初已創造、拯救。聖經作者於是回到史前的以色列，回到出埃及之先，回到比希伯來民族還早的時間，回到記憶中傳說的年代，回到亞巴郎和依撒格（以撒）、厄撒烏（以掃）和雅各伯（雅各）、若瑟（約瑟）和他兄弟的故事。

我們常以今日的眼光看過去。美國人想起國家的建成，腦海中就浮現華盛頓、傑斐遜、亞當斯等開國元勳。試想想，如果英國成功平息殖民地的叛亂，名留青史的該會是另外一些人。每逢提起內戰，美國人立即想起林肯，假使由南方打勝仗，想起的也許會是傑斐遜·戴維斯了。

以色列的情況也一樣。從以色列國衰亡的歷史角度，從天主與祂子民立約的宗教角度，從需要信靠天主的先知角度，聖經的作者回望以色列的開端，清楚看到這是本於一個人的信德。

每當我們被引領到不很情願去的方向，這通常是出於天主，而不是自己。之後你順從這帶領，才發現之前自己的心願竟意想不到的達成，你可以肯定，是上主一直召喚你來到此境地。此為信仰最基本的體驗。人生不在乎有正確無誤的宗教、教義、神學，而是生命有正確的方向。在乎的是走在上主引領的路，是肯打開心窗，聽見主的召喚，並且以信德踏上，一路走下去，發現意想不到的新生。

由第 12 章始，整本創世紀講的都是信德，述說回應天主的召喚、信賴天主引領的路。講及捨棄自我和發現天主，兩者實為一體。

從最初被稱為亞巴郎（Abrams）的亞巴辣罕（Abraham）講起。希伯來文的名字與 abba 相關，意思是「父親」。所以亞巴郎是先祖的父親，以色列人之父，是他們信德之父。亞巴郎非以色列人也非猶太人，更不是基督徒或天主教徒。他從沒有在聖殿祈禱，也從未參加過彌撒。不過，他有信德；聖保祿（保羅）告訴我們，亞巴郎因著信德，在天主眼中算為正義（羅 4 章）。為何這樣？因為他聽從上主的引導，與天主建立彼此信賴的私密關係，這姿態我們稱之為信德。只是一個應許，他卻堅信不移，動身離開。聖經這樣記載：

上主對亞巴郎說：「離開你的故鄉、你的家族和父家，往我指給你的地方去。我要使你成為一個大民族，我必祝福你，使你成名，成為一個福源。」（創 12：1-2）

上主之道通常是應許之道，天主介入人的生命並且許下諾言。有信德的人接受那個許諾，並且期待實現。所以，亞巴郎，那位信德的典範，收拾好行裝，與家小同往沙漠進發。

這當然需要信德。但聖經的作者還未罷休，他要向世人顯明，亞巴郎的信德是與眾不同的。（留意作者寫的主題是信德，

不是一位歷史人物的實錄，所以他以濃烈的筆觸描繪。)亞巴郎動身上路，不單如此，他已七十五歲了！不單如此，他的妻撒辣依（撒萊）的年紀也不相伯仲！還有的是，撒辣依沒有孩子，更是不能生育的！她如何能成為大國的母親呢？所以作者不厭其詳，說明這就是信德！對後果不屑一顧，信靠上主原來就是這個樣子。

信德是不講常理的。亞巴郎相信上主是不根據常理的，他仍然出發到應許地，那是雅威應許給以色列人的土地，上主應允土地就在那裏。亞巴郎到達那應許地，只見大地遍佈人口，當地的領袖不停為保衛領土而作戰。他又聽見上主向他說：「你不要怕，我是你的盾牌。」（創 15：1）

可見信德的相反是懼怕。信德之道，是信靠的路，倚賴上主讓祂去作戰，讓祂保護我們。始終亞巴郎是信德這門子事的新丁，所以當天主對他說：「我是上主，我從加色丁人（迦勒底）的烏爾（吾珥）領你出來，是為將這地賜給你作為產業。」亞巴郎說：「我主上主！我如何知道我要佔有此地為產業？」（創 15：7-8）

雅威的答覆是絕妙的，號召人信祂更深。亞巴郎的信德是超乎尋常的，但還未夠巨大。天主沒有向亞巴郎提供憑證，反倒叫他獻上祭品，這是古時與天主相交的儀式。換句話說，天主乾脆請亞巴郎與祂更緊密的同行。在愛祂、信靠祂，與祂契

合時，我們才了解上主。不用符合邏輯的證據，不用預測未來的水晶球，你知道上主會履行祂的承諾，正如你清楚你的朋友不會食言。祂朝你眼裏看，於是你知曉祂的心，事情必會成就。

但如何成就呢？亞巴郎再次大惑不解，他的妻那時已九十歲而且不育。他以爲上主一定要他有所行動，所以他按照當時的習俗，和一個女奴生了一名孩子，名叫依市瑪耳（以實瑪利）。但上主說：「你犯不著作甚麼，你只要是撒辣依的丈夫就好了。要成就事情的不是你而是我，相信我吧。」因此亞巴郎相信那不可能的，果然，撒辣依生了一個兒子依撒格。終於，應許似乎能實現了！

不過，亞巴郎的信德未夠完美，還有一個測試要他通過。幾年之後，雅威的話臨到他說：「好，亞巴郎，我要看看你信我有多深。我要你把依撒格殺了獻祭給我。」這時的亞巴郎已是一無所懼，見識過天主成就那不可能的事，所以他回答：「好吧，你是上主。那承諾你是知曉的。我仍然相信承諾不知怎的總會實現，你叫我把自己唯一的兒子殺了，那我照做吧。」信德不是常常合乎常理，有時乍看起來更是不道德的。

亞巴郎帶兒子上山，放在祭壇上。他所作的違背了身爲父親的心腸，他要施行大逆不道的事。信德去到最後的堅持，在舉起刀來的一刻，上主說：「不可在這孩子身上下手，不要傷害他！我現在知道你實在敬畏天主，因爲你爲了我竟連你的獨

生子也不顧惜。」（創 22：12）於是上主提供一頭公綿羊當做祭品。上主供應亞巴郎與祂相交所需要的物品，因為亞巴郎盡他所能的給予，為的是與天主相交：他把一切都獻上。

從此亞巴郎自由了。當他離開家鄉時，不再受家庭和國土的束縛。當他踏上充滿敵意的領土時，不再受恐懼的束縛。當他讓上主給他一個兒子時，不再受疑慮的束縛。現在他不用受兒女的束縛，也不用憂心將來，因為他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在天主手裏。

天主接下來作甚麼呢？祂把一切交還。亞巴郎得回家鄉、國土、兒子、將來。他信德的報酬是自由——滿足心中所盼的自由。這盼望是上主安放於人心的，這盼望引向信德，正如信德引向人類最大的滿足。

因此亞巴郎含笑而終。沒有見到自己的後代，沒有看見自己擁有的應許地；可是他見過天主，在這景象，他看到了一切。

創世紀餘下的篇章，聖經作者講述依撒格和他兩個兒子厄撒烏、雅各伯的故事。講述雅各伯如何與天主摔跤，賦予以色列之名。講述雅各伯十二個兒子，以色列十二支派的祖宗，如何因避開客納罕地的饑荒而往埃及去。講述雅各伯最愛的兒子若瑟的故事，講他如何信靠天主，令家人不致捱餓。其實，說的都是同一個故事。這是亞巴郎的故事，是信德的故事，是依撒格、雅各伯、若瑟跟從上主帶領，有關信德的故事。

當然，他們並不完美。雅各伯是騙子，是攻於心計的傢伙，但最終學曉信靠天主。他的眾兒子妒忌弟弟若瑟，把他賣作奴隸，但最終學曉，天主竟救贖他們的罪過，因為若瑟信靠上主，救拔他們免於捱餓。所以創世紀從亞巴郎到若瑟的故事，是離棄的故事，也是心願達成的故事，講述天主如何忠於承諾，只要人信靠祂。甚至乎不信祂，祂也是忠信的。這信德的故事不知搬演多少回，不同時代有不同的演員陣容。這故事也講及信德的報酬，就是承諾得到實現，不過總是出人意表。

約伯

創世紀以大團圓結尾。其實，當中有無數皆大歡喜的結局，因為每次亞巴郎和他的後代信靠天主，事情總有好結果。

但生命的實況偏不是這樣！有時，信靠天主的人有悲慘的下場，不是嗎？有時，那些對天主不屑一顧的人開的是名貴轎車，退休生活優哉悠哉。到底發生甚麼事了？聖經在開誰的玩笑？約伯傳的作者內心糾纏不休的，就是這個難題。

此書寫於流亡期之後，當時的猶太人不相信死後有生命（大多數的猶太人，甚至到了今天，也不相信）。猶太教至今仍是個現世的宗教。猶太人相信人要認識上主，與天主同行才叫完全的活著，不過只限於此時此刻，他們不期待今世之後，

人還會活在另一個領域。猶太教的觀念是人死後不會有幸福，跑完世途也不會有天上的獎賞。

那麼，順從這種思路，獎賞和懲罰都只會在今世發生，不會是來世。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是今生而不是死後的事。箴言和其他智慧文學等希伯來經卷，都三番五次的保證，正直的人必會昌盛，惡人必會自食其果。

一切都相安無事，只要以色列人的境遇沒出甚麼亂子，他們可以接受這有點兒簡單的宗教道德系統。可是後來他們的王國遭毀滅，整體國民流亡異地，突然之間，系統失靈了！這簡單的善惡宗教系統似乎錯得離譜。不單止有罪的，連無辜者也遭劫難。不單止拜偶像的富人被打垮，連正直的窮人也遭逼害。

面臨不可思議的苦難，猶太人要重新思考原先的宗教道德系統。約伯傳的作者為這罪惡之謎苦苦思索，難以理解為何好人會遭殃，懷疑天主是否真的喜愛公正、嫉惡如仇。不像現代的神學家，古時的作家卻以故事或戲劇的形式，用詩文表達神學的道理。

若果把約伯傳看作一齣戲劇，約伯自然是主角，天主是英雄，撒彈是惡棍，約伯的三位朋友提供戲劇的骨架和內容。他們一個接一個的上台，提出解決罪惡問題的傳統答案，可是都不令人滿意。最後，天主打斷對話，祂給的答案，叫所有知識分子無話可說。

序幕出場的約伯，是對上主忠心的善良僕人。他為人正直，以公平待人，有健康的身子，生活富足。所以初時，賞善罰惡的傳統原則似乎仍然生效。

輪到魔鬼的代表——撒殫——進場了，他來到天主的寶座前，爭辯說約伯的善是因為守法得來的賞賜，非因他愛上主：「不錯，約伯是公正誠實的，」撒殫說：「他每天向天主謝恩，但這只是因為你賜福給他。試試奪去他的一切，看他是否仍然讚美你！」

不過上主對約伯有信心，祂讓撒殫奪去約伯擁有的一切——財產、兒女，甚至健康。儘管如此，約伯拒絕詛咒天主。

我赤身脫離母胎，也要赤身歸去；上主賜的，上主收回。
願上主的名受到讚美。（約[伯]1：21）

一切準備就緒，劇情快要展開了。書卷的餘下部分，約伯與罪惡之謎面對面。他哀嘆自己的不幸，差點忍不住隨便給個解釋算了。但約伯沒有就此罷休，偏與人生中看似的荒謬、無意義爭鬥下去。

凡是追求善與義的人，總有一天會走到這一步。罪惡之謎、天主的奧妙、生命的不可測，我們要與種種的奧秘爭鬥，才可以了解。只有經驗過罪惡，才懂得罪惡的意義。只有曾經與上主搏鬥，像雅各伯一樣，才領會天主是我們力量的源頭，

只有祂才能救拔我們。只有與生命相遇，給生命迎頭痛擊，才可以說漸漸明白生命是怎麼一回事。

三位友人聽見臨到約伯的厄運，都跑來慰問他。他們的名字是厄里法次（以利法）、彼耳達得（比勒達）、左法爾（瑣法），但他們是那碼子的好朋友！他們誘使約伯不去面對真正發生了甚麼，放棄苦苦的思索，不再與天主糾纏，只接受文化、宗教提供的罐頭答案。他們要的是答案、慰藉，然後畫上句號，不要探視靈魂的歷險。

厄里法次首先開腔。他叫約伯向天主祈求幫助，因為天主總會答允禱告。天主賞賜正直人，懲罰作惡者，所以如果我們行走天主的路，天主必會理順我們的人生。彼耳達得再特意指出，既然約伯受痛苦折磨，他一定是罪有應得的。所以約伯應當作的，是向天主承認自己的罪，那麼一切就妥善了。左法爾結案陳詞，認為人的行為與天主的回應，是有必然的因果關係的，公平的天主不會無緣無故容讓約伯受苦。以上都是一些很不錯的宗教答案。這些傢伙大可以成為聖名會社（Holy Name Society），或是地區祈禱小組的傑出成員。

無庸置疑，這三位安慰者想法子做正確合理的事，要向約伯指出錯在哪裏。約伯的痛苦是因為犯了罪，所以他們要幫一把忙，找出約伯隱而未現的罪。約伯也誠實地順應他們的主

張，設法弄清楚自己錯在哪裏，好讓他可以糾正錯失。可是他找不到那罪，儘管他的傳統宗教說這罪必定存在。

從以上的現象可見，那個工整的宗教系統，以三位安慰者為代表，正在逐漸瓦解。他們硬要把現實塞入自己相信的系統，但約伯是與現實的本來面目周旋。他們想要談論天主，說祂是甚麼必會作甚麼，但約伯卻經驗天主的真實，與祂搏鬥。他們視罪惡是一道要解決的難題，但約伯投入生活，與罪惡的奧秘搏鬥。他們搬出理性的答案，暫時滿足人的理智，但約伯是全情投入，要從經驗中找出答案。

別裝蒜了，心底裏我們都想與約伯認同，他是主角，是那忍耐力苦的好人。可是實際上，我們常常扮演約伯三位朋友的角色。天主教向來也是這樣。要理問答告訴我們一切關於天主和教會的事情，我們有乾淨俐落的定義，教我們分曉何謂真實何謂虛假；我們有道德的規條，指出對與錯的分野；還有羅馬教廷，替我們解決道德上的困局。

與聖經中的上主相遇，我們始發覺現實，即使是宗教方面的，並不是按常規進行的。福音書告訴我們聖神像風（若[約]3：8），來去無蹤，人無法加以控制，人類有限的心智不能理解無限的天主。我們常常企圖以文字捕捉天主，但天主不容許，對天主的經歷也不容許這樣。這是約伯的發現，聖經的作者創作這個故事來說明。

以色列的流亡仍然記憶猶新，作者勇敢地面對苦難之謎，搜索枯腸，那些虔敬的老生常談滿足不了他。約伯傳的作者懷疑苦難還有更深遠的領域。因為目睹舊世界的剝落，見證過舊道德的瓦解，他開始思量窮今生能否找到答案。他的靈魂幾乎企盼不朽，約伯在第 14 章流露這種企盼：

若是一棵樹被砍伐了，仍有希望生出新芽，嫩枝叢出不窮。它的根雖老於地下，枝幹縱枯死地上，但一有水氣，立即生芽，好似幼苗發出枝葉。但是人一死，立即僵臥；人一斷氣，他究竟在何處？海水能乾涸，江河能枯竭；同樣，人一僵臥，即不能起立，直到天不存在，仍不能醒起，仍不能由永眠中起來。唯願你將我藏於陰府，將我隱藏，直到挽回你的憤怒；願你給我定一期限，好記念我。

人若死了，豈能再生？我在整個從軍之日，要堅持到底，直到換班的時期到來。你若呼喚我，我必回答你：你對你手所造的，必有一種懷念。（約 14：7-15）

約伯的企盼：對現實不抱希望，他的信念：違反一向被教導的信念。作者意會到生命不限於表象。以國家來說，以色列人看到自己戰敗、在流亡中消逝，可是仍然有少數遺民，等待新生。身為以色列人，作者思量民族整體的經歷，會否也發生在個人身上。死後真有別的存在方式，真的有一處地方讓天主的公義得以實現嗎？經文起碼有一段表達了作者確信如此：

我確實知道為我伸冤者還活著，我的辯護人要在地上起立。我的皮膚雖由我身上脫落，但我仍要看見天主；要看見他站在我這一方，我親眼要看見他，並非外人；我的五內因熱望而耗盡。（約 19：25-27）

這段經文是約伯信德的一躍。與上主同行到如今，他了解自己的痛苦，生命的虛無。但親歷上主，讓他從中找到意義，接觸到真實——仿似永恆的東西。因此他相信，在這個信德與盼望融合的領域，以無言的信德安然等待應許的實現；即使結束塵世的旅程，他深信仍會與上主繼續同行。

不過，約伯的信德並沒有除去他的痛苦。一章接一章他與痛苦之謎糾纏不休。他一直渴望公義和救贖，卻只有渴望的份兒。於是，從 29 章到 31 章，他重提舊案，為自己飽受無理、不解的痛苦，提出抗議。他哀求天主的答覆，差點說出褻瀆的話，說天主殘暴、狠心。他甚至要求聆訊，彷彿想挑釁天主從藏匿的地方跑出來，給他渴求的回應。

我們有誰膽敢這樣子祈禱？但這才是真實的禱告，不是發自腦袋和嘴巴，卻是出於真情流露。約伯了解他與天主站在甚麼位置，也知道自己所受的不是他應得的。約伯一生信靠天主，所以到了這個地步，也相信天主洞察他純淨的內心，縱使他的話聽起來狂妄自大。

我們沒有能力向天主太冒昧，也沒有能力向天主要求過多。人又怎有能力把天主看得過大呢？我們沒有能力過於信靠祂，也沒有能力叫天主過分愛我們。天主永遠超出人的想像；天主總是愛我們，過於我們期待的。

懷著死而復生的盼望，約伯受難的旅程成了加爾瓦略山（髑髏山）的象徵，是每個信天主的人最終都要攀登的。這是必經之途，重要的，是和約伯一樣，不要逃避。即使不想面對，也得要面對、經歷。只有親身經歷奧秘，才找到救恩；經過十字架的苦路，才發現死後的新生。只有捨棄生命，才可自由奔放的活下去。

第 32 章有新的角色出場，是名叫厄里烏（以利烏）的年輕人。他說先讓比他年長的把話說完，所以等到現在才開聲。雖說他年輕，事實上，厄里烏的話顯示出他對苦難的態度頗為成熟。屬靈的智慧與年齡無關，大人有時也要向兒童學習。確切點說，屬靈的智慧來自苦難的經歷和反省。有痛苦經歷的兒童，有時比未經苦難的成年人更加成熟。

這其實就是厄里烏要探討的主旨。倘若處理得當，苦難引人邁向靈性成長之路。若是願意讓苦難淨化我們，苦難有助我們重新檢視生命和行事的動機。無辜飽受痛苦的人，生命中往往流露令人耳目一新的氣質；他們的智慧深邃，有忍耐力，懂得去愛。他們不會對你諸多要求，從容接受你原來的樣子。他

們也不會處處需要別人的服侍，反而常常尋找幫助人的機會。他們不執著於自己擁有的東西，因為一切在他們眼中都是饋贈。

不過，這些因苦難而來的結果並非是必然的。有很多歷經苦難的人充滿怨憤，他們的人格萎縮，變得小心眼、自我中心。所以對苦難的態度和反應，比發生甚麼苦難更影響深遠。只有以信德回應，把自我放下，才可獲得釋放。從此，不用憂心過去掛慮將來，不用老是在舔傷口想要報復。我們得以自由，不因自己的痛苦而歪曲現實，卻能正視現實的真貌，每分每秒都活得充實。這是精神的真正解放，通常歷經苦難而來，在我們所倚賴的東西都被取去之後，我們從恐懼中得到釋放，繼而從自我解脫出來。

你認為所有能帶來快樂的東西都消失了，只有到那個境地，你才可以一無所依的得到快樂。有些時候，生命中只剩天主，你才發現上主是你真正的需要。可是這只能經由體驗學習，卻不能靠聽講或閱讀學會。

所以第 38 章記載，在混亂的生命景況中，約伯聽見上主對他說話。他的心因生命處處受打擊而一片凌亂，腦袋被多方的忠告弄得昏頭轉向。但在旋風中約伯經驗天主，暴風過後上主終於開腔。

約伯聽到的，不是安撫的說話。起碼對未親身經歷過的人來說，聽來不像安撫的話。

我奠定大地的基礎時，你在哪裏？你若聰明，儘管說罷！是誰把世界造成呈現在你眼前的模樣？你曾吩咐晨光破曉照拂大地嗎？你知道日暮餘暉往哪裏去了？你曾進入雪之庫，或見過雹之倉嗎？你能使雨降下嗎？你能發出雷鳴的聲音劃破長空嗎？崇山是你建立的嗎？幽谷是你挖掘的嗎？是你決定在地上奔騰的動物嗎？鳥獸的行為是你主宰的嗎？（約 38-39，縮略意譯）

創造的奇妙，天地萬物的美好，天主逐一的描繪。約伯被震懾，覺悟他的智慧和天主的無法相比。

看，我這麼卑賤，我能回答什麼？只好用手掩口。我說過一次，再不敢重複；我再說一次：我不敢再說什麼！（約 40：4-5）

於是天主提醒約伯，世界一切都由祂掌管，是所有一切，不單是美善，也包括邪惡。即使惡是這般醜陋，即使凡人不能測透，上主對情況卻瞭如指掌。

上主向約伯說的其實是：「我是天主，你只是凡人。這就是我的回答。」天主給約伯的答案就是如此。「我是天主而你是凡人。你對誰說我不慈愛為懷？」這就是信德的洞見，來自人經歷天主的慈愛，且被祂完全征服。經歷磨難、困乏，信德

被提煉、變純淨，直到一無所有，只知道被天主的慈愛圍繞，縱使我們甚麼也被奪去。

面對天主浩瀚的奧秘，約伯於是低下頭來：

我知道你事事都能，你所有的計劃，沒有不實現的。是我以無智的話，使你的計劃模糊不明；是我說了無知的話，說了那些超越我智力的話。請你聽我發言；我求你指教我。以前我只聽見了有關你的事，現今我親眼見了你。為此，我收回我所說過的話，坐在灰塵中懺悔。
(約 42：2-6)

約伯這樣子算是甚麼意思？他是讓天主成為天主。天主是全然超越的，完全非人能及的，祂無窮的智慧徹底的勝過我們有限的心智。如果我們接受這樣的關係，就得到救贖。這不是奴隸式的關係，而是接受這關係後，我們才會圓滿，體驗原本就有的神聖。與上主建立這樣的關係後，我們發現自己不是天國的陌生客，而是在花園裏，與那位愛我們的上主像朋友般漫步。在這關係中，天主仍是天主，我們仍是我們。不過，這關係不是抽象的，而是實在的，是天主親自與我們每個人建立，是能感應到的關係。經驗此關係，我們發現自己生存的意義。

在《活出意義來》(*Man's Search for Meaning*) 一書，弗蘭克 (Viktor Frankl) 描述身處納粹集中營的猶太人，如何捱過身心備受摧殘的恐怖處境。他們能活下去，皆因找到生存的

意義，大多數人是因知悉有人愛自己，從中找到生命的意義。活在愛的關係裏讓人不會自殺，雖然經歷極端困乏，仍有活著的理由。生命因為有了目標和方向，從而生起盼望和活下去的動力。弗蘭克在二十世紀發現的，約伯傳的作者早於二十五個世紀前已經覺察到，儘管周圍的世界分崩離析，我們因受眷顧而免於成為碎片。

約伯傳要說的是，天主始終也沒有就苦難問題給予答案，但是，祂讓我們在痛苦中找到意義。罪惡之謎不能以邏輯和常理來解釋，為甚麼有些人要比其他人多受痛苦，為甚麼好人常常要忍受不應得的困苦，從來都沒有最終的解釋。約伯傳大部分的篇幅，就是要駁斥那些輕率而淺薄的解釋。書卷的結尾說天主沒有給答案，天主給的是意義，從中我們得到力量。

約伯接受了真相，並且俯伏在這奧秘之前。他悔悟了，即是說他的頭腦和心靈都經歷轉化，從最初抱怨失去所有，到只專注自己是天主兒子的身分。意識到這身分，約伯經驗到自己存在的意義，從中發現生命的意義。在這發現光照下，別的一切都褪到背景裏去。他掙脫了自我中心、自以為義的束縛，能夠接納自己的人性，坦然接受生命的本相。唯獨天主是全善的，我們擁有的都是饋贈，上主給予上主取回。一旦約伯領會自己是誰，經歷與天主的關係，就得以繼續走下去。生命於他有了意義。

當我們有此領會時，彷彿所有失去的東西都物歸原主了。這象徵在故事最後的章節帶出，天主把約伯原先擁有的一切給回他，甚至比之前的更多。這以詩歌形式寫成的故事，有一個詩意的結束。

相比抽象的神學，聖經中的詩文很多方面都更加貼近真實的人生。神學家推敲罪惡的難題，得到頭腦上叫人敬佩不已的解決辦法。不過，在我們哀傷之時，這些答案不能引起共鳴，也減輕不了我們的痛苦。這些答案可以記錄下來，教導別人，但通常不能令人經歷轉化。可能正因這些答案得來太輕易，我們只需頭腦上明白就可以了。

約伯可不是這樣，他要奮戰不懈才找到他的答案。面對一團糟的生命，約伯要熬住悲痛，找出活生生的答案。他要在暴風中找到活生生的上主。他不斷追尋，最後在與天主私密的關係中，找到天主親自給予的答案。經歷痛苦之時，每個人也需要尋求這種關係，無論是失去工作或家庭、深愛的人逝去、被父母或兒女排斥、婚姻破裂、機構的不公義、社會暴力或是其他。痛苦的源頭眾多，只有在找到帶來釋放、貼切生活的答案，讓我們在痛苦中找到意義，我們才體會這答案是親自給我們的。

這類答案常常說也說不清，不容易記述下來，難以傳授學生甚至於家人。但你知道這就是答案，是一種信念，把你整個

人深深的滲透。這信念是一份禮物，誰也無法給你，也無法奪去，即使身處險境你也感覺安穩。在痛苦中找到上主並信靠祂的人，他內心就是這麼的一回事。

第六章

救恩歷史：信德之演進

這一章，我們嘗試從救恩的歷史——或是救恩史——的角度，綜觀整部舊約。

基督徒有時總會說，舊約和新約描繪的天主好像兩個截然不同的天主：一個是憤怒的天主，另一個卻是慈愛的天主。不過，我們在本書前五章所見，雅威（耶和華）從起初就是慈愛信實的天主。祂創造了一個民族，引領他們步向將來，是只有靠祂才能實現的將來。

從新約時空的角度觀望，我們看到上主創造了一群能向天主說「好！」的民眾。瑪利亞（馬利亞）向天主說「好！」，於是天主完全進入她的生命，甚至於她的身體，懷孕生了耶穌。耶穌從生而為人的那一刻，已經說出無悔的

「好！」，完全向天父開放，徹底的被天主充滿。

希伯來書第 11 章從信德歷史的角度，觀看整部舊約的進程。這是一部民眾的歷史，述說他們對未見之事的盼望，他們因相信上主的帶領，而對所盼望之事有把握。引述整篇經文未免太長，提取篇章的精要部分如下：

我們的祖先以信德昭著。亞伯爾（阿伯）和加音（該隱）都獻祭給天主，但只有亞伯爾獻的被悅納，因為他是出於信德。哈諾客（以諾）非常相信天主，以致他不用經過死亡，而被接去天國。這提醒我們，信德引我們靠近天主，事實上，只有透過信，我們才能看見天主。

諾厄（挪亞）因為相信天主說洪水將臨，於是他一家人得到拯救，雖然他們建造方舟之時，被不信的鄰居嘲笑。亞巴郎（亞伯拉罕）聽從信德的召喚，離鄉背井，前往天主應許給他後代的某個地方。撒辣依（撒萊）因著信，過了生育的年齡還能懷孕。天主要亞巴郎把唯一的兒子依撒格（以撒）獻上，他的信德經得起考驗。依撒格也是對天主有信心的人，如同他的兒子雅各伯（雅各），以及雅各伯的兒子若瑟（約瑟）。

這些祖先都是存著信德死的，並沒有看到天主向亞巴郎的許諾應驗。但他們活在信德中，確信上主會引領他們到更美的家鄉。今天我們知道，天主其實是領他們到祂那裏去。

梅瑟（摩西）本可在法郎（法老）的宮廷過著舒適的日子，但他寧願因著信與民眾一同受苦。他聽到天主召喚他從奴役中解放以色列人，是他對天主的信德，引導他帶領民眾逃出埃及越過曠野。因著信靠天主，以色列人

令耶里哥城的城牆倒塌，終於征服那應許地。

類似的事也發生在基德紅（基甸）、三松（參孫）、撒慕爾（撒母耳）、達味（大衛）和眾先知身上。這些人都是因為信天主而征服敵人、建立王國，甚至施行奇跡。

鋪陳這些歷史，究竟要達到甚麼目的？希伯來書的作者說得很清楚：

雙日常注視著信德的創始者和完成者耶穌：他為那擺在他面前的歡樂，輕視了凌辱，忍受了十字架，而今坐在天主寶座的右邊。（希[來]12：2）

希伯來書要說的是：透過耶穌整個人和他的生命，二千年前的默示得以實現。整部舊約記載的文字，引向聖言成了血肉的基督。

有時每當我們留意這默示，經過二千年，好像變化了或演進了。但倘若天主的屬性是堅定不移地愛人，那麼變的不是天主而是我們了。天主不會演進。人對天主的經驗，以及對這經驗的了解，卻會演進。隨著新一代的人有更深層次的承擔和遠景，這經驗和了解也不斷的成長、深化。信德的演進是信靠的加深，連帶對信德之旅有更深入的了解，這也是我們所說的「教義的發展」。

以色列的救恩史——基督徒第一回的救恩史——可以表明這一點。不但如此，在信德中成長的每個人和群體，也可把

這顯明出來。以色列的信德成長模式，與任何時空的人的模式都相同，這是信德進展的普遍模式。

演進的信德不是要你去相信的，而是你在生命中可以親自驗證的。但這只能事後回想才發現，只有站於事後的境地，才明白自己是怎樣的走過來，上主怎樣從開首一直帶領，才恍然悟到整個故事其實是一趟信德之旅。從來不依靠天主的人，或是在信德初階的人，因為未曾經歷過，所以不會理解。但經歷過的人，總會到一個地步開始體會，明白上主怎樣從他們踏上路途開始，最終帶引他們來到這個境地。

回望起點，有信德的人能在平平無奇之中覺察到不平凡，漸漸看到天主在自己生命中動工，就像以色列人回顧，看見天主在歷史中動工。不過，在最初的時候，一切似乎都是如此平凡。當聖方濟向人討石頭要重建教堂之時，不會曉得天主正在引領他重建那中古大教堂。當聖本篤（St. Benedict）、聖依納爵（St. Ignatius）、多蘿西·戴（Dorothy Day），或者是馬丁·路德·金（Martin Luther King），在開始的時候，也不知道給領往何方，甚至不能肯定，天主有否召喚他們建立修會，或發起運動。一路走下去，他們也必定經過迷失方向的黑暗歲月。只有到後來，回首人生長路，才看到被照亮的路徑，方才明白上主從起初一直在那裏，帶領他們踏出每一步。

或許你和我的生命也有依樣的經歷。每一天看似這麼平凡，簡直是乏善足陳！不過，回望逝去的歲月，或過去三年、

十年或二十年，往往發現當時忽略了的意義，始看到那些微不足道的日子的重要性。無意義變成有意義，在今天救恩的光照下，過去得到救贖。天主對我們的信實和慈愛就是這樣的意思——祂隨時隨刻救助我們，縱然我們覺察不到。信德的眼睛讓人看到以前覺察不到的，看到從起初我們已有天賦，天主的恩寵從來沒有離開過我們。

當我們開始認出這信仰的旅程時，也能識別信德演進的四個階段或層次。

第一個階段，人初嘗天主的真實，經驗祂的愛。在此之前，天主於他們往往只是個名稱，或只是抽象的概念，一旦在生命中與上主相遇，天主變得實在了。不過，他們趨於相信天主的愛是選擇性給予的，只臨到少數被揀選的子民，或某個虔誠的教會。

第二個階段，人開始懂得回應天主的愛，但認為天主愛人與否得看人的反應。他們相信恩寵的施予是附帶條件的，如果做得好天主就愛他們，遵守誠命天主就救他們。天主與人立的約於他們來說，是雙方同意天主的眷顧是要人賺取的，有功勞就會得到賞賜。

第三個階段，人開始領會天主的愛是無限量，也是無條件的，但沒有進一步的領會了。他們確認天主愛人不論好壞，正直和不正直的人，都同樣得到天主的眷顧。但他們認為天主是

在天堂某處遙遠的地方作工，整個歷程與他們一點關係也沒有。

最後，第四個階段，人的見識有了突破，開始明白天主的恩寵和愛，是在人的生命裏，還有是從人與人的互動體現出來。起初人是從成了血肉的天主聖言中覺察到的，但到後來，他們領略到天主也用相同的方法，透過人類去工作。他們心中經驗天主的愛，這愛讓他們愛自己、愛別人，世界因他們的愛得到救贖。不過他們很了解，愛和拯救都是從天主而來的，他們交出自我，成為世上天主恩寵的管道。他們願意放下。

前三個階段可以從舊約見到，第四個階段見於新約。這個猶太默示到了末段，以色列人意識到自己是被揀選的民族，並且有天主的盟約給他們依從。有些先知開始想到天主的救恩並不止於此，但這終極的突破要到新約才完成，那時好消息不單只傳給猶太人，也傳給外邦人，而教會也不只限於巴勒斯坦境內。基督信仰的真諦就是這第四層次的信仰：一個普世的，真正的公教信仰，是超越國族和文化界限的。同時，這也是真切活在生命裏與人息息相通的信仰，體現在每個跟隨基督的人身上。

回首基督徒的歷史，很明顯的，建制教會過的卻是第二個層次的信仰生活，有時甚至落在第一個層次。賞罰分明的道德觀，遵守誠命為要上天堂，都是在第二個發展層次的信仰。宗教上的排他主義，把救恩當作教會會友的專利，教外人一律拒

諸門外，也就是在第一個發展層次的信仰。很多時教會還沒有真正明白新約中的啓示，一直以舊約的信仰模式運作，恰似昔日一樣。

接下來，讓我們仔細看看這些信仰的階段或層次。

排他的信仰（Exclusive Faith）

回到從前，我們見到亞巴郎和他的後代、在埃及爲奴的以色列的兒女，以信德回應天主的召喚，這召喚是叫他們信靠祂。他們感知天主的揀選，信賴天主的帶領，於是在生命中看見天主的作爲。這階段的信仰有積極的一面、長進的一面，人經驗天主的自我啓示後，以信靠來回應祂。但這階段的信仰也有消極的一面、局限的一面。以色列人相信天主的愛只臨到他們，以爲天主單單揀選自己而排斥其他人。

這種排他性思維最終引向的宗教，往往是帶有種族優越感的。特徵是敵我分明、親疏有別的小圈子心態。這種宗教的焦點集中於局內人，即那少數被揀選的人，只有他們才認識真理以致得救。被拒諸門外的就是局外人了，像那些異教徒、不認識天主的國族，他們自然是失喪的靈魂了。這種宗教很快變得很「正當」，卻不是真正的信仰。

處於此排他信仰的人，忠心是至高無上的德行。他們效忠所信宗教的領袖，對其他人漠不關心。他們與別的宗教團體隔離，務求自己保持純正，認爲本身以外的信仰都是虛假的，所

有異國的神祇都是威脅。一些表明自己是被揀選的標誌，他們都緊抓不放；與自己有異的想法、行爲，因恐防被污染而避之則吉。

觀察幼小的孩子如何信奉宗教，就能看到這個模式的信仰。幼童常常把爸爸媽媽的教導奉爲真理，但還未有能力處理別人的信仰，所以乾脆把這些逐出他們的意識之外。對於父母親的價值觀，或是教會的宗教，他們是絕對忠心的。初生之犢或許未必畏懼其他的價值觀，不過，既然不懂得如何處理，也就不去想算了。

在我們宗教的歷史，不用追溯太遠，就可從教會，甚至於我們這些成年人（如果我們老得可以追憶）看到這種心態的特徵。直至最近，效忠團體似乎比對上主忠誠更爲重要。我們的團體，可以是天主教教會、族群教區、修會，或是其他。你也許會聽到人說：「虔誠的天主教徒會這樣相信」，或者是，「虔誠的德國天主教徒會這樣作」，或是，「虔誠的方濟會修士應有這樣的行爲」。太多時候，說到這裏就打住了。我們傳的是天主教教義，或其中的國民版本，又或關乎宗教的靈性修養，卻不是傳揚上主。

從更高階段的信仰的視角察看，始看出這種宗教上的心態是多麼的狹隘，好比人抗拒聽清楚天主的呼喚，因爲這對他們的要求太高了。這個與天主建立深厚密切關係的邀請，意味著隨時傾聽，不斷卸下自我，並且向上主完全降服。許多人在這

最初的階段停下（或是退回這裏，恰如以色列人似乎也常常這樣），推斷說天主要求他們的，就是效忠小圈子。其實，相信天主要我們跟別人一樣是輕省得多了。效忠群體比信靠天主來得簡易。

這種我們／他們的思維方式，自然讓人相信只有自己才是被揀選、被天主所愛的，其他人一概無份。我們以為自己有權，肆意憎恨，甚至於摧毀那些我們認為天主不愛的人。從聖經的研讀，看到以色列人早期的道德水平與此階段的宗教信仰結合，讓他們理直氣壯地屠殺異己。從我們認識的教會歷史同樣可見，中世紀的基督徒受這種原始的道德觀驅使，讓他們相信殘害並焚燒異教徒是對的，或在聖戰中殺害成千上萬的人，都是天主讚許的。直到今天，很多基督徒大概會為捍衛某些神聖的原因，隨時準備好按下核彈頭的按鈕。

這初階的信仰，在我們今天看來，是孩子氣的，也是一種原始的信仰。這是個開端，無可置疑，但也只不過是個開端，反正這比缺乏信德和道德更強。不過，自鳴得意地停留在那裏不是好事，最好能夠細意傾聽，聽到天主呼喚我們進到更深層次的信仰，以及更進一步的道德水平。

盟約式的信仰（Covenant Faith）

昔日以色列人跟從梅瑟進入曠野，信任那位解放他們脫離埃及奴隸生涯的天主，他們知道自己受眷顧，是被揀選的民

族。他們遵循先祖亞巴郎信德的道路，相信是雅威揀選他們。但雅威想召喚以色列人進到更深的信德，於是在曠野地，西乃山上，以色列人回應天主的召喚，與天主訂立契約。

再度從後來的角度觀看，我們看到天主想要的，是超過合約式的信仰；但以色列人當時能給天主的只有這麼多，而慈愛的天主也照他們當時的模樣愛他們。天主對以色列人的愛是從來不設邊界的，但他們還未準備好，還未願意領受這特別的愛。因此他們聽到的卻是，天主以立約、協定、交易的方式愛他們。天主給以色列人的愛通常是無條件的，但他們能聽到的只是帶有條件的愛。如果履行合約的責任，遵守雅威頒布給梅瑟的誠命，雅威就會保護他們，引領他們平安的進到應許地。這就是大家的交易，起碼他們是如此理解。

若你對天主的信德是這個模樣，你就是相信雙方有個協定，只要做好你的本分，天主就會做祂的；你遵守誠命，天主就會拯救你，不然祂會懲罰你。這是一種以牙還牙的心態，你相信如果做得好，天主就愛你，如果表現差勁，天主就不愛你。你以為有一條途徑，可以賺取天主的愛，獲頒天國的獎賞。道德行為於是成了賺取充足的善功、避開足夠數量的過失，好讓你斷氣時得到拯救。只要依照規定做正確的事，就可賺取善功；當你不守規定，犯了罪，就有過失了。

這種信德，可以非常個人化，兼且以自我為中心。以前的基督徒常常談到靈魂得拯救，神職人員也受教導，他們的職事

是助人靈魂得拯救。那麼眾人的靈魂如何得到拯救，以致可以進入天國呢？就是遵守誠命，依從規則生活，追求完美。

天主教徒向來也有這種想法。當我還是方濟會的初學時，爲要拯救自己的靈魂，我拼命力求完美。在長上的眼中，我是個完美的初學生。我嚴格遵照教規行事，用餐從不遲到，祈禱會一定準時。要站立、要跪下，我都按照指示，連下跪的姿勢，也是一絲不苟的。身爲這樣一個完美的神學生，按部就班的行事，讓我心滿意足。而且這也令我感到理直氣壯，因爲知道自己是奉行律法。

不過現在我才看到，當時集中的焦點是在自己身上，我並沒有向天主降服。我是以己力賺取救恩，還未曉得讓天主來救我，甚至連上主這名字的基本意思也未弄懂。耶穌的意思是「雅威拯救」，可是那時的我，卻在努力拯救自己的靈魂。很多宗教人士也犯了這態度上的錯誤，在這個信德的層次停滯不前。

在此階段備受推崇的美德，明顯就是服從——對誠律、規條、長上的服從。舊約後期的猶太教把誠律大量的增加，原因就在此。基督徒向來認識的誠命只有十條，但到了後期的猶太教，那群經師數算聖經提及該做和不該做的事項，竟然列舉出六百一十三條誠命！法利塞人認爲如果服從所有律法的一筆一畫，他們就是完全的。正如我在初學期內相信，只要服從每個小項的規條，我就得以完全一樣。

很多天主教徒至今仍然有此心態，認為要成為好的信徒，意味著要服從天主所有的誡律，服從教會所有的規條，服從牧者所有的說話。這是一個講求服從的宗教，是法利塞人的宗教。祈禱、掙扎、慈悲，似乎都沒有必要了。

但這也不太壞，回顧過去，得要承認我在這段成長期間，學懂了很多事，人也成熟了很多。每個兒童在心理和宗教的發展期，也經歷這個階段。他們對規條變得十分在意；玩他們喜歡的遊戲時，學習依照規則來遊玩，帶給他們很大的樂趣。每當有人犯了規，他們覺得沮喪，有時甚至於忿怒，因為他們不懂得如何處理。

這個階段的宗教，也環繞著學習並服從規條。我們明白，如果從來不去學習人生基本的規矩，尊重律法並且在生活中遵守，生命就會一團糟，令人難以駕馭，苦不堪言。這是個必須經過的階段，想要超越，就先要把它納入生命之中。我常常說，從守舊的狀態開始是最好的，但信仰不容許你停留在那兒。這種信仰過於自我保護，太過追求滿足自己，到頭來窒礙成長。信仰的成長路徑，必須要經由守舊的狀態，進展到從安於現狀解放出來。（耶穌對富人和死守律法的人這麼苛刻，部分原因也是這樣。）

把目光從個人放眼社會，我們於是明白，這個階段的信仰如何變成關乎服從及例行的儀式。規條指示人行事的方式，如果經常按照規條行事，我們的舉止就成為了儀式。儀式有大有

小，有重要和較為次要的；社會有道德的禮儀，宗教也有祈禱的禮儀。干犯較為次要的道德規條是可以原諒的罪，干犯重要的道德法規就是嚴重的罪了。根據教規，篡改禮儀的指示可能令禮儀變成違法；在禮儀中違反重要的教會規定，可令這公認的標準無效。

這些規則和儀式都是必須的，信徒要和諧共處以禱告相繫，就有必要留心學習。但如果太拘泥規則，只停滯在此階段，我們的道德行為會變成墨守條文，敬拜則變成例行儀式了。如果以為憑著遵守律法可賺得救恩，相信奉行儀式中的規矩就配得恩寵，我們就墮入圈套了。

看看教會的歷史，是多麼容易陷於這個宗教的發展階段。把遵守誠命等同信德，把履行正確的禮儀等同敬拜；不像我們一般敬拜和守規矩的人，我們避不見面，甚至把他們逐出教會，正如天主教徒在四個世紀之前，把基督新教徒開除教籍一樣。

這般的行徑，令教會變得很地方性，只局限於歐洲某些地區，成不了招聚普世信徒的基督的教會。試想想，地方性的大公教，多麼矛盾的說法！不過，我們抱持的自以為義更喜愛地方主義。這是同一樣的自義，我在神學院的個人主義時期也經驗過。

最糟的情況，是這種宗教變成實際上沒有了信仰。有很多名義上的基督徒、文化上的天主教徒，實質上卻都是無神論

者。他們未曾真正認識上主，沒有容讓天主帶來拯救。他們以為是在拯救自己的靈魂，卻受自助式的宗教行為困住，被自己的恐懼和文化偏見綑綁，這令他們感覺美善，令他們有團結在一起的感覺。不過這只是美善的假象，來自禮拜天望彌撒、把錢放在捐獻箱，以及其他種種美好的品行。大家團結在一起也是假象，只不過是同屬一所正派的教會，把子女送到正派的學校，跟從大夥兒行事。這是種非常自足式的基督宗教，非常自助式的天主教，因為十分肯定自己是正確的，已經不再需要聖經中的天主。這位天主卻召喚我們脫離偏狹的自我，愛那些和我們不同的人；在我們聲稱的敵人臉上，認出我們自己。

滯留在此層次的人，他們的天主會是怎麼樣的呢？祂必然是個紀律嚴明的天主，是天上的超級警察，每個人的言語行為都記錄在案。祂更是崇尚復仇和戰爭的天主，認可犯法的人得到懲治，贊同義人加予惡人的痛苦。或許有人認為有這樣的天主，總比沒有天主為佳，不過，從聖經的觀點看，這是更加有害的。最美善的腐化，通常是最邪惡的。相較那位向眾先知顯明的天主，也是那位在耶穌裏顯明的天主，這是多麼虛假、空洞的形象，其實只是個偶像。那位真正的天主，我們的上主，只能以更深一層信德的眼睛觀看。

先知式的信仰（Prophetic Faith）

在之前的篇章可見，首先是眾先知覺察到，以色列人對天主的觀念是太過狹隘了。今天重看聖經早期的書卷，我們於是明白，流亡後期眾先知的那位天主，同樣是那位在開始時顯現自己的天主。希伯來人起初認識上主時，認為雅威只是他們國族的天主，而天主施予的愛，在乎他們能否遵守誠命。要到了王國滅亡，他們才領悟心靈的敬拜遠勝聖殿的敬拜，才明白天主的愛不在乎他們有否嚴守律法的能力。

不論好人歹人，天主都不計條件地愛；祂讓雨降下大地，無論是義人或不義的人都得到滋潤。對天主這個體會，是信德的突破，叫人得以邁進新的領域。經歷過王國的災劫，後期的先知，還有智慧書卷的作者，是最先有這層體會的人，他們一直傾聽天主要向他們顯示甚麼，然後發現，無論處於勝利或痛苦的境況，天主都和他們在一起。他們也發現，即使他們犯了罪，甚至不再以恰當的儀式，在聖殿進行像樣的崇拜，天主也依樣愛他們。

我最初有此體會，是我之前提到任初學生那年的後期。我的生命在瞬間徹底改變了。有一天，我在聖堂祈禱，意會到自己這般嚴格奉行規矩，令我屬靈上感到很驕傲，瞧不起不及我完美的新手。我恍然大悟，一直以來的奉公守法，是叫我愛自己而不是愛天主。我一直設法證明自己是虔誠有價值的，好叫

天主不能不愛我；我努力在屬靈上出類拔萃，讓我確信自己是值得的。

突如其來，生命沒有比這一刻更清晰，展示了我之所以成爲今天的我的原因。在靜默中，上主告訴我祂愛的是我本來的面目。祂愛過去的我，包括我零零碎碎的過犯；祂愛現在的我，包括我的自負和傲慢。我根本不用向祂證明甚麼，因爲無論我做甚麼，也不能配得祂浩瀚無邊的愛。祂就是愛我的本相，或賢或不肖，正義或不義。是這樣的愛，而不是因爲我值得，讓我成爲天主的孩子。正因甚麼也不能奪去祂的愛，我這兒子的身分怎樣也不會被奪走。我是蒙愛顧的，沒有比這更重要的了。

那一天，我深深感到天主對我的愛，不單止是頭腦的認知。這體會如此真切，叫我五體投地，我得要承認這忽然臨到的奧秘。這經歷深刻之處，在於我領會的不單止是天主愛我這個想法，而是切實體會天主在當場對我的愛。在忙得不可開交時，我有時會忽視這個體會；但此經歷卻永誌難忘。這是身爲兒子的體會，感覺像孩子被父親寵愛，不管你作甚麼，他對你的愛不會增多，也不會減少。

從那一刻起，我看**每樣**事情都是恩寵，我能有感恩之心，接受天主給予的所有事情。我能高高興興的上路，知道將來會有絆倒失足的時候，但如今已再不像從前這般憂心忡忡。我不用害怕失敗，因爲完美已不再重要。最要緊的，是天主的愛，

其他一切都無關重要，甚至令人煩惱。我與保祿（保羅）在致斐理伯人書（腓立比書）3章7至11節描述的，很有同感：

凡以前對我有利益的事，我如今為了基督，都看作是損失。不但如此，而且我將一切都看作損失，因為我只要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；為了他，我自願損失一切，拿一切當廢物，為賺得基督，為結合於他，並非藉我因守法律獲得的正義，而是藉由於信仰基督獲得的正義，即出於天主而本於信德的正義。我只願認識基督和他復活的德能，參與他的苦難，相似他的死，我希望也得到由死者中的復活。（斐[腓]3：7-11）

這就是流亡的先知所體會的，也是約伯傳等智慧書卷的作者所體會的，並且是體會福音書說的好消息的開端。不過，今天仍然有很多人從來沒有領會，仍然有好些基督徒從未真正的皈依，沒有真正聽得懂這好消息。他們心目中的天主依然是天空的警察，把他們的善行惡行記錄在案，他們相信宗教是一場「該做」和「不該做」的遊戲。基督徒的本分，於他們來說，是服從一切的律法，履行恰當的儀式。難怪宗教對很多人來說，似乎是壞消息居多了！

先知與智慧書卷的作者所信的天主，究竟是誰？祂是慈悲好憐憫的天主，是仁愛好寬恕的天主。雅威愛以色列，即使她像歐瑟亞（何西阿）先知的妻子，向其他神祇出賣自己。雅威耐心等她回轉，祂不會背棄以色列，即使以色列沒有守約。她

受苦，雅威也受苦；她被放逐，雅威跟她一起，好讓她有需要時，隨時可找到祂。而且雅威承諾，在她放逐期滿後，會牽著她的手，帶引她回家。

舊約中最能貼切捕捉這天主心腸的，是那受苦僕人的圖像。依撒意亞（以賽亞）先知書中雖然只有四首僕人之歌，但其中的音符發展成旋律，後來成為新約重要的主題。那位一直在顯示自己的天主，是戀人，也是僕人。古老的要理問答提出，去認識、愛和服侍天主，不單止是我們的目標，似乎也是天主所渴望的：去認識、愛和服侍**我們**。這個智慧，比任何要理問答提供的答案都來得深刻。這層次的體會也是叫人不能相信的，是個令人費解的真相，以致歷經無數世代，才能慢慢的開始理解。

不過，回過頭看，我們知道這個智慧一定是真的。除了本於愛，天主為何要創造宇宙呢？祂根本沒有這個需要。天主為何要釋放為奴的人，或給他們王國的應許，或不斷差遣先知到他們中間？這只能出於愛，是包容、能忍耐和饒恕的愛，而且更是完全無私、捨己的愛。

這是多麼叫人驚歎，無法抗拒的默示！即使在剎那間洞悉天機，我們已被震懾，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好得令人難以置信，如牟敦所言：「慈悲中的慈悲，慈悲中的慈悲。」

就是這樣了。從人性的觀點看，實在好得無比，因此人類要花上千百多年才能開始理解。昔日眾先知最初留意到這真理

時，難怪他們怎樣也測不透其中的深遠，爲了明白究竟，他們總得要超越時空來看。天主之所以稱爲天主，就要與人類完全不一樣——徹底的另類，絕對的超越。正如約伯傳強調，天主完全不像我們，也超過我們的想像。面對如此浩瀚，我們只能目瞪口呆；聖詠（詩篇）的作者也宣稱，天主的路不同我們的路。

儘管眾先知不斷發掘天主對人深深的愛，他們的領會還是有局限的。他們描述的天主，與凡人永遠保持距離，仍然處於那「遙遠的地方」。當要想像天主的拯救時，他們就描繪一位從老遠而來的默西亞（彌賽亞），把邪惡的世界撥亂反正。

我們也是這樣，即使有先知般的信仰，有時也患上同樣短視的毛病。我們奇怪天主爲何不出手叫人做正確的事，不承認天主已給我們救贖世界的力量。我們忽略本身的美麗，看不見自己是源於那位美麗和慈愛的天主，我們就是祂的孩子。對，正是天主的愛和能力，讓我們以至全人類得救。不過，如果以爲這只是天主單獨的工作，祂的受苦與我們無份，我們還未有屬於新約的信仰。

於是，又一次，我們掉落正好相反的圈套裏。我們大可以認爲，天主既是那麼遙不可及，我們一定要自己想辦法，成就祂應許的救贖。我們這樣想，天主召喚我們效法祂的愛，不計條件的愛別人，忍受不公平，爲某個理想殉道，成爲拯救別人脫離罪惡的默西亞。這種進路，短期竟也奏效，因爲人實在很

努力去作很多好事。不過，最終此進路會失卻能量，人的意志薄弱；最終會失卻愛的動力，人的耐性有限度；最終會失卻遠景，人總是短視的；最終失卻信德，人的確信總離不開自我懷疑。

所以，在先知式的信仰之外，甚至是對天主美善、無條件的愛的信德之外，一定還有更深領域的信仰。這信仰要到新約，才有較為完整的揭示。

聖言成了血肉的信仰（**Incarnational Faith**）

在福音書、宗徒大事錄（使徒行傳）和貫穿宗徒的書信，一個嶄新的信仰領域，開啓給那些願意接受的人。（本書第二冊談到新約時，會有較詳盡的探討。）這是個生命與上主結合的領域，先知耶肋米亞（耶利米）、厄則克耳（以西結）的一些預言都曾透露，其中又以岳厄爾（約珥）先知書說得最為清晰：

此後——上主的斷語——我要將我的神傾注在一切有血肉的人身上：你們的兒子們和你們的女兒們要說預言，你們的老人要看夢境，你們的青年要見神視；在那些日子裏，甚至在奴僕和婢女身上，我也要傾注我的神。（岳[珥]3：1-2）

當然，我們都知道經過約但河的洗禮，天主的聖神（聖靈）降臨在耶穌身上；聖神也在五旬節那天充滿眾宗徒，讓他們獲

得力量。不過，最早體現這嶄新信仰的，卻是那個說「看，上主的婢女」的年輕女子。這女子就是瑪利亞，天使向她報信說，她將誕下默西亞，瑪利亞給的回應，是毫無保留的肯定：「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！」（路 1：38）

天主呼喚人到此最終領域的信仰，是徹底、毫無保留的答允祂向我們的請求：祂要臨在這世界，顯示給世界看，但要透過我們的同工。祂渴望給予無條件的愛，在我們之內，也透過我們。祂想我們每一個都經歷人性完全的救贖，這樣世界才能藉由我們得到拯救。

活在這個領域的信仰的人，才能真正稱之為天主的工具。天主想祂的光穿透我們，因此回應祂的召喚，首先只要留心，對祂的恩寵保持開放。要讓自己向天主透明，祂才可以照透我們；要成為通透的管子，那麼，光才可以經由我們照進世界。

瑪利亞是聖經中第一個完全了解這道理的人。瑪利亞是可稱頌的，她向天主說「好！」，透過她完全的開放，天主得以在她身上體現。她完全向天主的聖神開放，因而誕下基督；所以她所生的孩子，絕對是天主的兒子。天主透過耶穌表達對世界的愛，透過耶穌的話說出救贖的信息，天主的權能，透過耶穌的行為彰顯出來。

透過瑪利亞完全的開放，聖言就成了血肉，天主於是創造了一個能復活、有永恆生命的身體。耶穌與父親——祂的源頭——的關係是如此密切，以致稱祂為「阿爸」——有如我們說

的「爸爸」、「爹爹」這般親密。而耶穌自己，則敞開心懷，縱然遇上規避不了的衝突、痛苦和死亡，還是一直跟從父親的帶領，只因祂相信天主不會離棄祂。

不過，成了血肉的天主聖言，沒有隨著耶穌的死和復活而終結。天主有更深遠的準備，創造一個由祂的聖神驅動的身體，配得上復活，注滿永恆的生命。這身體形成於聖神降臨節，眾人經洗禮進入，令身子不斷成長。聖神是內在的生命，外在是耶穌的工作的延續。這個是基督的身體，我們稱之為教會。

教會的召命，其實也是每個基督徒的召命，是在歷史長河中成為基督活躍的身體。教會的作用，是在世上作天主的耳、目、口和手，透過這身體，讓神聖愛的力量得以改變世界。這召命呼喚人活於最深層次的信仰，這信仰體現天主在人類歷史中的臨在與行動。這也是個天職，叫我們愛自己和每個我們遇上的人，透過在內裏流通的神聖生命，自己接受改變，也去改變每個處境：

可是，反觀我們身邊的教會，我們看不到這社群充滿了深情的人，也看不到有大量的群眾，注滿了天主的愛，為了愛這世界，為世界得救贖而不惜獻身。我們也看不到有很多完全信靠天主的人，施予而不求回報，自甘脆弱，甘願為別人捨棄生命，像那受苦的僕人一樣。

教會的天職，是召喚人全然的交出：向天主、別人和世界。但基督徒被召喚不是單獨行事，而是在上主裏，在基督的身體

裏一同完成。在那裏，有愛的施和受，有生命的交流；在那裏，傷口得到癒合，軟弱的得到力量，天主透過我們去愛、去行動的能力得以擴大。天主透過教會，能夠更強而有力的工作，因為團體有願意捨身的眾人，天主的愛就倍增。

但我們曉得，有這種教會生活的經驗，並不是出於我們自己。在我們一起祈禱的時候，天主的聖神透過我們祈禱，帶引我們與天父有親密的契通。在整個身體行動起來時，天主的能力透過我們彰顯，成就我們自己無法完成的事。天主透過我們去愛，去盼望，祂甚至透過我們去相信。這不過是另一種的說法：天主把信、望、愛的禮物給予我們，這些就是祂所賜的生命。因此，所有都是給予的，都是恩寵，在我們開放自己接受這些禮物時，就成為天主恩寵的管道。

即使，不幸地，我們找不到很多充分活出基督徒天職的教會；即使，我們看不到有很多人，認真、熱切回應天主的召喚，但我們知道這生命是可能的。因為古今世上，也出現過這樣的群體，也有這樣的聖人。有兩位聖人堪作典範，向我們闡明這第四階段的信仰。這兩位是聖方濟（St. Francis of Assisi）和聖女小德蘭（St. Therese of Lisieux）。

年輕時的聖方濟，已有狂熱的慷慨氣質。年青的他聽到天主召喚人自我犧牲，於是飛快投身士兵的行列，不過，他不單得不到軍人的榮耀，反而被俘虜關進監牢。他再仔細聽清楚天主想他做甚麼，聽到天主呼喚他重建教堂。毫不猶豫的，他開

始修建一所破敗的小教堂，那是他往時喜愛祈禱的地方。之後，他默想召喚人過神貧生活的福音，於是就聲明放棄父親的財產，高高興興的踏上行乞之路，滿心相信天主會供應他一切所需。

聖方濟謙遜、全然的信賴天主，終於，他的生命吸引了大群的男女，人數越聚越多。這群人共同分享天主的生命，過自我捨棄的信德生活。於是，整個中世紀的教會得到復興和重建。聖方濟只想被天主使用，透過他甘心樂意成爲天主的工具，天主能成就的事情，遠超過聖方濟想像自己能作的。

聖女小德蘭爲這個層次的信仰，留下了美麗的身影。說到與天主的關係，她常把自己看成是個小女孩。初聞上主的呼喚，她覺得自己是個孩子，正站在一棟巨大樓梯的底層，她看見父親在樓梯的頂端，慈愛的張開臂膀，向她召喚：「來吧，德蘭，上來吧。」渴望討祂歡喜，她提起小小的腳，一步一步的，同時定睛望著祂的笑臉。然後，到接近頂端時，祂彎身一把抱起她。恩寵仿如疾風掠過，她已在天主的懷中。從祂安穩的臂彎，回望自己走過的路，她明白是天主給她力量爬上階梯，是父親的愛給她啓迪和方向。雖然她也要盡自己的本分，以行動回應，踏上每一步。但從頭到尾，都是天主在工作。拯救她的不是自己，而是她容讓天主去拯救她。

信德的行爲，也應該與方濟和小德蘭的相似。透過祈禱，我們調校至聽到天主的聲音，聽到祂呼喚我們與祂連結，完成

祂的意願。透過我們的決定和行動，找出祂的指引。無論作的是甚麼，如果是帶領我們到更深廣的愛、施予和自由進發，那意味著是走對方向了。不用擔心會行差踏錯，如果我們一直傾聽天主的話，天主自會校正我們；也不用擔心會絆倒或失足，因祂會在那裏立時扶起我們。

生命到了這個層次的信仰，變得意想不到的簡單，甚至有點兒天真。我們明白，天主沒有要求我們做了不起的事，祂只想我們尊主為大。若我們願意，天主甚至會透過我們成就大事。不過，我們可不用刻意的作甚麼，只要每一步信靠，每一步交出自己，每個時刻都對天主有盼望；只要依據著祂的應許而選擇前面的路，並且等待應許在我們生命中應驗。

這一節的開端，我們看到第一個能透徹明白這道理的人，她內裏完全接受天主的聖言，她是瑪利亞，因為向天主說「好！」，天主就能以獨一無二的方式，讓聖言成了血肉。瑪利亞充分活出信德的生命，她所展示信德的意義，超過亞巴郎、以色列人和眾先知，甚至超越基督徒所能領會的。

瑪利亞活在新舊約的交匯點，促成了舊約到新約的過渡。身為基督的母親，她示範了此後基督徒的靈性生活應該是怎樣的。但身為年輕的猶太女子，她也代表了以色列的靈性該是如何的。聖母讚主曲，是瑪利亞的祈禱，頌揚天主在她裏面，以及透過她所成就的。這頌讚是新約總結了舊約信德的整全意義。

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
我的心神歡躍於天主，我的救主，
因為他垂顧了他婢女的卑微，
今後萬世萬代都要稱我有福；
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，
他的名字是聖的，
他的仁慈世世代代於無窮世，
賜與敬畏他的人。
他伸出了手臂施展大能，
驅散那些心高氣傲的人。
他從高座上推下權勢者，
卻舉揚了卑微貧困的人。
他曾使飢餓者飽饗美物，
反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。
他曾回憶起自己的仁慈，
扶助了他的僕人以色列，
正如他向我們的祖先所說過的恩許，
施恩於亞巴郎和他的子孫，直到永遠。
(路 1：46-55)

瑪利亞對上主的信德，是矢志不渝的。她打從心底裏知道，天主是她的救主，她從沒幻想過拯救自己。她讚揚並且感激上主，因為她知道成就一切的是天主。

同時，瑪利亞意識到她內裏新冒起的崇高感，她覺得自己有一份了不起的尊嚴，因為上主在她裏面。在信德的路上，意會到上主在我們裏面，透過我們在作工，這讓我們感到妙不可

言的崇高。這並非因我們從事很偉大的事業，而是我們願意讓天主在生命裏，成就偉大的事。

以「驚嘆」之情生活，懷抱恭敬之心，面對那位也是在我們之內的天主（此為「敬畏上主」的真義），於是，我們容讓權能透過我們運作。當我們這樣作的時候，會看見驕傲和強大在萎縮，親眼目睹卑微和軟弱得到提升。貧乏的得到飽足，富有的一無所有，這恰恰是世界現況的顛倒。因為世界總是維護本身的強勢，視自己的財富為神聖。塞滿了自我的人，內裏已經容不下天主的賜予，只有內裏倒空的人，才能夠被充滿。

在此，我們來到舊約的終站，踏進新約的起點，天主對亞巴郎的應許到此得到應驗。終於，人類的信德逐漸演進到一個地步，開始懂得天主在人類歷史的作為：聖神改變並救贖世界的行動，是透過那些讓天主在生命中作主的人進行。終於，透過那些願意信靠並寬恕的人，天主的信實圓滿地進入人類歷史；透過那些甘願被祂使用的人，天主的慈愛可以臨到一切有需要的人。

所以，舊約的終結並不等於聖經經卷的終結。天主的信實和慈愛的故事，並沒有在此終止。不過，這個終結，卻打開了另一個故事的開端，舊約把我們帶到耶穌的故事的起點。

《聖經中的重心主題：新約》
延續耶穌的故事，還有的是接
下來的故事——聖神和祂教會
的故事。



塔冷通心靈書舍

全港第二間最近地鐵站的天主教書局

售賣心靈及信仰書籍、聖物禮品、大嶼山神樂院曲奇餅

電郵：talentum_bookshop@yahoo.com.hk



信仰生活互動坊靈修中心

設鬧市中的靜室・歡迎善用作靈修祈禱

主辦課程、工作坊及講座

前往中、小學舉辦生命及宗教培育講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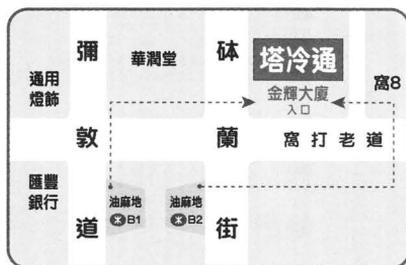
Homepage: www.livingfaith.org.hk

Facebook 信仰生活互動坊・塔冷通心靈書舍

地址：油麻地窩打老道 20 號金輝大廈一樓 6 室

電話：2782 2027 / 2782 7027 /

9786 7521



作者：羅爾神父 (Fr. Richard Rohr)、

馬托斯 (Joseph Martos)

譯者：梁念明

編者：楊孝明、梁鳳玲

封面設計及排版：鄭劍文

出版：塔冷通心靈書舍 Talentum Bookshop

信仰生活互動坊 Living Faith Society Ltd.

承印：海洋印務有限公司

國際書號：978-988-18880-8-2

鳴謝：香港思高聖經學會借出聖經版權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2011 年 7 月第一版

你

快要踏上
一趟超乎尋常的
旅程了！你得到的許
諾是：今天上主會給你
新的東西。只要求你有饑
渴的心，上主自會滿足你的渴
望。你要來到上主面前，想望並
且預期會有豐沛的收穫，超過你現
在所有的。

我們會從天主那處獲得所期待的。只要用
更新的耳朵去聽，上主就對我們說新鮮的話。
倘若不再向天主期待更多、更新鮮的東西，我們
其實就與那些不信者、無神論者沒有分別。

就在此刻，上主想向你說新鮮的話。不相信，也不盼望，
即是對天主聖言的能力失去信德。

每本定價 \$85

ISBN 978-988-16880-8-2

